

廣 解

四書讀本

第 三 冊

下

論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先進第十一

自本篇以上，舊帶上論。以下，舊稱下論。大槪原編僅前十篇，增詳後始有後十篇。想於在體制上應居最後的樂黨篇，排列在第十篇可知也。又後十篇，文體亦多與前十篇互異，讀者細玩之自知。崔東壁於末五篇尤疑之，謂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則吾從先進。』
樂，音樂之樂。



『先進』、『後進』者，猶今人言前輩、後輩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言前輩對於禮樂，文質得宜，但流俗不明白，以為是質樸的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言後輩對於禮樂，文過其質，但流俗亦不明白，以為是彬彬的君子也。這兩句是說後輩不及前輩，而流俗對於野人、君子的辨別錯誤了。『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就是孔子自言：『我如果要行起禮用起樂來，一定照前輩的文質得宜』也。

按此是依程朱之說（見集註）解釋的。何解邢疏以『先進』為前輩不因時損益禮樂而有古風的；『後進』為後輩因時損益禮樂而得時之中的。皇疏以『先進』為質樸的前輩；『後進』為文勝質的後輩。三者皆以孔子『從先進』是要還淳返素的。劉氏正義的說又不同。他以為『先進於禮樂』是先習禮樂而後服官的；因其未服官時，沒有爵祿，而為平民，故曰『野人』也。『後進於禮樂』是襲先世的爵祿，起先並沒有學習禮樂，到了服官之後，才思為禮樂之事的；因其襲先世的爵祿，世代為卿大夫，故曰『君子』也。孔子反對當時世襲爵祿的制度，主張行古代的選舉法，所以說如果有用我的，我必行先學而後服官的制度。統觀諸說，以正義為最合實際。程朱之說亦通。至何邢皇等之說，與孔子平日貴時中，貴文質彬彬之義不符，正義已駁之。

(問) 何謂先進後進？孔子何以從先進？

(自省) 我從先進呢？還是從後進呢？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在陳國蔡國路過的時候，吃過許多苦頭，甚至飯都斷絕過。這時已經出了陳蔡，但相從於患難中的弟子都不在門，孔子心裏記念他們，所以說：『從我在陳蔡受難的弟子，現在都不在門。』

按『不及門』訓『不在門』，是朱子之說。何解引鄭玄注及邢疏皇疏均訓『不及仕進之門』。皇疏言之較詳，說『孔子言時世亂離，非唯我道不行；只我門徒，雖從我在陳蔡者，亦失於時，不復及仕進門也。』劉氏正義說：『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即此所云不及門也。』又說：『夫子周游，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

(問) 孔子在陳蔡如何吃苦？

德行顏淵閔之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音幸，去聲。

此章（朱註與上章合為一章）是記述孔子的高足弟子。孔子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而此十人，尤為翹楚也。一說，十人是從孔子於陳蔡者。

前言孔子所說的學，是學做人；學做人，所以『德行』列在第一。『言語』者，就是會說話。孔子時代，列國並立，做官的人，常要出國辦外交，所以說話極其注重。『政事』者，就是能從政而有政治學識的人才。『文學』者，能讀詩書，知典故的人。十人均稱字，其名已見以前各篇。卷首的孔門弟子述要，亦可參閱。

(問) 四科何以先德行，後文學？

(自省) 我喜歡列在那一科。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今作悅。

『回』即顏淵。孔子呼顏淵之名而說道：『回這個人，並不是要幫助我，不過他聽了我的話，無不歡喜。』此即可見顏淵佩服孔子，真而且深。孔子對他，遂有知己之感。一說，『助我』是質疑問難，以啓發孔子的施教，如孔子稱子夏的『起予』就是。至於顏淵是對於孔子的話，默識心通，無所疑問的，所以不能爲孔子啓發也。舊解多作此說，惟皇疏引孫綽曰：『所以每說吾言，理自玄同耳，非爲助我也。』與我上面的解說略同。

(問) 孔子何以屢贊顏淵？

(自省) 我對於教師的話，感想如何？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閒，音諫，去聲。昆，音坤。

『閔子騫』的德行，以孝爲最可稱。通行的二十四孝一書中，就有他這個人。『孝哉！閔子騫』就是孔子說：『閔子騫這個人，真是能孝父母的。』一說，這句話是孔子述當時人稱讚閔子騫的話，否則孔子不會稱弟子以字也。但我在篇首已說過，下論的文體，頗有與上論互異的，這不過其雜亂的一點，其餘還多着呢！我們似不必因記者文體的雜亂，而遂疑孔子的話。

『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不』作『無』字講。『閒』是非毀訾議的意思。『昆弟』即兄弟。全句意義，就是：『別人沒有非毀他父母兄弟的話。』別人不非毀父母兄弟，何以就可稱孝呢？因照世人所傳：閔子騫之母死，其父又娶後妻。閔子騫的後母，待騫很不好，而待自己親生的兩個兒子很好。閔子騫很孝後

母並不怨恨後母和後母所生的兩個弟弟。後來父親知道後妻不好，要遣走她；竊又勸止父親。後母和兩個弟弟也都感動了。照上面所說，別人之不非毀父母兄弟，不是的確由於閔子騫的孝嗎？劉氏正義曰：「人無非聞之言，不是無非聞閔子之言，乃無非聞其父母昆弟之言。」於本章意義，說得最明白了。

朱子集注探胡氏之說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若照此講，則「聞」字作「異」字講。即父母兄弟稱閔子騫孝友，別人也稱閔子騫孝友，而無異辭也。

（問）何謂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自省）我若有後母，我怎樣對待她？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妻，音氣，去聲。

南容是孔子的弟子，孔子把姪女許給他為妻，這在前公冶長篇都已說過了。不過那篇的「子謂南容」章，說南容能「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此章則說他「三復白圭」。

「白圭」是詩經裏四句詩。詩是：「白圭之玷，尚可磨也。」「白圭」是白玉。「玷」是疤痕。「白圭之玷，尚可磨也」者，是說白玉上有一些疤痕，尚可把牠磨去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者，是說一個人說話說錯，有了污點，被人聽去，永久看不起他，故曰「不可為也」。這四句詩，是教人說話要謹慎，不可說錯；若有一句說錯，被人記得，終身免不掉這個疤痕。「南容三復白圭」者，南容把這四句詩，每天誦三遍也。

南容能一天誦三遍白圭的詩，那麼他說話一定很謹慎了。說話謹慎，所以能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也。本章與公冶長篇的「子謂南容」章，義相貫通，即那章說其果，此章說其因。

(問) 白圭是怎樣的四句詩？

(自省) 我能照白圭的訓誡而說話嗎？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亡，今作無。

按本章與雍也篇『哀公問』章大同小異。不過那章問者爲魯哀公，此章問者爲魯大夫季康子。又那章孔子答語於『好學』下多『不遷怒，不貳過』兩句而已。崔述洙泗考信錄謂此未必果爲兩事。今因其義已見『哀公問』章，不復述。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椁，音郭。鯉，音里。

此章是追記顏淵死時之事。顏路是顏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開始授徒時，他也是門人之一。顏路見孔子最愛顏淵，自己家又極貧，故有『請子之車以爲之椁』之事也。

『椁』者，猶現在的石槨。『鯉』是孔子的兒子，字伯魚。『徒行』就是步行。『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是孔子自說我爲魯國的大夫，別的大夫都坐車子，我也只得坐車子，不便步行跟在人後也。實爲大夫，而曰『從大夫之後』者，集解引孔曰：『謙辭也。』但劉氏正義則曰：『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

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致仕者然，故但從大夫之後。」

此章譯意，就是：

「顏淵死了，顏淵的父親顏路，見孔子最愛顏淵，又爲自己家貧，做不起石椁，所以請求孔子，把孔子的車子賣去，用這筆款，去做顏淵的石椁。孔子聽了顏路的請求，對顏路說：『回和鯉，固有才不才的分別，但這也不過各人說自己的兒子罷了。我的兒子鯉死的時候，也只有棺材而無石椁。我所以不把車子賣去，給兒子做石椁者，因爲我常要跟在大夫之後議事，他們坐車子，我不便步行也。』」

（問）顏路請買孔子的車子，是甚麼意思？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音依。

此上下數章，皆記顏淵死時之事。「噫」歎聲，猶今人「唉」的歎一聲。「天喪予」意思是顏淵喪亡，我失輔佐，和天喪亡我自己一樣，連說兩句，痛悼之深也。

（問）孔子痛悼顏淵，何如此之深？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慟，音癩。夫，音扶。

「慟」者，悲傷過甚，哭不完的哭也。顏淵死的時候，孔子往顏淵家，悲傷過甚，哭不完的哭，故曰「顏淵死，子哭之慟」也。「從者」是從孔子往顏淵家的門人。從者見孔子悲傷到這樣地步，所以說「子慟矣！」「有慟乎」者，是孔子不自知己之悲傷過甚，聽見從者說，他就問道：「悲傷過甚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

爲』者，是孔子接着又說道：『我不爲這個人悲傷過甚，還爲那一個人這樣悲傷呢。』『夫人』就是『這個人』也。

(問) 慟是怎麼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夫，音扶。

古代階級制度甚嚴。諸侯、大夫、士、庶人，都有一定的制度。死而祭葬，都有定禮。顏淵人品雖賢，但終是一個平民。平民是不應用富厚的葬禮的。厚葬，就是違禮。『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者，門人因爲仰慕顏淵之賢德，又以淵是孔子最愛的人，所以要厚葬他。孔子以厚葬爲違禮，故曰『不可』也。

不料孔子雖如此說，門人不聽孔子的話，竟把顏淵厚葬了。孔子知道了此事，因歎道：『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意思是說：『顏回這個人，他看我同父親一樣，我豈有不願他厚葬呢？因爲厚葬是違禮的，所以我以爲不可。現在門人竟把他厚葬了。若真是我的兒子，我可出主意，不使他們違禮厚葬。現在顏回自有他父親顏路，他喜歡聽門人厚葬了，我雖愛顏回如子，然不便干涉的。這個違禮的舉動，既非我的心思，是弟子們的主意，所以顏回視我猶父，我不能視回猶子，不是我的薄情，是弟子們使我這樣的。』

(問) 何謂厚葬？孔子何以不願把顏淵厚葬？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

焉，此處作副詞用。

『季路』即子路。古時『季』字與『子』字通用，故此處稱季路。『季路問事鬼神』者，就是子路問對於鬼神，應如何敬重，如何奉事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孔子告子路：『你不能盡事人的道理，却講甚麼事鬼也。』劉氏正義說：『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事鬼下脫神字非也。』『曰：『敢問死。』』者，子路見孔子不答他問事鬼的話，心中由鬼而連想到死，就再問孔子：『一個人對死，應該怎樣也。』『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的話，就是俗語說的：『一個人活都管不來，還管死呢』的意思。

（問）何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自省）我對鬼神感想如何？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樂，歡樂之樂。

『侍側』，伺候在孔子旁邊也。『閭閻』者，恭恭敬敬的相貌。『行行』者，剛強的相貌。『侃侃』者，狠和氣歡樂的相貌。宋翔鳳過庭錄，引說文解本章，說『行行』應作『侃侃』，而下『侃侃』應作『行行』。（鄉黨篇『侃侃』亦應作『行行』，音同侃。）因『侃侃』訓剛強，而『行行』訓和樂也。至『行行』二字，想是涉下文『行行』而誤。孔子見伺候在身邊的四個門人：閔子的相貌，是恭恭敬敬的；子路的相貌，是剛

強不怕死的，冉有子貢的相貌，是很和氣而歡樂的，都有真性情流露出來，所以很歡喜。『子樂』即訓孔子很歡喜。但孫奕示兒編說『子樂』應作『子曰』屬下。因見子路不得其死然，有何可樂呢？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孔子說的話。照孫奕說，這句是孔子說的話，固很明瞭；而照皇本，『若』上亦有『曰』字。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由的相貌，像要不得好死一般。』特戒子路，亦欲全其樂育也。按後來子路在衛國做官，果然死於亂事，可見孔子觀察的不錯。

（問）何謂閭閻？何謂行行？何謂侃侃？

（自省）我喜歡那一種？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

『長府』者，藏貨財的府庫也。『長』是這府庫之名。『仍』因也。『貫』事也。『中』中理也。本章譯成語體，就是：

『魯國的君臣，就原有藏錢財的庫房，改造新式的庫房，取名叫「長府」。閔子騫因此種舉動，徒然勞民傷財，於實際是並無益處的，所以對魯國的執政者說：「舊庫房未嘗不可藏錢財，現在因仍舊事，只把舊庫房略加修理，你看怎麼樣？」就我看來，略加修理，也很好了，何必改造呢？」孔子聽見閔子騫的話，稱贊他道：「這個人除非不說話，說起話來，一定是合於理的。」』

（問）何謂長府？

（自省）我能言必有中嗎？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瑟』是一種樂器。鼓瑟的聲音，要而能使人優游自得才好。『由』是子路。子路好勇喜鬪，所以他鼓瑟，變成一種殺伐的聲音。孔子不以爲然，就對門弟子說：『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就是說：『由的這種鼓瑟，怎麼鼓到我（丘）的門裏來了？』門弟子聽了孔子說子路的錯處，就看不起子路，不敬重他，故曰『門人不敬子路』也。孔子知道門人不敬子路的原因，於是又對門人解釋道：『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就是說：『由的人品學問，已經是好的了，不過沒到頂好的地步罷了！譬如一個人，已經走到堂上，還沒有走進室內罷了！』

（問） 何謂升堂入室？

（自省） 我的學問，已升堂否？能入室否？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與，今作歟。

『師』是子張的名。『商』是子夏的名。弟子對師，都應稱名，所以尊師也。『孰賢』者，猶誰好也。子貢問孔子：『子張與子夏兩個人，那個好些？』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是孔子答子貢說：『子張辦事，往往過頭；子夏則往往不到把。』意思是說兩個人都不能適中，都有短處也。子貢誤以爲過頭好些，故又問：『然則師愈與？』就是說：『那麼子張好些嗎？』子曰：『過猶不及。』者，就是孔子說：『過頭與不到把，是』

一樣的。』意思是一樣有短處也。

(問) 何謂過與不及？

(自省) 我做人辦事，有過與不及的弊病嗎？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斂，音練。

周公爲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他做周朝的宰相，又封於魯，所以是應該富於其他的臣子的。今季氏不過魯國一個貴族，他的財產，竟比周公還要富，已經是不應該了。不料冉有(求)還要幫他搜刮錢財，增加季氏的富，故曰：『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聚斂』者，即搜括各地方的財產而聚集之也。『附益』者，附在舊有的財產上面，使牠益加多也。

孔子見冉有幫季氏搜刮小民的財產，深惡痛絕，故曰：『非吾徒也！』猶言這種人，不是我的學生也。『小子』者，叫別個學生也。『鳴鼓而攻之』者，猶言如戰場上，播起鼓來，殺伐敵人。是叫別個學生，對冉有聲罪致討的意思。

(問) 何謂聚斂？何謂鳴鼓而攻？

(自省) 我若在大官手下辦事，肯幫他刮錢財嗎？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參，音深。辟，音僻。喭，音雁。

這四句，是孔子時常所說的話，不過記者未加『子曰』二字罷了。(正義謂『不畧』子曰，與前四科

同。按四科十人都稱字，似非孔子的話；否則又是記者文體誤也。『柴』是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各柴『愚』即俗語說的慳直。『參』是曾參。『魯』是遲鈍而不靈敏。『師』是子張。『辟』是注意儀容，而誠樸不足。『由』是子路。『哂』是過於剛直，而涵養有虧。這四個人，每人都有一種短處，故孔子時常說起，想他們改過也。

按注疏本及皇本，皆以本章與下章相連。朱註分之。今從朱註。

（問）愚、魯、辟、哂怎樣講？

（自省）我有此四種短處嗎？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屢，音呂。殖，音直。億，音邑。中，去聲。

前章是孔子說近於狷的子羔、子與，近於狂的子張、子路；此章是孔子說顏淵和子貢也。『庶』庶幾也。『回也其庶乎』就是說『顏淵庶幾是個完人了罷！』『屢空』者，他家裏的衣食，屢次空而沒有也。意思是說顏淵能够安貧樂道。

『不受命』者，不肯聽天任命，安貧樂道也。『貨殖』是唯財貨是殖的意思，就是做生意。『億』者，猜測也。『屢中』者，每每猜着也。子貢會做生意，如現在的買賤賣貴。子貢猜得着這貨物，將來要漲價，在便宜的時候，買了進來；到價漲了，賣出去。所以說『億則屢中』也。孔子之意，是子貢不能安貧樂道，固不及顏淵；但其才識過人，用以求道，亦能有成。當時繼顏淵而說子貢，是要子貢加以勉勵也。

（問）顏淵與子貢二人，品格那一個來得高？

（自省）我喜歡學二人中的那一個？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子張問孔子善人當怎樣以自處也。『踐迹』就是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入於室』即德成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言質美的人，不照前言往行去做，德也不會成的。譬如入室，不照別人由堂戶進來的一條路走，總也不會走進室內也。

按上解是從劉氏正義的集解引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皇邢均依此疏解）集註引程子曰：『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說均與上不同。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今作歟。

按此與上節相連，同為一章。邢疏說：『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此節意思，就是：言論厚重，是善人；沒有鄙行的君子，是善人；顏色不惡而嚴，使小人畏他的，也是善人。孔子作疑問的口氣者，謙不正言也。（見邢疏）疑問詞或作『與』，或作『乎』者，文法的變化也。（見正義）一說，上三種之為善人，有時有似是而非的，故孔子為疑詞也。（亦見正義）

朱子集註以此節自為一章。其解亦不相同。他說這是不可以言貌取人的意思。照他的解釋，譯成語體，就是：『只看人言論篤實，就稱許（與）他，是靠不住的。這個人究竟真是君子呢？還是只不過臉上規矩呢？我說是不能決定的。』

（問） 本章兩節，舊解有何不同？

（自省） 我喜歡做善人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聞斯行諸』就是『聽見了一件事體，當即去做嗎？』這是子路問的話。『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者，是孔子說：「有父兄在的時候，應該請示於父兄，然後去做，那裏好一聽見就去做呢？」』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冉有也來問：『聽見了一件事體，就去做嗎？』孔子答道：『聽見了，就去做罷！』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公西華以爲子路和冉有問的是一句說話，乃孔子答的，兩人不同，故曰：『赤也惑，敢問。』『赤』是公西華的名，他自己稱名，對孔子道：『我實在疑惑，敢來問問是甚麼道理。』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這是孔子把答兩人不同之意，告訴公西華也。『求也退，故進之』就是說：『冉有做事，有些畏縮，不肯向前，所以告他：「一聽見事體，就去做，」教他上緊一些。』『由也兼人，故退之』就是說：『子路的性質，一些不顧利害，遇事勇往直前，就去做，往往人家要兩個人纔能做的事，子路則憑自己的勇，要一個人去做兩』

個人的事體這種行動是很危險的故告以「要先請示於父兄」教他退一步做事。」

照此章意思看來，可見孔子答弟子的問仁、問孝、問禮、問君子，都是看問的人，有那一種缺點，就告以補救那一種缺點的方法的。這是孔子教人之道。

(問) 何謂聞斯行諸？

(自省) 我做事，還是進？還是退？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今作汝。

『子畏於匡』前已講過。『顏淵後』者，孔子被匡人包圍，從圍中逃出，弟子失散，後來漸漸復集，顏淵後到也。孔子見了顏淵，對他說道：『吾以女爲死矣！』就是『我以爲你已經死了！』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淵對孔子說也。意思是：『你夫子並未死，還在這裏，我何敢殉死呢？』

(問) 何謂回何敢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今作敷。

『季子然』是季氏的子弟。他問孔子：『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就是問：『像子路（仲由）冉有（冉求）這兩個人，可算大臣嗎？』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此孔子答季子然之語也。「吾以子爲異之間，會由與求之間」者，就是說：「我以爲你有非常的事情來問我，原來你是不過問由與求兩個人罷了！」「會」朱註與劉氏正義皆謂「猶乃也」。但正義謂「異」是異人，像顏淵、仲弓之類。邢疏訓「會」爲「則」而「異」亦訓「異事」，卽非常的事。至於皇疏雖亦訓「異」爲「異事」，但意思完全與邢朱不同。他說這兩句的意思，是：「我以你所問是異事也。何以是異事呢？則因由與求非大臣甚明，而你還問由與求，可謂大臣與否，故爲異事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孔子接續告子然也。意思是「做大臣的行爲，必有一種道理，去事君上，君上不聽他的道理，就辭官不做。今像由與求兩個人，未必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故只可說是備數目的臣子。」所謂「具臣」者，就是備數目的臣子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與，今作歟。弑，音世。

「曰」者，季子然又說也。「然則從之者與」意思是：「既然是備數目的臣子，那麼凡事都聽從上司去做嗎？」「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又答季子然也。意思是：「做具臣的人，自然只聽上司的命令；上司要他做甚麼，便做甚麼。不過像由與求兩個人，也不是尋常碌碌之徒，他也深明大義，若上司命他去做弑君弑父的事情，他兩人是也不肯從的。」按當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孔子答之如此。

（問）何謂大臣，何謂具臣？

（自省）我若在人手下辦事，是不是一切都隨人行動？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羔音高。費此處音閉。夫音扶。

此時季氏信任子路，子路又使子羔去做費縣的官，大約如今之縣長。孔子知道了，對子路道：『賊夫人之子！』猶言『害了這個人了。』何以使子羔去做縣官，孔子反說害他呢？因爲子羔年紀尙輕，學問沒有成功，閱歷也很淺薄，官做得不好，反害了他的名譽，故孔子不以爲然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音塢。夫音扶。

子路聽了孔子的話，未嘗不知自己是錯的，但還強辯道：『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就是說：『只要有百姓，有地方，叫他去辦事，這也是求學問，何必關在書房裏讀書，然後算是求學問呢？』孔子聽了子路強辯而不肯認錯的話，更氣了起來，所以老實斥子路道：『是故惡夫佞者！』『佞』是有口才會說，其實是強詞奪理。這句話譯意就是說：『你自以爲會說話，強詞奪理，所以我憎惡有口才會強辯的這一種人！』

（問）何謂賊夫人之子？

（自省）我若沒有學問閱歷，就去做官否？

子路會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皙音吸。長音掌。

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人已見前。曾皙是曾參的父親，名點。有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人侍坐在孔子身邊，孔子對他們說道：『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意思是：『你們以我的年紀，比你們大一些罷，但你們不要以我年紀大些，就在我面前，不敢把心裏的話，爽爽快快的說。』正面的意思，就是要說的話，儘管說出來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意思是：『你們平常住在家裏，常說「沒有人曉得我。」如或有人曉得你們，用你們，那麼，你們將怎樣用世呢？』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音朔。乘，音聖。攝，音設。饑，音機。饉，音僅。比，音避。哂，音審。

『率爾』是莽莽撞撞的神氣。『子路率爾而對曰』是子路聽了孔子的話，就莽莽撞撞對孔子說也。『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者，『千乘』是有一千輛車子的中等國家。『攝』是夾在中間。全句意義，是說這個中等國家，夾在別個強大的國家中間也。『加之師旅』者，『師旅』是軍隊，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言軍隊即言戰事。』『饑饉』是災荒。這句意思是這個夾在大國中間的中等國家，遇着了戰事，又因此而遇着荒年也。『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言『像上面所說的這種國家，使我子路（由也）治理起來，將近（比及）三年工夫，就可使百姓都有武勇，且能够曉得應該做的事情（方，是義方）才去做』也。『夫子哂之』者，孔子聽了子路的話，微微的笑了一笑。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

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樂，音樂之樂。

『求爾何如』者，孔子問『冉有，你怎樣』也。『對曰』冉有答孔子問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者，面積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見方的小國也。『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者，冉有說『如果我去治這種小國，將近三年，就可使這個國裏的百姓，都很富足』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者，百姓既已富足，就當教以禮樂，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也。但冉有自謙，說『教民禮樂的事，我恐怕辦不來，只好把這事等有君子出來再做』也。冉有本是謙遜的，他見子路見哂，所以愈加謙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音向，去聲。

『赤爾何如』者，孔子問了冉有以後，又問公西華也。『非曰能之，願學焉』者，是公西華未說志願，先說謙虛話也。意思是：『我不敢說能這樣幹，情願來練習練習』也。以下便是他說的志願。

『宗廟之事』是說在宗廟裏祭祀的事體。『如會同』者，『如』訓『與』，『會同』諸侯相會見也。『端章甫』者，諸侯穿了玄色正幅的衣裳，戴了叫『章甫』的玄冠，去朝見天子也。『小相』者，諸侯祭祀、會同、朝見，都有相禮的臣，公西華自謙不敢爲大相，而願在諸侯行此三禮時，做一小相也。一說，『會同』卽朝聘，宗廟之事非一，而會同是其中之一。故『如』字是指點詞，非更端詞。一說，『宗廟之事』是朝聘，『會同』是許多諸侯相聚會，其聚會壇坫而不在宗廟。此說『如』字亦作『與』字講，爲更端詞。又這一說解『端章甫』三字，都說是自己穿了玄端之服，戴了章甫之冠，非言諸侯穿此服，戴此冠。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鏗，音坑，舍，今作捨。撰，音僊。

孔子又問曾皙也。『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者，曾皙這時候，剛在彈瑟，聽見孔子問自己，彈瑟手遲而聲音稀疏也。『鏗爾』者，是『鏗』的一聲，瑟停止不彈也。『舍瑟而作』者，『作』作『起』字講，就是推開不彈的瑟，而站起來也。『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者，『撰』作『具』字講，是曾皙對答孔子說：『我和他們三個人所具的志願不同』也。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孔子聽曾皙說，與前三子的志趣不同，恐怕他因為說起來，有傷碍前三子的意思，不肯直說，所以對他說道：『何傷乎？猶言『有何傷碍呢？』』亦各言其志也』者，是說：『也不過各人自己說說自己的志趣而已。』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莫，今作暮。冠，音貫，去聲。沂，音遺。

音了喟，音愧。

『曰』者，又是曾皙回對也。『莫』今之暮字。『暮春』即夏曆三月已暖之時也。『春服既成』者，單衣夾衣，都做成也。『冠者』是二十歲以外的人。古時，一個人到了二十歲，算為成人，要行冠禮。『童子』是未

冠的人。『浴』是洗浴。『沂』是水名，在魯城南。『浴乎沂』者，到沂水裏去洗浴也。『風』是乘涼也。『舞雩』是天旱時的求雨臺，臺上多種樹木，故有蔭可乘涼。『詠』者，吟詩。『歸』是歸來。這一段，是曾皙說自己的志趣，喜歡『在暮春的時候，單夾的春衣都做成了，同廿歲以外的人五六個，廿歲以內的人六七個，到沂水裏洗個浴，再到舞雩的地方，去乘一會涼，然後一路上，吟吟詩，大家高高興興的歸來』也。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孔子聽了曾皙的話，微微的歎了一聲道：『我與點，倒是一樣的心想』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三子者出』是子路冉有公西華走出去也。『曾皙後』是曾皙在後未去也。『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是曾皙問孔子。『他們三個人所說的話怎樣』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者，就是孔子答：『也不過各人自己說說自己的志趣而已』。

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曰』者，曾皙又問也。『夫子何哂由也』者，是曾皙問孔子。『爲甚麼笑子路的說話』也。第二『曰』字，孔子答也。『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者，說『治理一個國家，是要用禮的。禮貴謙讓。今子路率爾而對，說話毫不謙讓，所以我笑他』也。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與，今作歟。

此節與下節，朱註皆以爲是會哲問，孔子答也。但皇邢疏都說是孔子接上去說的話，劉氏正義從皇邢疏，今亦從之。『唯求則非邦也與』者是孔子說話，自己作問的口氣也。就是說：『求所講的志願，不是治邦國嗎？』意思是：『我笑子路，不是笑他志在治邦國，而是笑他說話的態度太不謙遜。若說笑他志在治邦國，那麼求所說的，不是治邦國嗎？』自己問了一句，隨即自己答道：『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就是說：『面積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見方的，有甚麼不是邦國呢？』意思是求也是志在治邦國，而我並不笑他，足見我笑子路，非爲其志，而爲其說話的態度也。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節與上節同，也是先設問，而後下斷語的。『唯赤則非邦也與』就是說：『赤所講的，不是治邦國的事嗎？』此設問也。『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就是說：『宗廟會同之事，不是諸侯的事，而是誰的事？』意思是宗廟會同，也是邦國的事也。此爲斷語。至於『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二句，是說『赤言「願爲小相」，但赤只能爲小相，誰能爲大相呢？』意思是：以能爲大相的人，而自說願爲小相，這是謙遜也。一謙遜，一不謙遜，所以一不笑之，一笑之耳。

總而言之，此章是記子路、冉有、公西華、會哲四個人的志願。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人說的，都是想治邦國，就是想做官，而使邦國治安。只有會哲，能明白那時候的局勢，不想做官，毫無名利思想，所以孔子特地稱贊他，說『吾與點也』。

孔子未嘗絕對不做官，不過孔子的做官，是想行道救民；如做官而仍不能行道救民，是絕對不肯爲了自
己的富貴去做官的。此能否行道救民的局勢，孔子能觀察明白，曾皙也能觀察到，故孔子所謂『吾與點』
卽吾與點有同樣的意思。

（問） 四人所言之志，孔子何以獨稱贊曾皙？

（自省） 我的志趣，對於四人，與誰相同？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子對各個弟子問仁的話，各個不同，這是因爲某人做人，有某一種缺點，所以教他，把這一點去補足，或糾正也。至於顏淵，他的品行學識，已經近了完人，所謂『具體而微』者也。所以孔子於顏淵的問仁，就把仁的全體大用告訴他。

『克己』者，是制住自己，約束自己也。『復』者，反也，亦即歸也。『克己復禮爲仁』者，言約束自己，使件事歸於禮，件件事遵禮而行，就是行仁之道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者，言一個人只要有一日約束自己，在禮上面行動，天下就都以仁之名歸他，大家稱他爲仁人了。劉氏正義曰：『言天下者，大之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就是說：『一個人要行仁，只要自己努力，難道要靠別人的嗎？』意思是行仁在己，不在人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淵聽了孔子所答的話，大旨是已經明白了，但知『復禮』一定有細節目，這細節目加何，他還不知道，所以又對孔子說：『請問其目』也。『子曰：非禮勿……』云云者，言一個人的活動，不外眼睛看，耳朵聽，嘴

裏說，心裏想着做，所以復禮的細節目，也就只有四個：一是非禮之事接於我的眼睛，我不要看；二是非禮之事接於我的耳朵，我不要聽；三是非禮之事，我不要嘴裏說；四是非禮之事，我不要心裏想着做。

顏淵聽了此話，於孔子的意思，完全明白了，所以說：『回也不敏，請事斯語矣。』意思是『我顏回雖然不聰明（敏）却要日日照着這話去做了。』

『復禮』何以是行仁之道呢？這一問題，我想人人有的。現在我再來大略說一說罷。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此『禮讓』二字，何以能相連呢？因爲禮是以讓爲原則的。又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這是說禮的效用。禮既以讓爲原則，所以能大家和睦親善也。一國中的人，都和和睦親善，就成了一個『仁』的社會了，故復禮是行仁之道也。

（問）何謂克己復禮？

（自省）我能事事遵禮而行否？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亦問行仁之道也。

『大賓』是貴重的賓客。『大祭』是重要的祭祀。『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孔子告仲弓行仁之道，首須敬也。怎樣敬呢？例如見了別人時，要像見了貴重的賓客；使人民工作時，要像舉行重要的祭祀。總說一句，就是待人辦事，都要規規矩矩，恭恭敬敬，不可隨便輕率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就是己立立人，己違違人的反面意思。立人達人，是說自己要好，使人家也要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是說這件事，若是我自己所不願意受的，也不要加到他人的身上去。這推己及人之道，無論爲正面，爲反面，都叫做『恕』。此孔子告仲弓，行仁之道，又須恕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是說一個人，能敬以待人，人亦自然敬他；能恕以待人，人亦自然愛他。無論仕於諸侯的邦國，或仕於卿大夫的家，自然無怨恨他的入也。此孔子告仲弓，敬與恕之效，亦即行仁之效。

『雍』是仲弓的名。仲弓聽了孔子的教訓，也同顏淵一樣的說道：『雍雖不聰明，却要日日照這話做去了。』

（問）何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

（自省）我對人辦事是怎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刃。

『司馬牛』，孔子弟子，就是宋桓魋之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他名耕，字子牛。但集解引孔註，說他名犁。『訥』者，忍也。司馬牛問仁，孔子告以『仁者，其言也訥』者，就是說：『能仁的人，他有難言之事，亦必忍而言之。』蓋忍而言，正所以達其不忍之情也。當時牛之兄魋爲惡，孔子以牛應，涕泣而道，故告他行仁之道如此。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

這個『曰』字，是司馬牛重問也。司馬牛聽了孔子的話，不明白忍而言，正所以達其不忍之情，以爲仁者必有不忍之心，忍而言，怎麼可說是仁呢？所以又問：『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就是說：『一個人說話能

忍，這可以說是仁嗎？」

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這是孔子又重答司馬牛也。『爲之難』者，是說『我看他人爲惡，等他身敗名裂，要救助他，是很難了！』
『言之，得無訥乎？』就是說：『待後救助很難，故當趁早勸阻，既欲趁早勸阻，說話可以怕傷感情而不忍嗎？』
孔子這話，已把忍而言，正所以達其不忍之情的意義，很明白的表示出了。

（問） 何謂訥？

（自省） 我有難言之事，能不能忍而言之？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疚，音究。夫，音扶。

此章事實，比上章稍後，大約是桓魋爲惡，司馬牛聽了夫子的話，對魋勸告，而魋不聽，魋已將身敗名裂之時也。這時司馬牛憂懼特甚，所以他問君子是怎樣的，孔子要解除他的憂懼，特對他說：『君子不憂不懼。』
『不憂』者，不擔憂也。『不懼』者，無所畏也。

『曰』，司馬牛又問也。司馬牛聽了孔子的話，以爲不憂不懼，怎麼就可以算爲君子呢？所以又問：『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就是說：『不擔憂，不畏懼，這樣就可算君子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者，孔子又重答司馬牛也。『疚』，病也，即過惡之意。孔子的話，就是：『君子是不做惡事，不做對不住人的事的。既然自己肚子裏想想，沒有做過這些事，那麼還擔甚麼憂，還怕甚』

麼呢？』孔子之意，是以爲牛既沒有助兄爲惡，又曾對兄涕泣而道，並無對不住兄之事，故可不憂不懼也。

（問）君子何以能不憂不懼？

（自省）我能內省不疚嗎？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亡，今作無。

此章事實，比上章更後，是桓魋叛事已發，且已奔衛奔齊之時也。司馬牛兄弟本有多人，長於魋者，尙有向巢，幼於魋者，尙有子順、子車。此章首言『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者，司馬牛以魋爲惡，就要喪亡；子順、子車皆黨惡，向巢伐魋不克，不得入國，雖有兄弟，如無兄弟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云云者，是子夏解其同學司馬牛之憂也。『商』是子夏自稱其名。『死生有命』等句，都是子貢平日所聞的成語，所以以『商聞之矣』四字冠之。『死生有命』者，一個人死和活有命注定的意思。『富貴在天』者，一個人的富貴不可以人力求的意思。子夏引此二句，蓋因司馬牛既以兄弟的死生爲憂，而又慮及己家之失世祿也。『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者，意思是：『君子敬以持己，而沒有過失，又恭以待人，而事事遵禮，自然四海之內的人，都願和他親近，都可算是他的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者，子夏引成語後，自己加以按語也。意思是：『一個人只要能做君子，不怕沒有兄弟的。』

按本章和上二章的解釋，是本皇邢疏及劉氏正義而略參己意的，與朱註多不同。『問仁』章，與皇邢疏

亦完全不同。

(問) 何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自省) 我能不能持己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音禁。潤，音閏。譖，讀

如怎去聲。愬，音素。

『明』是明亮。『子張問明』者，子張問孔子，做人如何好算明亮也。『浸潤之譖』者，『浸潤』一件東西浸在水裏，水漸漸把這件東西浸透也。『譖』是說人家壞話，例如有個人對你說：『某甲怎樣不好，怎樣不好。』第一天說過，第二天又說，其實是這人說某甲壞話，某甲未必果如此也。但這個人說而又說，好像一件東西浸在水裏，水總潤進去，要把這件東西浸透的。你聽了人說某甲的壞話，好像浸在水裏，一天一天的下去，不覺相信他；如此，他的『譖』就像水潤進這件東西裏去了！

『膚受之愬』者，『膚』是皮膚。皮膚一天一天受了塵埃，必定漸漸積成污垢。『愬』也是說人壞話。一天一天說人壞話，結果使聽的人相信，這像皮膚一天一天受了塵埃，日久積成污垢也。

『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者，是說這個人天天到你面前來說某甲的壞話，好像水的潤了進來，塵的積了上去，你能辨其情偽，使壞話不行，你就可算是明亮了！

『遠』者，是明透的意思。『……可謂遠也已矣』者，這人說某甲的壞話，有如水之浸物，塵之積膚，不斷的向你來說，你終於不被他騙上，這是明亮透了也。孔子答子張之問，已說『明』，又說『遠』，相類似的話，

特地重說之，是要使子張知不聽諂媚之言為難能可貴的意思。朱註訓「遠」為「明之至」，即明亮透澈。解引馬註則訓為「德行高遠」，意思是不但可稱明亮，其德行高遠，亦為人所不及也。

（問）何謂浸潤之語，膚受之愬？

（自省）我能不能聽人的諂媚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政」就是政治。「子貢問政」者，子貢問孔子政治要如何辦理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孔子答子貢之問也。「足食」是人民食物，要把牠備足。「足兵」是預備外國來侵，所以兵也要備足。「兵」兼言軍器和徒卒也。「民信之」是使人民相信。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

子貢又問：『萬一這三件事做不到，那一件可以暫時不辦？』孔子答道：『去兵。』言這三件事，萬一一時辦不到，只得把「足兵」一件事先緩辦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貢又問：『萬一「足食」和「民信之」兩件事還辦不到，那末，把那一件且暫時不辦呢？』孔子又答道：『去食。』言萬一真有為難，寧可把「足食」一件事先緩辦，足食的事緩辦，不將有餓死的人嗎？故接下

去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說死是從古以來，沒有一個人能免的；而對於人民沒有信用，國就立不住了。蓋為政者失信於民，兵和食雖充足，民亦將叛之。『民為邦本，』民叛之，國能立嗎？反之，兵和食皆不足，而民信之，即使民有死亡，而未死之民，戴其上如手足之衛身，國可不亡也。即使君亦至於死亡，而君德無可譏，民心不忘故君，在君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即國亦可不亡也。且『去兵』、『去食』，是說暫時不辦『足兵』、『足食』的事，國內的情形，不過兵不足，食不足而已，並不是完全沒有兵，沒有食，是君民未必即至於死也。劉氏正義謂『去兵』是去力役之征，『去食』是賦稅皆蠲除，又發倉廩以振貧窮。此是指國有災荒的時候而言。

（問）食、兵、信三件事，以何為最要？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棘，音急。駟，音四。鞞，音廓。

『棘子成』，衛國大夫。『質』是樸實，『文』是文采。棘子成的意思，以為做君子者，只要樸實好了，何必要文采呢？故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聽了棘子成這句話，以為不然。故對棘子成說道：『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就是說：『可惜你夫子這句說君子的話說錯了！一個人說錯話，就是立刻要想改變，也不成功的。說句譬喻的話，就是用四匹馬拉的馬車，如飛的追去，也追不回來的。』一說：『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是『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見朱註）

「鞞」是去掉了毛的皮。虎豹去毛之皮，和犬羊去毛之皮，分不出甚麼來。子貢的意思，以為質與文一樣重要，一樣是不可少的。故曰：「質猶文也，文猶質也。」若君子去了文，只存質，必與小人不異分別，如虎豹之鞞，與犬羊之鞞，無所分別了。故曰：「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一說，「鞞為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稱之……虎豹之鞞喻文，犬羊之鞞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見正義）

此章棘子成和子貢的意思，都不大妥，故朱子評之曰：「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問） 子成和子貢的話，誰是誰非，抑兩人皆非。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徹，音撤。

此章看來極淺，然有經濟學上極深的意義在裏面，茲詳說之如下：

『哀公』是魯哀公，他問孔子弟子有若道：『年年饑荒，國家的用度，不足支出，如何是好呢？』

『盍』即『何不』二字的急讀。『徹』者，古時的田稅，以十取一，叫做『徹』。哀公因用度不足，問有若道：『何不行十分取一之稅呢？』故曰：『盍徹乎？』

這時候魯國的田稅，已經十分取二，故哀公道：『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猶言『我現在取十分之二的稅，還不够用，如何叫我取十分之一呢？』

有若又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孰』猶誰也。『與』如取與之與。有若的

話，是說百姓與國君，猶一家人家。百姓有財，自能供君之用，如此，則君那裏會不足呢？若百姓窮苦了，無財以供君之用，君那裏會足呢？

此章雖只如上說幾句，但實有大道理在內。當春秋時代，中國還是地廣人少，不開墾的土地甚多。哀公因國內不夠用，只管把錢糧增加，所以把從前十分取一的稅，加到十分取二。不知這樣一來，百姓因為要出重稅，害得自己生活難以維持；到這地步，只得捨田不耕，去另謀生活，或往別國謀生。於是種田的人，越發少了。種田的人一少，錢糧自然也越少，這是一定的道理。你若把錢糧減輕，使種田的人，少出租稅，得以溫飽，或有贏餘，則種田的人，自然多起來了。種田的人一多，錢糧自然也越多，用度也自然不會不足了。所以有若對哀公曰：『盍徹乎？』猶言何不行取十一之制也。此事在春秋時，確是實在情形。即如孔子論為治之道，也說：『近者悅，遠者來。』近者悅，就是說近在身邊的百姓，大家安居樂業。百姓都安居樂業，就有大多數人種田，國家錢糧，自然有着落了。遠方的人，得知這國錢糧甚輕，也都情願跑到這國來種田，如此則國家錢糧的收入，自然越多了；這是一定的道理。愚暗的國君，只知增收錢糧，弄得種田的人，日少一日，所以越窮越沒有辦法也。

春秋時的秦國，本來並不富強；後來秦孝公任用商鞅，商鞅招徠三晉（三晉是韓、魏、趙三國。因晉國分爲韓、魏、趙，故稱『三晉』）之人，叫他們在秦國墾地種田，因此國富兵強，終至并吞天下。這就是招徠他國人之效。

上面所言，是關於國家經濟的，至關於商業上的經濟，我現在也來說一說。今譬如兩家營造商，在同一路，造同樣的房屋出租。甲商顧到市民的生活程度，每月每間只收房租十元，而乙商要多獲利，每月每間定房租為二十元。結果：甲商的房屋完全租出；乙商的房屋都空起來。於是甲商不想多獲利，却獲利不少；乙商想多獲利，不但不能獲利，反虧了本。此最淺顯的事實也。

(問) 百姓足與君足有何關係?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惡，音戊。

『崇德』者，一個人對於道德的尊重也。『辨惑』者，辨別怎樣是迷惑，使自己不至迷惑也。子張問此二事於孔子，故孔子告之。

『主忠信』者，一個人打定主意，對人要忠信也。『徙義』者，遇應該做的事，趕着去做也。孔子說：『主忠信，』『徙義，』就是『崇德』之道。

一個人對相與來往的人，某人是好人，某人是壞人，要有一定的眼力看準他。好人就和他親近，壞人就和他疏遠。但一般人對人，往往不以好壞為準，而隨愛憎爲心，如此，卽惑也。何謂隨愛憎爲心呢？卽我所愛的人，要他活着；我所惡的人，要他死去。或者我所愛的人，忽然厭惡他，又要他死去；我所惡的人，忽然見愛於我了，我因此又要他活着。這都是對人不以好人，壞人爲標準，而以我愛，我惡爲轉移的一種迷惑也。孔子告子張怎樣是惑，卽告他辨惑之道。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詩經小雅『我行其野』的詩句也。孔子引詩之意，舊解多不甚明瞭，故程子以爲『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但宦氏論語稽有明白的解釋，其言曰：『引詩者，斷章取義。』富』如「富哉言乎」之富，以富於聞見言；「異』如「異乎三子者之撰」之異，以異於庸俗言。言欲崇德辨惑，豈在富於見聞哉，亦只求存養省察之精，有以異於庸俗而已。』

(問) 何謂崇德辨惑

(自省) 我對人，是否專憑愛惡，而不顧人之好惡？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

這是孔子遊歷齊國，齊的國君景公，問孔子政治要如何辦法也。孔子對他，只不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個字。但這八個字，就把政治的大綱，都已舉括在內了。這八個字怎樣講呢？就是爲君者，要盡君道；爲臣者，要盡臣道；爲父者，要盡父道；爲子者，要盡子道。一個國內的人，無非是君、臣、父、子四種，這四種人，各能盡自己爲人的道理，豈不平安康樂呢？所以景公聽了，也稱贊道：『善哉！』又自己伸明道：『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意思是：『一國之內，如果真是做君的不盡君道，做臣的不盡臣道，做父的不盡父道，做子的不盡子道，如此，則必大家爭奪擾亂。到這時候，雖有飯，我還能安安穩穩的吃嗎？』

朱子集注曰：『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又曰：『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行，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按就事實觀察，是孔子確有先見之明也。

(問) 何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自省) 我做人如何？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與，今作歟。

『片言』集解引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照此解釋，是『片言』即單辭，亦即一面之辭也。『折獄』就是判斷官司。『由』是子路。『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就是孔子說：『審官司的時候，只聽了一面之辭，就可以把這件官司判決的，只有由這個人能够罷。』

照常理，判斷官司，必須先聽兩造的供辭。子路何以只要聽一面的話呢？這問題，我想大家會有的。所以記者記了孔子稱贊子路的話，又在下面補記一句子路平日的行爲也。『子路無宿諾』者，即子路平日行爲的一班。何謂『無宿諾』呢？就是平日不輕易允許人家所請求於我的事；如果看情形可以允許而允許了，那麼我一定當即照他所請求的去，不隔了一天或數天去做；至於說說空話，永遠不把人家所請求的事辦好，那是更不會的。子路平日的行爲如此，所以大家都說他有信用。別人受他的感化，也以信待他，不敢在他面前說句謊話了。人既不在他的面前說謊話，他自然可以片言折獄也。

按朱註謂『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此訓『片言』爲半句話，義似不及孔說爲長。

（問）何謂宿諾？

（自省）我對人有沒有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聽訟』就是審案。『吾猶人也』是說『我也和人一樣的。』『必也，使無訟乎』者，是說『我爲政時，

必要使人不涉訟也。這是他表示與人不同之點。

孔子之意，以為為政者能以禮教化民，人人皆以讓以和為貴，則爭奪擾亂之事不生；爭奪擾亂之事不生，則人自不涉訟也。其曰：『必也，使無訟乎！』並非自誇之詞，是自信確有把握的。

（問）何以能無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者，言居在官的衙門裏，坐在官的位子上，辦理政事，要始終如一，不可始勤終怠也。『行之以忠』者，言把政令施行於民間，要切切實實，求其確於人民有益，不可專圖表面上好看也。

（問）何謂無倦，何謂以忠？

（自省）我做事能不始勤終怠嗎？能表裏如一嗎？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章重出，已見雍也篇。但雍也篇有『君子』二字，或謂此記者各記所聞，互有詳略也。（按皇本在本篇亦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惡，善惡之惡。

人家做好的事情，我去幫助他成功，這是『成人之美』。人家做不好的事情，我不去幫助他，使他做不成，這叫『不成人之惡』。孔子說，君子的行為，是如此的。『小人反是』者，小人剛巧和君子相反，小人自己為惡，自然是不喜歡人家為善，所以他成人之惡，而不成人之美。

(問) 何謂成人之美？何謂不成人之惡？

(自省) 我能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否？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
帥，今作率。

季康子，魯國大夫。他問政於孔子，孔子即解『政』字的意義以答之，故曰『政者，正也。』猶言『政』訓中正之正，為政無非求上下皆歸中正也。但欲在下者歸於中正，必先在上者自己先中正才行。故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就是指季康子。『帥』如今作『率』，說文『先道也。』言像你居上位的人，自己先行中正之道，那麼在下的那個敢不歸於中正呢？

朱註引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

(問) 何謂子帥以正？

(自省) 我能中正嗎？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
竊，音切。

『季康子』因魯國多盜，問於孔子，想如何使之沒有盜也。『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者，孔子的話，仍是上章『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的意思也。譯成語體，就是：『如果你自己不貪財聚貨，人民』

都能被你感化，就是賞他們去爲盜，他們也自知羞恥而不肯爲盜了。『儒家之道，以身作則，以德感化人民，故大學中也說：『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問） 何謂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此處作副詞用。偃，音掩。

『季康子』又以關於政治的事問於孔子道：『如把無道的壞人殺掉，把有道的用人用起來，如此爲政，你以爲怎樣？』『孔子對曰』云云者，仍舊教以用德感化人心，使人民自然都變爲好人也。其曰：『子爲政，焉用殺』者，猶言『只要你政事辦得好，何必要殺人呢？』

『子欲善而民善矣』者，就是說：『你自己想爲善，並且確實爲善，那麼，人民自然都看你的榜樣，也去爲善了。』『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者，『君子』指在上位者；小人指在草野者。言：『在上位的君子好像風，在草野的小人好像草。你只要先自爲善，好像風吹在草上；那麼在草野的小人，一定會跟着你爲善，好像草被風吹着，跟着風，倒來倒去的。』

按論語前十篇，記君、大夫之問，皆但言『曰』。（後十篇之先進、子路二篇亦然）此章和上二章，及齊景公問政章，則稱『問於孔子』。又前十篇記孔子答君之問，始稱『孔子對曰』，以示尊君之意；至答大夫之問，則但稱『子曰』。此章和上二章答康子之問，亦稱『孔子對曰』。（先進篇答康子弟子好學之問同）

這都是文體和前十篇相違反的。

(問) 何謂草上之風必偃？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問孔子：『一個士人，要怎樣就可叫做達呢？』孔子反問他：『何哉爾所謂達者？』意思是說：『你所说的達是怎樣的呢？』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子張因孔子反問『何哉爾所謂達者？』因此回對道：『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就是說：『我所謂達，是在邦國裏做一個大夫，必人人都曉得他；在大夫的家裏做一個家臣，也必人人都曉得他。』孔子聽了，又對他道：『是聞也，非達也！』就是說：『這是人人都曉得他罷了；不能算是達。』蓋孔子之意，以為『達』是人人都信服他，而所行沒有窒礙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

孔子告子張以『是聞也，非達也』以後，乃正式把如何可以『達』的道理告子張道：『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意思是一個人能够使人人信服，而所行沒有窒礙，到

所謂『達』的地步，必定是質樸，正直而好義理；對人家，能體察他的言語，觀察他的神色；又自己思慮謙遜，不與人爭在上面的。因為這樣，纔能够仕於邦國，或仕於大夫之家，一定到「達」的地步。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夫，音扶。行，音幸。去聲。

孔子把做到『達』的道理，告訴了子張，又把求『聞』者的行爲，告訴子張道：『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意思是一個人只要聲名求人家曉得，做到『聞』的地步者，他的臉色是裝得像仁人一般的，而行出來的事體，則都和仁相違背，並且像煞有介事，自以爲是一個仁人（居之）好像一些沒有疑惑的樣子。因為虛譽浮名，是不難倖致的，所以這種假裝的仁人，仕於邦國，或仕於大夫之家，能使人人都曉得。不過要使人人信服他，而所行沒有窒礙，是辦不到的。

（問）聞與達，如何分別？

（自省）我願只做聞的人，還是願做達的人？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慝，音特。

『舞雩』是求雨的壇，已見前。『進篇』曰：『樊遲從孔子遊於舞雩的下面，對孔子道：『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崇德』、『辨惑』已見前。『慝』惡之匿於心者也；『脩慝』者，治匿於心之惡而去之也。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今作歟。朝，音招。

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也。『善哉問』者，稱樊遲問得好也。『先事後德，非崇得與？』就是孔子告樊遲：『先勞力做事，然後取得報酬，這不是崇德嗎？』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者，孔子又告樊遲：『攻去自己的惡行爲，不去攻擊人家的惡行爲，這是脩慝也。』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者，孔子最後告樊遲：『一個人在一日裏，偶然碰着一件小事情，忿怒起來，甚至與人打架涉訟，不顧自己的性命，更不顧父母，這就是惑；明白這就是惑，就是辨惑也。』

（問）崇德、脩慝、辨惑三事，有何意義？
（自省）我能不能崇德、脩慝、辨惑？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一知字，今作智。

樊遲問：『如何可以稱爲仁？』孔子告他道：『愛人始可稱爲仁。』又問：『如何可以稱爲知（智）？』孔子告他道：『知人始可稱爲知。』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錯，音醋。

『樊遲』聽了孔子的話，不懂裏面的意思，故曰『未達』也。『舉直錯諸枉』者，舉正直的人，而罷邪曲的人也。『能使枉者直』者，用了正直的人在上面，那在下面雖有邪曲的人，也自然會化爲正直也。此孔子所說舉正直的人，就是知人的事；使邪曲的人，化爲正直，就是愛人的事。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音向，去聲。知，今作智。

樊遲聽了孔子第二次告他的話，以為自己問的是『仁』和『知』，孔子却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似乎答非所問，所以愈加不懂，但他不敢再問，只得退了下去，去見子夏。『鄉也』者，猶言剛纔也。樊遲見了子夏問道：『剛纔我去見夫子，問仁和知，夫子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話是甚麼意思呢？』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臯，音高。陶，此處音搖。

此一節，就是子夏以孔子所說的意思，告訴樊遲也。他在說明意思之前，先贊美孔子的話道：『富哉言乎！』就是說這句話裏頭，意思包括得很豐富也。他贊美孔子的話以後，隨即就把孔子的意思，詳細解釋給樊遲聽，大意是：『你雖然問的是仁和知，夫子告你『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者，蓋舉直錯枉，必先能辨別直與枉，能辨別直與枉，不就是知人嗎？不就是『知』嗎？使枉者直，即使壞人變成好人，這不是愛人嗎？不就是『仁』嗎？如要用事實來證明，則如舜有天下的時候，在衆人中，舉了一個仁人臯陶，不久那不仁的人都變爲仁人，所以好像不仁的人遠遠地避去了。又如湯有天下的時候，在衆人中，舉了一個仁人伊尹，不久那不仁的人也變爲仁人，好像不仁的人遠遠地避去了。舜與湯之舉臯陶、伊尹，是『知』也；其使不仁的人都變爲仁人，即『仁』也。』

(問)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以既知又仁，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此處音谷道，去聲。

子貢問交朋友的道理，故曰『子貢問友』。孔子告以『忠告而善道之』者，是說『交朋友的道理，如果朋友有過處，要盡我的心去勸告他，（忠告）並且要委委婉婉的說（善道）也。』『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者，是說『他若不聽你的話，也就不必多說；多說了，他反以你爲不是，是自己要好，反取了恥辱』也。

(問) 何謂忠告善道？

(自省) 我對朋友，能忠告而善道不能？

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輔，音俯。

此章記會子所說的話。『君子以文會友』者，譬如一個正經人，想求幾個正經人，做做朋友，用甚麼方法去求呢？會子說：『最好用文詞的方法，去求朋友。』例如現在有人要立一個會，徵求會員，必須做了宣言，訂了規則，使人家看了，如合意，自然會來入會，做個會員。這樣，就有了會友。古時候也是一樣。如詩經中，有『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的句子，也是說若要朋友，先須自己如鳥的鳴起來，那麼，別樹枝上的鳥，聽得了這個聲音，自然會自己尋攏來，和你做深契的人。也是如此，君子若要朋友，須先發佈了文章，使別地方的君子見了，覺得志同道合，就會自己尋攏來，和你做朋友了。這是『君子以文會友』的詳細解釋。至於『以友輔仁』，就是有了朋友，就成『二人偶』。（二個人相偶，便是仁字。意思已見綱領中。）到了這時節，須大家互助，我幫着你，你幫着我，就成了『仁』，所以說『輔仁』。因此『輔仁』的意思，就是做了朋友，必須彼此互助的。

按「以文會友」，集解引孔曰：「友以文德合。」皇疏、邢疏均依此爲解。朱註則解爲：「講學以會友。」劉氏正義曰：「以文會友，謂共處一學者也。」又解孔註曰：「文德者，言所學文，皆在德也。」諸說均與上不同。

子路第十二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子路問政治之道於孔子。『子曰，「先之勞之。」』者，孔子以為國家有事，為政的人，當自己先去做，然後再使百姓去做也。『請益』者，子路以為為政之道，當不僅『先之勞之』，所以請孔子再說得完備些也。孔子答以『無倦』者，意思是身先百姓去做，不可倦怠也。朱註引吳氏曰：『勇者（按指子路）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問）何謂先之勞之？又何謂無倦？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此處用作副詞，舍，今作捨。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者，皇疏曰：『仲弓將往費，為季氏采邑之宰，故先問孔子，求為政之法也。』『有司』，宰下面所有的屬官也。『先有司』者，論語稽曰：『以身率之也。』舊解不一，此義最長。『赦小過』者，有司偶有失誤，其大者或於事情有礙，不得不懲；小者則當寬宥他，原諒他也。『舉賢才』者，有德的人曰賢，有能的人曰才，舉而用之，使有司得人，事無不舉也。孔子答仲弓為政之法，就是這三項。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又問也。意思是：『那裏知道某人是賢，某人是才，去舉用他呢？』曰：『舉爾所知』云云者，又孔子所答也。是說：『只要把你所知道的舉他出來，你所不知道的，他們肯放棄

機會而不使你知道嗎？意思是衆人見在上者以舉賢才爲務，則大家都爭自濯磨，會想了法子，使你知道也。
(問) 何謂舉爾所知？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音淤。

魯哀公六年，(朱註云十年誤)孔子從楚國到衛國。這時子路已仕於衛國的君主出公，又有用孔子的意思，所以子路來問孔子說：『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就是說：『衛國的君主，等你夫子去爲政，夫子如果去，打算先做那一件事體呢？』子曰：『必也正名乎？』就是孔子說：『一定是正名這件事罷。』子路聽了，以爲正名的事，太迂遠而不切於當時的需要，所以說：『有是哉！子之迂也。』就是說：『夫子怎麼這樣迂呢？』接着又說：『奚其正？』就是說：『名如何可正呢？』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闕音缺。樂音樂之樂。中讀去聲。

孔子聽子路說自己是迂，以為名無從正，所以把正名的意思，詳細地告訴子路。

此節須分上下兩截講。上截，孔子聽子路說自己是迂，於是申斥子路道：『野哉！由也！』是說：『由啊！你這個人真粗鄙啊！』『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言君子對於自己所不知的道理，只有闕之而不說，不強以為知而硬說也。蓋子路不知正名的重要，正名之於當時衛國，尤為重要，而自以為知，妄說孔子是迂，又說正名辦不到，所以孔子先這樣把他申斥一番。這是上半截。

自『名不正』至『無所苟而已矣』為下半截。『正名』二字，近人稱為孔子特倡的『正名主義』。一部春秋，向來以為都是為『正名』而下筆削的。『正名』云者，求名當其實也。毛奇齡曰：『……當時衛人羣以拒賈為能事。』按賈為蒯賈，靈公之子。因欲殺其母南子，不果而出奔。其拒賈也，並不曰『為輒拒父』。按輒為賈之子，而曰『為靈拒逆』。雖聖門弟子皆以為然。子貢使吳，子路結纓，恬不為怪。故子路子貢並有為衛君之問。惟夫子隱以為非，在為衛君章，則風其退讓。在此章則示以正名。所謂『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蓋輒固未嘗受命於靈公也。據春秋，靈死之歲，曾謂子郢曰：『將立汝。』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及靈卒，而夫人（按即南子）曰：『君命郢為太子。』郢不受，曰：『君沒於吾手，若有命，郢必聞之。』是靈雖命郢，終是私命，故郢直得以不聞命辭之。既不命郢，則更無他命又可知。於是郢以己意讓賈，又曰：『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輒之立，非受之王父。（按即祖父）而其出師，謂之拒父與，其不謂之拒父與，此皆夫子所急欲正之，而不敢明言者。按孔子及弟子子路等，當時都身在衛國，君上的惡行，自然不便直說，所以他對子路，就只從理論的系統上，詳說一番。

『名不正則言不順』者，在上者對於事的名義不正，則你把這事說出去，人民將不來聽你。『言不順則事不成』者，你發布的號令，人民不來聽你，則這事辦不成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者，禮以敬為主，樂以和為主，人民對於在上者要辦的事，不遵令而行，使事不成，則是下民無敬上之心矣，上下不能和矣，故禮

樂不與也。『禮樂不與則刑罰不中』者上下不和，下民無敬上之心，則在上者勢必濫施刑罰而不能使刑罰得當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者，人民畏刑罰之濫，所以踴天踏地，不能自安，像手足無所安置也。

孔子既把大道理的因果系統，說給子路聽了，又總結幾句道：『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就是說：『君子對於事的名義，一定求其正，而可以見於號令，既發布號令了，一定可以使人民遵行。君子為政，並沒有別的大道理，就是發號施令，不苟且罷了！』

（問）正名與為政有何關係？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焉，副詞。

稼，音駕。圃，音浦。好，讀去聲。夫，音扶。襁，音搶。

『樊遲請學稼』就是樊遲到孔子面前，請孔子教他學種五穀的事也。樊遲的意思，大概是當時種田的人少，所以他以為士人也可學種田，那麼種田的人可以多起來了。『子曰：『吾不如老農。』』者，孔子說：『種五穀的事，我不如老於農耕的人來得內行』也。孔子對於種五穀的事，固是外行，但他的意思，倒並不在外行不外行，實在是不以士人學種田為然也。樊遲既請學稼不許，又請學種菜。『請學為圃』者，即請學種

菜也。『子曰：「吾不如老圃。」』者，孔子說：『種菜的事，我也不如老於種菜的人，來得內行』也。孔子之意，仍和不許學稼同。

樊遲請學稼，學圃，都不爲師所許，於是只得走出去了！故曰『樊遲出』也。『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云云者，須是樊遲的名，師呼弟子，叫他的名也。『小人』指種五穀種菜的人民。孔子這話，是說樊遲只曉得種五穀種菜等小人做的事情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者，孔子以爲在上位的人，能够好禮，那麼在下的百姓，沒有一個敢不來敬事你了。皇疏曰：『禮主敬故也。』『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者，在上位的人，能够裁斷得宜，那麼百姓沒有一個敢不來服從你了。皇疏曰：『義者宜也。』『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在上位的人，不失信用，那麼百姓沒有一個敢不盡忠於你了。皇疏引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者，就是說：『只要在上位的人，能够如此，則四方的百姓，都用布裹着兒女，背着到這個國裏來了！到那時種田的人自多，何必要士人去種田呢？』

此章意思，與前篇哀公問有若章相似。有若對哀公說，只要錢糧征得輕，別地方的人民，都到這國裏來種田，錢糧自然會多起來。此章孔子答樊遲，說只要在上位者，待人民好，四方的人，都會帶着兒女到這國裏來種田，不必要士人動手去種田。二章皆言富國之道也。

（問）何謂不如老農老圃？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使，讀去聲。

『詩三百』即現在的詩經三百十一篇。『誦』讀也。朱註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

政治之得失其言溫柔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孔子此言是說『一個人讀過了三百篇詩經，應該懂得人情物理了。若這人叫他去辦國家的政事，他不明白（不達）怎樣辦，使他到鄰國去，又不能獨自（專）對付他人的問話。這人雖然讀了許多的詩，有甚麼用呢？』按『專』訓獨，集解與集註同。胡炳文四書通曰：『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闔若璩非之謂『果爾則先王遺聘，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也？』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問）詩與政有何關係？

（自省）我讀詩能知詩的用處否？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章也是言爲政當以身先也。與前篇『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子欲善而民善矣』等，用意相似。譯成今語，就是：

『在上位的人，（其）自身正直，屬下受了感化，也自然正直，不等你下令叫他們正直，而早已正直了。在上位的人，自身不正直，屬下效尤，也不正直，雖然你下令叫他們正直，他們也不會來聽從你了。』

（問）何謂不令而行？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是武王弟周公的封國，衛是武王弟康叔的封國。周公、康叔，兄弟最睦，所以兩國的政治也多相同，像兄弟一樣。漢晉諸儒解本章孔子的話，都是如此的。朱註則就衰世言，謂兩國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有此慨嘆。

的話。

(問) 何以說兩國之政是兄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荆音京。

公子荆，衛國大夫。因魯國也有公子荆，所以加『衛』以分別之。『子謂衛公子荆』者，孔子說衛國公子荆這個人也。『善居室』者，言公子荆居家儉而不奢侈也。當時世卿之家，多尚奢侈，公子荆獨不然，所以孔子善之。『始有曰：『苟合矣』』者，言公子荆家裏初置辦些器物，其實還很簡陋，他就說：『已經合於禮了！』『少有曰：『苟完矣』』者，後來器物又多辦些了，其實還並不充足，他就說：『已經完足了！』再後來，器物添置的多了，但其實也還不能算為美備，他就說：『已經美備了！』總之，他是很知足，很儉省的。三『苟』字，劉氏正義謂『誠也，信也。』

(問) 衛公子荆居家怎樣儉省?

(自省) 我對於日用器物也能儉省嗎?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章亦是孔子論政治的重要言語。『子適衛』者，孔子到衛國境內也。『冉有僕』者，這時冉有御車也。御車者，亦稱僕。『子曰：『庶矣哉』』者，孔子看見衛國人民之衆多，(庶)而嘆美之也。『冉有曰：『既庶

矣，又何加焉？」者，冉有聽孔子嘆美衛國人民之衆多，進而問孔子，人民既已衆多了，要用甚麼方法使國家更有進步也。『子曰：「富之。」』者，言人民雖衆，但窮苦的居多，也不是好景象，所以要想法子，使人民都富了起來。冉有又問：『既富矣，又何加焉？』言倘若人民既已富了，又用甚麼法子，使國家更好些也。孔子答以人民果能富了，應該教以道理，使他們個個都成爲有才德的君子。故曰：『教之！』

（問） 爲政的順序，何以要先庶，次富，又次教。

子曰：『苟有用我者，音基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音基，注疏本作期。

一年曰『朞』。『朞月』者，週一年之歲月也。孔子自說：『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言『苟或有人用我去治國，一年的歲月，就可把這個國治得好。』『三年有成』者，是說『到了三年，種種政事，都可成功。』

按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這話，是在衛國時所說。這時靈公說自己老，不能用孔子，所以孔子自說這話。

（問） 何謂朞月而已可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讀平聲。

『爲邦百年』者，言相繼治理邦國，到百年之久也。『勝殘』者，政教理勝，使殘暴凶惡的人都化爲善也。『去殺』者，人都化善，殺人之事可去掉也。意思是使善人治國，相繼至百年之久，則殘暴凶惡的人都化爲良善，可以不用殺人也。這是前人傳下來的老話，孔子以爲不錯，故曰：『誠哉是言也！』猶言『這句話，真是不錯的。』

(問) 何謂勝殘去殺？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如有王者』言如有一個聖人出來做天子也。三十年曰一『世』。『仁』即人人相愛相助，成一仁的社會。言聖人做天子後，滿了三十年，一定可使天下的人都相愛相助，成爲仁的社會。

按皇疏曰：『聖人化速。』此對上章言也。上章言善人須百年乃可勝殘去殺，此則言聖人只須三十年而社會即成爲仁的社會。故言聖人化速也。

(問) 何謂必世而後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此章是說一個人，只要把自身做得正經了，去辦理政治，是並不難的。因爲人家都會看他的樣子，也去做正經人也。『何有』者，即何難之有的意思。『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者，就是說：『自身還不能正，如何可以去正人家呢？』孔子的話，仍是爲政當以身先之意。

(問) 正其身，何以不難從政？

(自省) 我能正其身否？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

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晏音燕與讀去聲

冉子，即冉有，此時爲季氏宰。『退朝』者，從季氏的私朝退出來也。子曰：『何晏也』者，是孔子問他，『今天退朝，何以這樣遲』也。『對曰：「有政」』者，是冉子對道：『有國政討論』也。『子曰：「其事也」』者，是孔子故作疑問的口氣說：『不過是季氏的家事罷』。『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者，孔子又說：『如不是季氏的家事，而確是有政事，那麼我雖然不見用，我猶當與聞』也。

按照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孔子曾爲大夫，故對冉有說『吾其與聞之』的話。又季氏專魯，對於國政，往往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孔子非不知冉有『有政』的話爲實情也，特欲正名分，抑季氏，所以故意這樣說耳。

(問) 政與事，有何分別？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易讀去聲。

定公是魯君，魯定公也。他問孔子：『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就是說：『有沒有因一句話，就把一個國興了起來的？』『幾』是近的意思。『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是孔子對答定公說：『一句話，不能有這樣的效力的，不過說一句話，近於可以興邦，卻是有的。』『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者，孔子引當時人常說的兩句話也。孔子引了這兩句話，又接着說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

邦乎？」就是說：「如果爲君的，真能聽了「爲君難」的一句話，而知道做國君的困難，那麼他一定能够戰戰兢兢，做一個賢君了。這樣，「爲君難」一句話，不就是近於可以興邦嗎？」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喪，讀去聲。樂，快樂之樂。

定公又問：「因一句話而喪邦有嗎？」孔子又對道：「也沒有這樣容易的。不過一句話，近於喪邦，卻是有。的。」「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也是當時人常說的話。意思是：「我以爲做了君，並沒有甚麼快樂；不過做了君，沒有人敢違背我的話，却是可樂的。」孔子引了這兩句話，又伸說道：「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意思是：「君所說的話，如果是善的，人家不去違反牠，固然很好；君所說的話，如果是不善的，人家也不去違反牠，那麼國事敗壞，或者竟會弄到亡國的。這樣，「莫予違」一句話，不就是近乎喪邦嗎？」

按讀此章，當明心知其難，便敬，敬便是興盛之機；心恃其樂，便放肆，放肆便是喪亡之機。不但人君如此也。

（問）何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今作悅。

『葉公』是楚國大夫，見前述而篇。孔子到楚國時，葉公向孔子問政。孔子對答他道：『近者說，遠者來。』
『說』即悅。是說使近地方的人民，能够安居樂業而歡悅；遠地方的人民，聽得這地方安樂，自然大家都要來做他的人民也。

(問) 何謂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音舉。父，音甫。

『莒父』是魯國的一個小邑。當子夏做莒父的縣官時，曾向孔子問政。孔子告以『無欲速，無見小利。』又伸說欲速和見小利之害道：『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者，辦事有一定的次序，有必需的時間，不能求速。若想把這件事早些辦成，而不照次序，縮短時間，反弄得這事辦不成功。故曰『欲速則不達』也。『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亦是言辦事。辦事要從大處落墨，只要事體成功，平常遇些小小損失，是不能顧及的。若是因爲遇了些小好處，貪便宜，不肯捨掉，往往弄得大事反不能成。故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也。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問) 何謂欲速不達，何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自省) 我遇事，有欲速的心思嗎？有見小利而起的貪念嗎？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語爲均讀去聲。攘，讀如讓平聲。

『葉公語孔子曰』者，葉公對孔子說也。『吾黨』者，猶言我們的一隊人也。『直躬』者，是說其人行事，正直而不偏曲，好像身子筆筆直也。（一說，『躬』是人名；因其人有直行，故稱直躬。）『攘』者，偷也。『證』者，做證人也。葉公對孔子說：『我們一隊人中，有個很正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一隻羊來，他兒子對失羊的人家，去做證人，直說這羊是他父親偷的。』葉公之意，以爲像這樣連父親都不偏護的人，是最正直的人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者，是孔子說：『我們一隊中的人講直的，有異於你所說的直。兒子有錯處，父親替他隱瞞；父親有錯處，兒子替他隱瞞。如此，父子相隱，是天理人情之至，所以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了。』

朱註引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程瑤田論學小記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這些，都足以闡發孔子的話。

（問）何謂父攘羊，子證之？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仁』者，卽綱領中說，猶言做人也。『居處恭』者，言一個人住在一處地方，不可放肆也。『執事敬』者，

言一個人辨着事體，不可懈怠也。『與人忠』者，言與人交際，須以忠心相待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如上面所說的三項，雖到野蠻地方去做人，也是不可棄掉的。

按樊遲問仁，見於論語者，此已為第三次。但問的先後，朱註探胡氏說，以為此最先，『先難而後獲』次之，『愛人』又次之。

（問）何謂雖之夷狄不可棄？

（自省）我做人能如孔子所說者否？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讀去聲。

子貢問：『怎樣的人可以說他是個士人呢？』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者，就是孔子說：『一個人自己行事，能够知道羞恥，而有所不為；當國君使他到別國去的時候，他能够將事體辦妥，不失國君的面子，這樣，可以說他是個士人了。』集註曰：『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今作悌。

『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也。子貢以為如前所說的士，未免稍難，故問比前所說稍下一等的。第二個『曰』是孔子答也。孔子答的話，是『同宗的族人稱他是孝，鄰舍及同鄉村的人稱他是悌，也可以算次一等的士了。』集註曰：『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

可以為次矣。

行，讀去聲。硜，音坑。

子貢又問再次一等的士。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者，孔子又答也。『言必信』者，是說話不失信；『行必果』者，是做一件事，必定去做到也。『硜硜』集解探鄒曰：『小人之貌也。』集註曰：『硜，小石之堅確者。』按必信，必果，亦堅確也。故『硜硜』是以小石堅確之狀，喻小人必信必果之貌也。『小人』是識量淺狹的人。『抑』語助詞，合起來，就是說：『一個人說話不失信，做事一定做到，這樣堅確，是一個識量淺狹的人，不過也可以算他是再次一等的士了！』集註曰：『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劉氏正義引孟子離婁篇文而為之說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為小人。』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筭，音梢。

子貢連問三次如何可稱士，孔子也連答三次可稱為士的人。末了，子貢又問：『現在一班做官的人怎樣呢？』意思是現在一班做官的人，如季氏、太宰嚭等，可稱為士否也。『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者，『噫』是歎一聲，猶現在歎一聲『唉』也。『斗筭』者，『斗』容十升；『筭』竹器，容一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這種人的識量，不過像只能容十升或一斗二升米的斗筭一般也；又言其但事聚斂也。『何足算也』者，這樣鄙細的人，那裏可以算為士也。正義又據漢書公孫賀傳贊，引此文作『選』，謂『選』『算』一聲之轉，音近通用。

（問） 斗筭之人，如何解法？

(自省) 我的識量，像不像斗筭？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

『中行』者，做人不過與不及也。遇事應做則做，做事又適得其中，故曰『中行』。『狂』者，有志者也。志大言大，一味向前進取，但所言的，有時往往不能做到。『狷』者，有氣節者也。卑污的事，他不屑做。『與之』是相與論道。孔子說：『現在找不到中行的人，和他論道，不得已，只得退一步求其次了，所以我想一定找狂者、狷者的兩種人罷！為甚麼要找這兩種人呢？因為狂者能夠向前進取，是有志的；狷者能夠有所不為，是有氣節的。』孔子之意，是以為這兩種人雖有過與不及的缺點，但因其有志有節，還可裁抑之，激厲之，使進於道也。

(問) 何謂中行，何謂狂狷？

(自省) 我喜歡做那一種人？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巫，音吾。夫，音扶。

『南人』者，南方的人。『恆』者，常也。『巫』者，古時候一種接事鬼神的人。『醫』是醫生。孔子說：『南方人有一句成語道：『一個人而沒有常久的心，——如今日學這樣，明日學那樣，就是無恆心。——就是巫醫等的事業，也是學不成功的。』』他述了南方人的成語，又稱贊這句話道：『善夫！』就是說：『這句話，真是不錯呀！』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羞音休。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兩句，是易經恆卦九三的爻辭。意思是說：『一個人的德行，不能有恆，常常（『常常』即句中『或』字的意思，見皇疏）會使人格墮落，事業不成，遭遇着羞恥的事情的。』這兩句，也是勉人要恆心纔好也。

孔子引了易經的爻辭，又接着說道：『不占而已矣。』意思是：『如果細細的研索易經上的爻辭（占）一定知道無恆之害，而改爲有恆了。今竟有無恆者，是由於不研索爻辭也。按『不占而已矣。』舊解頗多，此從集註所採楊氏之說。又『不占』上的『子曰』二字，朱子以爲分別易文與孔子的話而加上的。

（問）何謂無恆？

（自省）我能有恆嗎？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此章的『君子』是說好人，『小人』是說壞人。孔子言『君子和而不同』者，君子做事，都能和衷共濟，而所見不必相同也。又言『小人同而不和』者，小人好利之心相同，因此大家爭利，而不能和氣氣也。按何解及皇邢疏均解如上。朱子解『和』爲『無乖戾之心』，與上略同；惟解『同』爲『有阿比之意』，則與上異。

（問）何謂和而不同，同而不和？

（自省）我與人能和而不同嗎？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

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均讀去聲。

子貢問孔子：『一個鄉村裏的人，我都同他要好，親近，夫子以爲怎樣？』子曰：『未可也！』是說不可這樣的。子貢又問：『那末，一個鄉村裏的人，我都厭惡他，疏遠他，夫子又以爲怎樣？』子曰：『未可也！』是說也不可這樣的。孔子又接着告子貢道：『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意思是不如揀得鄉人裏面的善人，我纔好他；又揀得鄉人裏面的不善人，我纔惡他。因爲一鄉的人，不是個個都是好人，也不是個個都是壞人，就不應該好則個個好他，惡則個個惡他也。

按本章共有三種解釋。以上是一種，見於皇疏，還有一種，亦見於皇疏，並見於鄭註，依此解釋，譯爲語體如左：

『子貢問孔子道：『假使有一個人，一鄉的人都愛好他，夫子以爲這人怎樣？』孔子說：『不能就視爲好人的。』』（皇疏曰：『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爲惡，與物同黨，故爲衆人共見稱美，故未可信也。』鄭註曰：『鄉人皆好，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問道：『假使有一個人，一鄉的人都厭惡他，夫子以爲這人怎樣？』孔子說：『不能就視爲惡人的。』』（皇疏曰：『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獨爲善，不與衆同，故爲羣惡所嫉，故未可信也。』鄭註曰：『鄉人皆惡，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獨矣。』）我們要辨別好人，不如以鄉村裏的好人都愛好他，鄉村裏的惡人都厭惡他，來做標準，可以沒有錯誤。』

更有一種，見於邢疏及朱註。此種與上述第二種大致相同。不過第一個『未可』，解爲未可就視爲好人；（邢疏曰：『未可也者，言未可爲善。或一鄉皆惡，此人與之同黨，故爲衆所稱，是以未可。』朱註曰：『善者好

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而第二個「未可」仍解爲未可，就視爲好人，（邢疏曰：「未可也者，言亦未可爲善。或一鄉皆善，此人獨惡，故爲衆所嫉，是以未可。」朱註曰：「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這是不同的。

（問）何謂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

（自省）我和鄉人的感情怎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讀去聲。說，今作悅。

此章所說的「君子」「小人」都是在位者。「事」辦事也。「說」卽悅，歡喜也，投其所好也。「器之」隨其材器而使之也。「求備」求全責備也。本章譯成語體，就是：

「孔子說：『在位者是君子，你要在他手下做事，是容易的；不過要投其所好，却是難的。爲甚麼難投其所好呢？因爲不用正當的道理，去投其所好，他是不會歡喜的。爲甚麼做事容易呢？因爲他是隨你的材器而使你做事的。在位者是小人，你要在他手下做事是難的，不過要投其所好，却是容易的。爲甚麼容易投其所好呢？因爲不用正當的道理，去投其所好，他也不會歡喜的。爲甚麼做事難呢？因爲他對於你的做事，是求全責備的。』」

（問）何謂易事難說，何謂難事易說？

(自省) 我對此章所說的君子、小人，感想如何。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是安舒。『驕』是矜肆。孔子說：『君子態度安舒，看起來像矜肆，而實在並不矜肆。小人態度矜肆，看起來也像安舒，而實在並不安舒。』他的意思，是君子循理，心中無罣無礙，所以能安舒。小人逞欲，心中常常不足，所以永不安舒。

按大學以『驕泰』爲『忠信』之對。因爲連文則『泰』作泰倭解，對文則『泰』作安舒解。

(問) 何謂驕，何謂泰？

(自省) 我能泰而不驕嗎？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訥，音納。

一個人，硬直公正叫做『剛』。做事到底，不肯退縮，叫做『毅』。樸實質直叫做『木』。說話遲鈍，而不多說，叫做『訥』。孔子說人有此四種性質，就近平仁人。集註探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按『木訥』與『巧言令色』相對，『剛毅』亦無取巧的習氣，孔子曾言『巧言令色，鮮矣仁。』故又言相對的剛毅木訥爲近仁也。

(問) 何謂剛毅木訥？

(自省) 我有此四項性質否？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偲，音思。

子路也像子貢一般，問如何可稱爲士。孔子說：『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切切偲偲，』是相切磋勉勵之貌。『怡怡，』和順也。孔子的話，就是說：『與人相處，能够互相切磋勉勵，能够大家和順，便可稱爲士了！』他恐子路混於所施，又隨即說明道：『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意思是：『對於朋友，要能切磋勉勵；對於兄弟，要能和順。』但孔子之意，又並不是說兄弟可以無須切磋勉勵，朋友可以無須和順，不過以爲朋友主於義，兄弟主於恩；朋友不可有善柔之損，兄弟不可有賊恩之禍耳。一說，孔子的話，止於『如也，』以下爲記者釋之，卽所謂七十子之大義也。（見劉氏正義）

按孔子答子路的問士，與答子貢的問士不同，此亦因人施教也。

（問）何謂切切偲偲，何謂怡怡？

（自省）我對兄弟朋友是怎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卽』是『就』的意思。『戎，』就是兵戎。『卽戎』者，去打仗也。孔子說：『善人把百姓教訓了七年工夫，這百姓也可以去打仗了。』

按古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只言『教民，』必是已經生聚也。又言『七年，』而不言十年，論語稽曰：『善人教之有法，故速也。』『可以』上加一『亦』字，是僅可而猶有所未盡的語氣。至於所教之事，戰術以外，朱子以爲尙有孝弟忠信之行，務農之法。蓋民知親其上，死其長，始能力戰也；古時寓兵於農，有事之時爲兵，無時之時爲農，務農之法，自亦不可不教也。

(問) 何謂即戎教民是教甚麼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章意思，與上章相連，是孔子說：『如果叫沒有教訓過的百姓去打仗，這可說和丟掉百姓一樣。』叫沒有受過教訓的百姓去打仗，何以像丟掉他們呢？因為這種百姓，毫無能力，一與敵國交鋒，未有不失敗而死的，所以和丟掉他們一樣也。春秋時用兵，常驅田里之民而置之死地，所以孔子說這話。

(問) 何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是原憲。此章或是憲自記，故不稱姓。憲問孔子：『甚麼是可羞恥的事？』孔子告他道：『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古時候做官的俸祿，都是給穀米的，所以這裏的『穀』就是指俸祿。全句的意思是：『一個邦國有道的時候，做官吃俸祿，是應該的；如果一個邦國無道的時候，也是做官吃俸祿，這便是可羞恥的事。』按如俗語說的：『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這種人，就是不知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是原憲繼續問的話。『克』好勝，事事要比人爭在前面也。『伐』自以爲能幹也。『怨』一些小事，對人結怨。『欲』嗜慾也。原憲問：『一個人能够不行克伐怨欲四件事，可算是仁嗎？』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孔子對他道：『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意思是：『一個人能够不行克伐怨欲四件事，可以算是難得的了！至於可算仁，不可算仁，我是不曉得的。』孔子何以說不曉得呢？他意思是不行克伐怨欲，僅能無損於人，還不能有益於人；僅能注意於消極方面，還不能注意於積極方面；亦即是僅能行仁的一面，而不能得仁之全也。故不說是仁，而只說我不曉得，使原憲自思之，亦希望原憲於不行克伐怨欲之後，更求進步。

按朱註「克伐怨欲」以下，另爲一章，今從注疏及皇本合之。又朱註解首節曰：「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亦與皇邢疏略異。上說是從皇邢疏的。

(問) 恥與祿有何關係？

(自省) 我知恥嗎？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卽子貢、子路所問的士。『懷居』謂想過度的享樂。『居』字所包甚廣，凡宮室之華，口體之奉，聲色貨利之陷溺，都在其內。孔子道：『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者，是說『一個號稱爲士的人，而專想過度的享樂，這個人，實在不能稱爲士了！』孔子的意思，是以爲既名爲士，則顧名思義，當有無窮責任，無窮事業，怎麼可以專圖享樂呢？如果專圖享樂，是還不如農工商賈，能執一技以自養了。故曰『不足以爲士』也。

(問) 何謂懷居？

(自省) 我有沒有懷居？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讀去聲。孫，今作遜。

『危言』者，不顧甚麼，據理直言也。『危行』者，也不顧甚麼，據理行動也。在有道的邦國裏，可以據理直言，據理行動的。『言孫』者，『孫』卽今『遜』字，謙遜也。遇無道的邦國，自己行動，仍舊不可失理，只是說話要謙遜些，免遭橫禍。故曰『危行言孫』也。

(問) 何謂危言危行？何謂危行言孫？

(自省) 我的言行能從孔子的教訓否？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必有言』者，是說有道德的人，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必定會說話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是說會說話的人，或為便佞口給，所以未必有道德也。『仁者必有勇』者，如孔子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求仁，無求生以害仁』，一個人連死都不怕，他自然見義敢為了。故曰：『仁者必有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者，一個人雖甚麼都不怕，但或為血氣用事，未必有愛人利人的心，故曰：『勇者不必有仁』也。

（問）德和言的關係與仁和勇的關係各如何？

（自省）我能有德，有言，有仁，有勇嗎？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音括。羿，音義。臯，音傲。

南宮适，即孔子弟子南容也，非魯大夫南宮敬叔。『羿善射』者，羿是夏朝一個會射箭的人，曾距太康而代夏政。『臯盪舟』者，臯也是夏朝人，力大會伐斟鄩氏，左右衝殺，而覆其船。（此解據顧炎武舊解『盪舟』為陸地行舟，不妥。）『俱不得其死然』者，謂羿為其臣寒浞所殺，而臯為少康所殺也。南宮适問孔子：『羿慣會射箭，臯曾衝殺敵人，覆敵人的船，這兩個人，一個有如此技藝，一個有如此氣力，但後來都被人所殺，不』

得好死。禹和稷一個親自治水，一個教民種田，後來一個自己做天子，一個到後代也有天下。這大概是前兩個人恃其技能、力氣而不修德，後兩個人能修德而為民罷。」他問的意思，實在是以前時的權臣比羿、稟，而以孔子比禹、稷，不過他是慎言的，不明言罷了。

「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者，南宮适說了這幾句話，孔子早明白他的意思，不過並不對答他；後來南宮适走出去了，孔子對別人說也。『君子』『尚德』都是贊美南宮适，意思是說：『像這個人，真是君子啊！像這個人，真是崇尚道德的啊！』

（問）善射、盪舟，何以不得其死？

（自省）我能尚德嗎？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仁』是做人的完全美德。雖然是個君子，未免有時候缺少了仁，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者，小人存心，只知利己，總不會愛人利人，故可以知道小人是決定沒有仁心的。

（問）君子何以有不仁，小人何以決不能仁？

（自省）我能勉為君子，並不失去仁嗎？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此章是說人對人的態度和心理。『愛之，能勿勞乎』者，言『你既愛了某人，能勿使其人勤勞嗎？』『忠焉，能勿誨乎』者，言『你既忠心於某人，能勿教誨他嗎？』孔子之意，是以爲口上說：『我愛某人』而並不令某人勤勞，聽其逸樂，結果某人必不獲益而受到苦，所謂『晏安鴆毒』也。所以這樣並不能算真愛人，不

過如集註所謂『禽犢之愛』而已。又若口上說：『我忠於某人』而當某人有錯誤的時候，並不教誨他，只是縱容他，結果某人也一定受到苦處。所以這也並不能算為真忠於某人，不過如集註所謂『婦寺之忠』而已。

(問) 愛之，忠之，何以須勞之，誨之？

(自省) 我對所忠愛的人，能勞之誨之嗎？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音婢。諶，音臣。

『為命』者，是言為政治的命令，或列國的盟辭，猶現在的辦公文也。『裨諶』、『世叔』(即游吉)、『子羽』(即公孫揮)、『子產』是當時鄭國的四個官。『行人』派到國外的使者。『東里』是地名，即子產所住的地方。

『草創』者，起草稿也。『討論』者，就草稿加以審議也。『脩飾』者，把公文整齊增損也。『潤色』者，把公文加上文采，使成好的文章也。此章孔子說：『辦公文，要有裨諶這樣的人起草稿；再請世叔這樣的人來共同審議；又由子羽這樣的人來增損整齊；再由子產這樣的人，加以文采；如此，成爲一篇極好的公文了。』

(問) 何謂為命，為甚麼要經過許多手續？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

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駢，音便。宜之便。

飯，此處用作動詞。疏，今作蔬。食，音俟。

『或問子產』者，有個人問孔子，子產是如何人也。『子曰：「惠人也。」』者，孔子答以是個仁惠的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者，子西即楚公子申，他把君位讓給昭王，又修明楚國的政治，也是一個賢大夫。不過他不能革楚國僭王之號，所以或人問子西，孔子外之，不要說子西這個人，只答道：『他嗎？他嗎？』集註又舉子西阻止昭王用孔子一事，為孔子外之的原因，此不可從，蓋聖人不若是之隘也。『問管仲曰：「人也。」』者，或人又問管仲，孔子答以是個仁人也。『人』訓『仁』，即為『仁者人也』之倒訓。『伯氏』，齊國大夫。『駢邑』，地名，此地方共有三百戶人家，本是伯氏的食邑。桓公以伯氏有罪，把伯氏的駢邑奪來，給與管仲。後來伯氏窮了，只能餓吃口菜飯。但他一直到牙齒都沒有了，沒有一句話怨管仲。孔子稱管仲為仁人後，即說伯氏駢邑被奪而不怨者，以此為管仲之仁的證明也。

（問） 何謂惠人？何謂彼哉彼哉？何謂人？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讀去聲。

貧苦的人，要愁穿愁吃，所以要他沒有怨言，是很難的。富貴的人，衣食無虞，只要他不對人驕傲，這還容易的。一個人若能貧而無怨，就是樂道的君子；富而無驕，就是好禮的君子。孔子說此，是要人勉為其難，而亦不忽於其易也。

（問） 貧而無怨何以難？富而無驕何以易？

（自省） 我能不怨不驕嗎？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綽，音黠。

孟公綽是魯國的大夫，趙魏是晉國兩個大夫的姓。「老」是大夫的家臣之稱。滕薛是兩個小國。此說孟公綽這個人，廉靜寡欲，而短於才。這時趙魏二家，勢將篡晉，滕薛小國，就要滅亡。如叫寡欲的孟公綽去做趙魏二家的家臣，因為不會附益二家之勢，所以是很好的。但如叫他去做滕薛的大夫，因為他才短，必不能救二國之衰，所以是不可以的。孔子說此，蓋傷列國大勢，非僅為公綽一人言也。

（問）公綽何以為趙魏老則優，而為滕薛大夫則不可？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今作智，卞音辨，樂音樂之樂。

「成人」者，猶現在說人格完全的人也。子路問：『要如何能够做到人格完全的人呢？』孔子告以『若……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者，『臧武仲』為魯大夫臧孫紇，是當時知識豐富的人。『公綽』即孟公綽，『不欲』是不貪財也。『卞莊子』亦魯大夫，（鄭玄以為秦大夫，誤。）是一個勇士，他力能刺虎。『冉求』即冉有，他是有技藝的。孔子之意，是倘能把四個人的長處，合為一人，又能够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如此，雖不及踐形盡性的聖人，也可以算為完人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這個『曰』，仍舊是孔子說也。孔子說了上節的話以後，又說道：『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就是說：『現在所謂完人，何必如此呢？』意思是上節所說的完人，不易見到，所以退一步，又另說較次的一種完人也。『見

利思義』者，看見有利益可得，想想這利益，是應該不應該得的。『見危授命』者，既擔任一件責任，倘若危難的時候，我仍舊以責任爲重，就是性命，我也不管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平時期約，雖過得長久了，仍舊不忘記也。孔子之意，是現在時候，能這樣忠信做人，雖比上節所說的完人，又覺不如，但也可以算一個完人也。一說，此節是子路所說，非孔子的話。見朱註引胡氏說。

（問）何謂成人？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是衛國的大夫，姓公孫，名拔。（朱註作『枝』誤。）文是他的諡。『公明賈』亦衛國人，姓公明，名賈。此章記孔子去問公明賈道：『文子這個人，真的是不言、不笑、不取的嗎？』『夫子』者，稱文子。因文子是衛國的大夫，所以稱夫子以示尊敬。『不言』者，是不說話。『不笑』者，是沒有笑的時候。『不取』者，人家送他財物，他不收也。孔子初到衛國，聽見人家說公叔文子有此三項德行，自己不能相信，所以去問公明賈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樂，歡樂之樂。

「公明賈對曰」者，公明賈答孔子的話也。「以告者過也」者，是說不言、不笑、不取，是來告訴你的人，話說得過甚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者，是說文子這個人，他在好說話的時候，然後說話，所以人家不討厭他所說的話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者，是說文子在歡樂的時候，纔有笑臉，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者，又說文子對於財物，應該取的始肯取，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取也。

「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者，就是孔子說：『是真的嗎？難道真的這樣嗎？』公明賈說文子的德行，竟無異聖人，孔子不大相信；不過對公明賈當面，不便直說，所以說出這兩句疑惑的話。

（問）何謂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

（自省）我能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讀平聲。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是當時的一件事實。這時候，臧武仲得了罪，逃到邾國，又到防的地方。防本來是臧武仲的食邑。不過這時他已得罪逃出國外，這防的地方當然不是他的了。但臧武仲卻占據這個地方，一面使人到魯國君主處，請求立他的兒子爲以守先祀。「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兩句，是孔子既說過臧武仲的事體，又加以評語也。意思是臧武仲卑辭請立其後，面子上雖不像對於君有所要挾，但他占據防的地方而請求，明明是不允其請，將據防以叛了。所以說「人家雖然說他不是對君要挾，我是不相信的。」

（問）孔子從那一點，見出臧武仲是要君？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音決。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二人皆曾為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但桓公之尊周室，不敢踰越名分。而文公則暗中已有僭竊之心。又桓公之於諸侯，不失信義；而文公則以報恩怨為快。所以孔子說：『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詐也。』『正，直也。』

（問）孔子何以說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音九。

春秋時齊襄公被弑，襄公之子，一曰糾，一曰小白。君位為小白所奪。糾有二臣，一曰召忽，一曰管仲。小白既為齊君，殺了糾，召忽死難，管仲不死。小白又請管仲作相，成了齊國的霸業。小白即齊桓公也。子路因這件事去問孔子：『管仲這個人，是算不來仁人的罷。』先記『子路曰』者，是子路說明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而管仲不死，又加一個『曰』字，是子路問孔子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通糾。

『九』春秋傳作『糾』，古時二字通用。『九合諸侯』，是說把各國的諸侯糾合攏來。『不以兵車』者，春秋時都用車戰，桓公之把諸侯糾合攏來，是不用兵力的，是用了管仲的謀策的，故曰『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如』訓『乃』，就是說『這就是他的仁！這就是他的仁！』論語稽曰：『死糾之難者，殺身以成一己之仁也。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天下之民皆被其仁也。孔子置死糾事不答，而惟以『不以兵車』

為管仲之仁，蓋以保民為重，即民生主義也。然則孔子已視民生主義重於君臣之義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即此意也。」

（問）管仲是如何人？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今作歟。相，讀去聲。

子貢聽孔子說管仲是個仁人，心裏也不以為然，因說：「桓公殺公子糾，管仲既不能死節，又去給桓公作相，就這種行為看來，我想管仲不能算個仁人罷。」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衽，音認。瀆，音讀。

子貢也疑心管仲不能算是個仁人，故孔子詳細解釋管仲之作爲，給子貢聽也。「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管仲做了桓公的宰相，能够成了霸業，使天下的諸侯，都走上正經（「匡」即「正」的意思）的道路，中國的土地，人民，不至被夷狄奪去，人民到現在，還能够做有文化的中國人，這都是受管仲之賜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者，那時候，夷狄的人，都是不梳頭，披着髮，故曰「被髮」。中國人衣服的大襟，向右扣，夷狄的衣服，大襟是向左扣的，故曰「左衽」。衽，即衣襟。「微」猶言「不是」也。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不是管仲，我們都要做披着头髮，衣襟向左扣的夷狄了！」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者是孔子又說明管仲所以不跟着召忽同死，公子糾之難的緣故也。「匹夫匹婦」是尋常的小百姓，尋常的小百姓，是重小信的。「諒」即小信也。如夫死了，他的婦，自己在水裏尋死，或婦死了，她的夫，自己在水裏尋死是也。「溝瀆」即水也。孔子的話，是說：「管仲難道像尋常小百姓只重小信，在夫死時自盡於水裏，或在婦死時自盡於水裏，一點沒有功績，爲人所知嗎？」

論語稽曰：「孔子以死糾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而曰『民今受賜』，蓋以保民爲重，而爲民生主義；又曰『微仲，吾其被髮左衽』，則又以保種族爲重，而更爲民族主義矣。」

按春秋時候的夷狄，確是很利害的。如衛國即曾被夷狄滅亡；後由管仲助着桓公，把夷狄趕走，才重新建設了一個衛國。又如那時候楚國，稱爲荆蠻，不服王化。管仲助桓公，糾合中國許多諸侯，去征伐楚國，楚國不敢反抗，從此年年向周天子進貢。這就是孔子稱贊管仲的緣故。

(問) 何謂被髮左衽？

(自省) 我能像管仲一般，爲自己的民族盡力嗎？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
以爲文矣！』
僕，音撰。

公叔文子是個大官，他的家臣中之大夫（劉氏正義曰：「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爲大夫，次亦爲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僕』，明僕爲家臣中之爲大夫者也。」）叫僕的，文子薦他，也做了大官，和自己並列於公朝。孔子聽了這件事情，稱贊文子道：『可以爲文矣！』因爲文子諡文，今觀其肯把手下人薦起來和自己同

等做官，他的稱『文子』，確是名副其實也。錢坫論語後錄曰：『周書諡法，「文」有六等，即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勤學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靈公）君曰，夫子（公叔文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孔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

（問）何謂同升諸公？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夫音扶。喪，讀去聲。圉，音語。

衛靈公是孔子同時人，是個無道的君主。『子言』者，孔子與康子言及靈公之無道也。康子聽了孔子所說，因問道：『夫如是，奚而不喪？』猶言『無道到這樣，怎麼能不失國呢？』『仲叔圉治賓客』者，是鄰國有使臣來的時候，靈公令仲叔圉去對付，而他能對付得不錯，使鄰國和衛相親也。『祝鮀治宗廟』者，是關於宗廟祭祀之事，靈公令祝鮀去辦，他辦得不錯，而國人心服，因此反對國君的人少也。『王孫賈治軍旅』者，是關於軍隊的事，靈公令王孫賈去辦，他治軍得法，兵士服從，外國不敢侵犯也。孔子對康子道：『衛靈公雖然無道，但他使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這三個人，都能負責辦事。這樣，靈公那裏會喪失他的國呢？』按仲叔圉，即孔文子；仲叔圉等三人，未必是賢者，孔子不過稱其才，又稱靈公用之各當其才而已。

（問）衛靈公雖無道，然不喪亡，其故何在？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怍，音鑿。

『言之不怍，』即今人所說的『大言不慚』也。專說大話的人，若教他真真實實做起事體來，是一定做不到的。故曰：『則爲之也難』也。

（問）何謂言之不怍？

（自省）我說話怎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弑，音試。朝，音潮。

陳成子，姓田，名恆，是齊國的大夫；因封於陳，故也稱陳恆。簡公，齊君，名壬。臣殺君，稱『弑』。這時陳恆把簡公殺死，故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者，孔子沐浴一番，然後上朝也。此爲表示尊敬的意思。哀公，魯哀公也。孔子到上朝的時候，便規規矩矩對魯哀公說：『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夫，音扶。

『公曰「告夫三子」』者，此時魯國政權，也在季孫、孟孫、叔孫三人手裏，故魯哀公教孔子去告三子也。

孔子退而自言道：『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此時孔子雖由魯君召他回國，並未做官，不過他見齊國的陳成子以臣弑君，大義所在，不可不討，所以特地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而哀公教孔子去告三子，孔子心中，實在不以爲然，因此退而這樣自說也。他的意思，就是：『這不是我多事，因爲我從前也做過官，從過大夫之後，現在遇了如此大事，所以不敢不告君。不料君竟不能自己作主，而使我去告三子』也。

『之三子告，不可』者，孔子因奉君命，教他去告三子，不得不去，故就至三子處，告以此事，三子果然不許去討齊國弑君之賊也。孔子此時，就把退朝時自說的兩句話，對了三子說：『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齊國的臣子，弑了君，魯國的君主，應該各正言順，下令去討齊國的亂臣。無奈此時，魯國的政權，也全在臣下手裏；三子者，也和陳恆一樣，都想弑君而自爲國主，所以不肯出兵去討。孔子雖明明知哀公這事是做不到的，不過因大義所在，不應該默而不言，故特地齋戒沐浴，鄭重其事，去告哀公，所謂義所當爲，不得不如此也。按此時魯是弱國，齊國又大又強，似乎魯國不能去討齊國，然據左傳所載，魯國苟能出兵討齊，孔子自有勝算。何以呢？因爲陳恆弑了齊君，齊國的人民，心都不服，只要魯能出兵去討，齊民必能響應於內，內外夾攻，故孔子實操有勝算，不如空言的儒生，只能說，不能行。孔子對於兵戰之事，是和齋疾一樣謹慎的，是要『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故知此事，孔子非全無把握者！

（問）三子是誰？哀公何以令孔子去告三子？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欺』是欺瞞。『犯』集解引孔曰：『犯顏諫諍。』子路問孔子：『爲臣下者，事君之道應如何？』孔子告以『事君之道，不應該欺瞞君上。譬如君上有不好的行動，就當違犯君上的意思，竭力去諫止。』孔子之意，

蓋以君上有過，不明言諫止，即爲欺瞞君上也。劉氏正義曰：「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爲具臣，又季氏伐顛臾，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犯之。』」

(問) 何謂欺？何謂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上達』，力求上進，即朱子所謂『日進乎高明』也。『下達』，日趨於下流，即朱子所謂『日究乎汙下』也。人無生而爲君子者，亦無生而爲小人者；到後來有的求上進，有的趨下流，於是有君子、小人之分了。孔子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就是這個意思。何解？『本爲上，末爲下。』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按大學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故何皇二說，是相通的。總之，行仁義，就是務本，就是朱子所謂『循天理』也，也就是力求上進，日進乎高明的方法；謀財利，就是舍本就末，就是朱子所謂『徇人欲』也，就是日趨於下流，日究乎汙下的原因。

(問) 上達下達，是何意義？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爲，讀去聲。

『爲己』者，使知識道德，日日加益在自己身上；『古之學者』，其時風俗淳樸，故只知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是人人皆以好名爲心，於學不求實益，只務虛名以誇於人也。

(問) 何謂爲己？何謂爲人？

(自省) 我求學還是爲己？還是爲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音渠。第一使字爲動詞，讀上聲；餘爲名詞，讀去聲。

蘧伯玉，名瑗，是衛國的賢大夫。孔子在衛國的時候，蘧伯玉派使者來望孔子，孔子和他同坐，而問他道：『夫子何爲？』夫子是指蘧伯玉。使者是蘧伯玉所派，孔子又是客居，稱夫子，是謙虛之詞。『何爲』者，問蘧伯玉近來做何事也。這也是普通賓主問的口頭問答。那使者聽了孔子的問，回答道：『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意思是說蘧伯玉想少做錯些事體而不能夠也。劉氏正義曰：『……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語。其平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只爲謙辭。』按使者這句話，確是不亢不卑，很得體的。孔子聽了這句話，着實佩服他，故等使者出門以後，稱贊他道：『使乎！使乎！』就是說：『這真個稱得起使者了！這真個稱得起使者了！』連說二句，佩服之至的意思。

（問）何謂欲寡其過而未能？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章朱子分爲二章，以『子曰……』一章爲重出，但注疏及皇本並不分爲二章，今從之。『君子思不出其位』者，是易經艮卦的象辭。論語稽曰：『此因夫子有是言，而曾子引易象辭以伸之也。』按孔子的話，解已見前泰伯篇，茲不復述。『思不出其位』是說想頭也不軼出自己的職位以外也。職位以外的事，想都不去想，說自然更不去說，做也自然更不去做了。人能思不出其位者，不但無侵權違法的事，而且因專心的緣故，其職位內的事，一定能够辦得很好，沒有錯誤。

(問) 思不出其位，是何意義？

(自省) 我能思不出位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讀去聲。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者，君子以言過其行爲羞恥也。怎樣叫言過其行呢？話說得天花亂墜，結果做得並不高明，甚至連做都沒有做也。『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的反面，就是『小人大言不慚』也。朱註：『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字面的解釋不同，而大意則同。

(問) 何謂恥其言而過其行？

(自省) 我以言過於行爲恥嗎？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知，今作智。

仁、知、勇三種德行，在《中庸》稱爲『達德』。有此達德，就是君子，也就是聖人。『仁』者，以立人達人爲心，我既要人家好，人家必不至來損害我，故可『不憂』。『知』，即智字。知識充足的人，即遇疑難之事，總看得出牠的原因結果；既明白了牠的原因結果，要怎麼辦，便怎麼辦，不至疑惑無措，故曰『不惑』。『勇』者，遇着應該做的事，就勇往直前去做，不顧危險，不顧生死，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取義』，都是天下之大勇，所以沒有甚麼懼怕，故曰『不懼』。孔子說了君子的這三種德行，又自己謙遜道：『這三種美德，我是不能有的。』(我無能焉。)子貢聽了孔子的話，知道孔子是謙遜，不肯自己承認有這三種美德，故說明道：『夫子自道也。』意思是『仁者』、『知者』、『勇者』，孔子就是說自己也。

(問) 何以能不憂、不惑、不懼、
(自省) 我能不憂、不惑、不懼嗎？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通謗。夫，音扶。

『方』即『謗』字，因聲近而通借。鄭玄註曰：『言人之過惡。』按言人過惡，即謗的意義也。此章言子貢喜歡講別人的過惡，孔子對他說：『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就是說：『賜啊！你自己的行為，種種都好嗎？爲甚麼要講別人的過惡呢？至於我，是自治還來不及，沒有閒工夫講別人的過惡的。』

按舊解除鄭註及劉氏正義等以外，如孔註、皇疏、邢疏、朱註，都把『方人』解爲『比方人』，此恐不合原意。孔子曾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張子夏孰愈，孔子也沒有說他不當問，而且正取其能比方人，這時怎麼會反責子貢呢？

(問) 何謂方人？

(自省) 我喜歡方人嗎？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就是說做人要自己做。我只要自己有道德，自己有學問，就是人家不曉得我，於我有甚麼損害呢？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其不能也』者，就是我只患自己不能有道德學問也。

按學而篇云：『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云：『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又下面衛靈公篇云：『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意義均與本章大致相同，而文小異。朱註云：『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問) 何謂患其不能？
(自省) 我患不能嗎？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億，音邑。

邢疏曰：『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按『逆』即逆料之逆，朱註所謂『未至而迎之』也。『億』即億度之億，朱註所謂『未見而意之』也。朱註又謂：『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把本章譯成語體，就是：

『孔子說：』一個人不可逆料別人的詐，不可億度別人的不信。逆料別人的詐，億度別人的不信，有時雖能先察覺別人的虛偽，也可以稱為先覺者；但有時反致冤了別人，這可以算是賢者嗎？』

集解引孔曰：『先覺人情者，是甯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怨與冤通也。又皇疏引李充曰：『物有似真而偽，亦有似偽而真者。……寧信詐，則為教之道宏也。』又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億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路塞矣。』此最能寫出孔子之意。

朱註解『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與上述根據孔註及皇邢疏者不同。朱註曰：『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又引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問) 何謂逆詐？何謂億不信？
(自省) 我對人態度怎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

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栖，音妻。與，今作敷。

微生是姓，畝是名。微生畝大約是孔子的前輩，所以直呼孔子之名。『栖栖』邢疏云：『猶皇皇也。』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李善註：『棲遑，不安居之意也。』微生畝見孔子總是周流四方，不安其居，所至陳說人主，疑孔子但為口才以悅時君，所以對孔子道：『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就是說：『丘，你為甚麼這樣不安居呢？得無專以口才取悅時君嗎？』

『固』固陋也，劉氏正義曰：『昧於仁義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疾固』是以固陋為病也。『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者，就是孔子回答微生畝說：『我不是敢以口才取悅時君，我是以世人固陋為病，要行仁義之道以醫治之』也。

（問）微生畝何故說孔子為佞？

（自省）我有否佞的態度？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音冀。

『驥』者，善良的馬也。善良的馬，不但氣力大，跑路快，而且有調良（馴善）之德。故孔子說：『我們稱贊驥，不是稱贊牠的氣力大，而是稱贊牠的道德好。』皇疏曰：『於時輕德重力，故孔子引譬抑之也。』

（問）人比驥如何？

（自省）我能重德，不專重力嗎？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

『或曰』是有個人說也。他說『以德報怨』是譬如有一個人，結怨於我，我報以恩德也。『何如』者，猶言怎樣也。或人之意，以為人有怨於我，我報以恩德，這是最好沒有的了！不料孔子却反駁他的話道：『何以報德？』意思是人家有怨於我，我報以恩德；那麼人家有恩德於我，我用甚麼去報他呢？『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者，孔子駁了或人的話，繼續說明報答人之道也。意思是：人家有怨於我，我以直道報他；人家有恩德於我，我也用恩德報他。『所謂直道者，朱註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無私。』劉氏正義曰：『凡直之道非一，視吾心何如耳。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既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報之，亦直也。雖不報，固非有所匿矣。怨期於忘之。……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皇疏又說明所以不以德報怨的緣故道：『若行怨而德報者，則天下皆行怨以要德報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

（問） 何謂以德報怨？

（自省） 人如有怨於我，我對他將怎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夫，音扶。

『子曰：『莫我知也夫！』者，就是孔子說：『沒有人知道我了罷！』這是孔子歎自己的懷抱智德，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者，就是子貢聽了孔子的話，問孔子道：『為甚麼沒有人知道夫子呢？』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者，時局黑暗，我不怨天；人不用我，我不責人也。『下學而上達』者，學和一般人一樣的學，叫『下學』；和一般人一樣的學，我獨能知道學問道德的精要，叫『上達』。

孔子自言這種工夫，知道的只有天，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問) 何謂莫我知？

(自省) 我怨天尤人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寮，音聊。愬，音素。朝，音潮。與，今作歟。

「公伯寮」魯人。「愬」者，講壞話也。此時子路做季孫的家臣，公伯寮因在季孫面前講子路的壞話也。「子服景伯」是魯大夫。「子服」是氏。「景伯」是諡，名叫何。子服景伯曉得子路是正經人，公伯寮的話是假的，所以來對孔子說：「夫子（按指季孫）聽了公伯寮講子路的壞話，對於子路固有所疑，但在別人或者有豪勢，我無力處置他；至於公伯寮，我的力量是還能够使季孫不聽他的話，而殺他，並且再把他的尸體陳於市朝上的。」按既殺，又陳其尸，叫「肆」。大夫陳於朝，士陳於市，若公伯寮，本來應只說「肆諸市」。今說「肆諸市朝」者，「朝」是連帶說到的。孔子聽了景伯的話，對景伯道：「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意思是子路的做法，是為行道。道之行不行，是關於命運的。在命運上如果是能行的，公伯寮雖有壞話，季孫自然不會聽他。在命運上如果是不能行的，雖沒有公伯寮說壞話，季孫也不能行道。總之，公伯寮說壞話，是沒有關係的，公伯寮是不能左右命運的。

(問) 道之行不行，於公伯寮何以沒有關係？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今作避。

『辟』就是現在的避字，皇本即作『避』。『賢者辟世』者，孔子說賢哲之士，在舉世混亂，大家無是非，不分善惡的時候，就避而隱居，不做官也。『其次辟地』者，言如果自己所處的是亂國，而同時還有治邦可以仕而行道，那麼就避居治邦，以行其道也。『其次辟色』者，是說自己所在之邦，還可以仕，也就仕而行道，但到主上不以禮貌相待時，則必避去也。『其次辟言』者，是說為行道計，即使竭力容忍，在主上不以禮貌相待時，仍不避去，但到了主上有惡言的時候，則無論如何，必避去矣。

（問）何謂辟世，辟地，辟色，辟言？

（自省）我能隨境遇而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嗎？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章意思，與上章相連。注疏及皇本，並與上章相合為一章，朱註始分之。七人之姓名，孔子沒有說出，我們現在也不必一定說是某人某人的。『作者』就是起而隱去的人。孔子說：『起而隱去的人，已經有七個了。』按此章意思，也有說不與上章相連的。謂『作者七人』是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七個聖人。孔子說作者已有七人，所以自己可述而不更作也。（見論語稽附注）

（問）何謂作者？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今作歟。

『石門』鄭玄注曰：『魯城外門也。』『宿』者，到石門已晚，因宿於石門外也。『晨門』是晨起管開城門的人。子路宿在石門外，次日早起，即入城內。這時管城門的人問子路道：『奚自？』就是說從那裏來也。子路曰：『自孔氏。』者，子路答他從姓孔的人那邊來也。『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言管城門的人聽得姓孔的人，知道是孔子，即對子路說：『就是明知道不能行，而仍是奔波勞苦想行道的那個人嗎？』蓋這個管城門的人，也是有道之士，避居不仕，自隱姓名者也。他也知道孔子跑來跑去，是想行道，以治國平天下的，又明白孔子知道不行而仍想行道的苦衷的，所以對子路說了這樣的一句話。

論語稽曰：『孔子出處大節，知不可而爲一語，足以明之。』

（問）何謂知其不可而爲之？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磬』是一種樂器。孔子居衛國的時候，有一日，擊磬以消遣，故曰『子擊磬於衛』也。『荷』者，挑擔也。『蕢』者，草製的器具也。這日，有個挑了一擔草器的人走過，聽了擊磬的聲音，知道這擊磬的是個有心人，故即贊了一句道：『有心哉！擊磬乎！』

『既而曰』者，過一會又說也。『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者，『鄙』狹也。『硜』說文云：『古文磬。』釋名云：『磬，磬也。其聲磬磬然，堅緻也。』故『硜』與『磬』均通。『硜硜』是磬的聲音。荷蕢者的話，是說硜硜的聲音，狹而不舒，聽磬音，而察擊磬者的心理，似乎是以人家不曉得自己爲憾的。『莫己知也，斯已』

而已矣』者，是荷蕢者接續說：『既然知道人家不曉得自己，不能用自己，那麼就獨善其身，爲己不爲人好了。』也。『深則厲，淺則揭』者，是詩經衛風的詩句，意思是說渡河時，碰着水深，衣裳撩起，也是要溼的，所以就不擦衣而涉；遇着水淺，撩起衣裳，就可不溼，所以便擦衣而渡。荷蕢者引此詩句，是表明君子於道，可則行，不可則止，當如渡水者深則厲，淺則揭，適深淺之宜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是果然。『末之難矣』猶言『沒有甚麼困難』也。這兩句，是孔子聽了荷蕢者，譏笑自己而說的話。就是『我知道不可爲而爲，所以感到困難；果然照你這樣說法，不可爲，就不爲，也沒有甚麼困難了。』按荷蕢者，也是個隱君子。看他聞磬聲而知人心，又引詩經以比喻，可知也。但只知賢人隱見之道，而還不知聖人栖栖皇皇之意耳。

（問）何謂果哉末之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陰，此音菴，本作闇。

『書』尙書也。『高宗』是商朝一個皇帝，就是武丁。『諒陰』是皇帝居喪的名稱，有信默之義。子張問孔子道：『尙書裏有「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二句話，是甚麼道理？』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薨，音烘。冢，音種子的種。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者，孔子告訴子張，說古時候皇帝居喪，都是這樣；不但高宗三年不

言也。（按高宗之前，殷道稍衰，皇帝居喪，或不能守不言之禮，高宗又守此禮，故尚書記載以深美之。）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孔子又說明君居喪時的政治也。意思是君死（薨）了，三年之內，新君居喪重哀，所以連話都不說，由宰相代行天子職務。這時，大小百官，都聚東（總）自己的職事，以聽宰相調度。『冢宰』即宰相也。

（問）何謂諒陰？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均讀去聲。

此章仍是教化為政治之本的意思。禮是以敬為主的。在上位者，事事遵禮而行，則在下的人民，自然也沒有敢不敬的了。敬則自然聽從使命，而不違抗也。

（問）上好禮何以則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此章子路所問，是在上位的君子，應如何做法也。孔子答以『脩己以敬』者，脩自己的身子，要恭恭敬敬，不可失禮怠忽也。子路的意思，以在上位者只恭恭敬敬為未足，因此又問『如斯而已乎？』猶言『像這個樣子，就夠了嗎？』孔子又答以『脩己以安人。』這個『人』是指左右，及上下百官而言。『安人』使這班人，都有安穩飯吃，自然不至於取意外之財，使政治混濁也。子路聽了，還以為不夠，故又問：『如斯而已乎？』

孔子又答以「脩己以安百姓」是言自己脩身以外，次則要使大小官吏，都有安穩飯吃，再進一步，要使全國百姓，都有安穩飯吃也。然而要使全國百姓，都有安穩飯吃，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雖使堯舜在位，也有做不到這個地步的樣子。故又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猶難也。「諸」之也，代名詞。「病諸」者，就是以此事為難的意思。

(問) 何謂堯舜其猶病諸？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今作遜。弟，今作悌。長，音掌。脛，音徑。

「原壤」是魯人，與孔子早年相識。「夷」箕踞也；伸兩脚，其形如箕也。「俟」待也。原壤一日見孔子，以兩脚伸起來接孔子，態度很驕傲，表示看不起孔子。孔子當時就罵他道：「幼而不孫弟」「孫」即謙遜的「遜」字。「弟」即孝悌的「悌」字。原壤母死，不哭而歌，故孔子罵他年幼的時候，不知謙遜孝悌也。「長而無述焉」者，是年紀大了，一些沒有可稱述的善事也。這一種人，早可以死了，現在到老而還不死，是徒然敗常害俗的。故曰：「老而不死是為賊」也。孔子說到這裏，就把手裏拿的拐杖，在原壤的脚脛上敲（叩）了一下。孔子對於原壤，所以既罵之，又以杖敲之者，為維持禮教也。

(問) 原壤是如何人？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與，今作歟。

『闕黨』，黨名，猶今稱某坊、某巷、某里也。『童子』，二十歲以前，沒有加冠的稱呼。『將命』者，孔子叫這個闕黨的童子，跑進跑出，傳主客的話也。『或問之曰：「益者與？」』是有個人問孔子道：『你叫這個童子將命，是因他學問有進益嗎？』

禮，童子只有角落頭地方可坐，在房室中間，沒有坐位的。孔子答或人曰：『吾見其居於位也。』就是說：『我看見這個童子，初來時去坐在室中的坐位上。』又禮，童子走路，應該讓年紀長的先生們在前，童子只應跟在後頭。孔子又曰：『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就是說：『我看見這個童子走路，初來時竟和先生並排走去。』闕黨童子有這兩件事體，孔子知道他是想早些學成人之禮，而不要由童子之禮，進而習成人之禮，一步一步求進益的，故對或人說：『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按學禮，是要逐漸求進益的，所以闕黨童子要求速成，孔子却叫他做傳達主客言語的使役，使他可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仍要他順序漸進也。

（問） 何謂將命？

（自省） 我有欲速成之心嗎？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陳，今作陣。俎，音祖。

『陳』即今『陣』字。『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衛靈公以戰陣之事問於孔子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者，孔子對衛靈公道：『關於祭祀的事，我倒聽見過』也。『俎豆』即祭祀用的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者，『軍』萬二千五百人；『旅』五百人。孔子繼續說：『至於練兵擺陣打仗的事體，我是沒有學過』也。意思是：你問我關於祭祀等的禮，我倒可以對答你；你問我軍旅之事，我不能對答你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讀去聲。

春秋戰國時的大禍，莫甚於兵事，故如孔子、墨子、孟子都反對兵事，竭力排斥善戰的人。孔子既不以衛靈公所問為然，而答以所聞的，只有『俎豆之事』，是明明有反對衛靈公的意思。如此，自然不能再在衛國居住，故次日即離去衛國也。『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者，言孔子離去衛國，經過陳國的時候，糧食斷絕了！從孔子的人，因飯沒得吃，也生病了，也不能走路了！『興』者，起也。『莫能興』者，言不能夠走起來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音現。俗作現。

『愠見』者，一種怨恨的神色，見於臉上也。子路隨着孔子，這時弄得飯都沒得吃了，故恨恨地說道：『君子亦有窮乎？』就是說：『做君子的，也有窮的時候嗎？』『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者，孔子聽了子路的話，對子路說也。他說的話，意思就是：『君子固然免不了有窮的時候，但與小人不同。君子窮了，只有餓肚皮，不去爲非作惡；若小人到了這窮的時候，就無事不做了。』『固窮』者，一說固守其窮。『濫』者，溢，出做人的範圍，而無惡不作也。

按註疏及皇本，以上第一節爲一章，第二、三節爲一章，今從朱註合之。

（問） 軍旅之事，孔子何故不答？

（自省） 我遇了窮的時候，是怎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女，今作汝。識，今作誌。與，今作歟。

『賜』是子貢的名。當時一般人，以孔子如此賢聖多能，必定是學多而記（識記也）在心裏。孔子要糾正這個觀念，所以呼子貢之名而告之曰：『女（即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就是說：『你以爲我是求很多的學問，而記在心裏的嗎？』對曰：『然！非與？』者，子貢對孔子說也。『然』者，子貢也以爲孔子的賢聖多能，是『多學而識之』也。又曰『非與』者，今聽了孔子這樣的話，看來像不是多學而識之者，故又問道：『莫非不是嗎？』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者，孔子又告子貢也。『非也』者，言我確然不是多學而識之也。『予一以貫之』者，言我明白了貫的道理，各種事情，都用這個道理來應付，各種物理，都從這個道理去推求，並不是一種一種學而識之也。

(問) 何謂予一以貫之？

(自省) 我對於學問，能一貫否？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讀上聲。

『由』是子路之名。孔子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者，道德。『知德者鮮矣！』言一般人明白道德的意義者極少也。王肅注曰：『子路溫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但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有子張從在陳蔡間問行的事，而未記此事，王說恐不確。

(問) 何謂知德者鮮矣？

(自省) 我知德的意思嗎？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今作歟，夫，音扶。

前爲政篇曾記孔子『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的話，此章言舜正與『爲政以德』章同意。『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者，言『一些不用自己去做事體，而天下已能治安者，就是舜嗎？』舜何以能無爲而治呢？因爲他手下的百官任用得好，所以自己不必做事體，只要恭恭敬敬，朝着南面坐坐，看百官各自去做。故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問) 何謂無爲而治？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貊，音麥。篤，上，不上的兩行字讀去聲。

『子張問行』者，子張問孔子：『做人要如何可以行得通』也。此章的問行，和顏淵篇的問達，意相彷彿。『忠』者，言語發自中心也，即不說違心之言。『信』者，不說誑話，不失約。一個人能夠不說違心之言，不說誑話，不失約，就叫做『言忠信』。『篤』者，厚厚實實。『敬』者，恭恭敬敬。這樣做人，叫做『行篤敬』。『蠻貊之邦』，是野蠻人的國度。一個人能照上面所說的：『言忠信，行篤敬』，雖然在野蠻人的國裏，也可以行得通。故曰：『雖蠻貊之邦行矣』。『州里』者，本省本鄉地方也。一個人，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在自已的家鄉裏，也是行不來的，故曰：『雖州里行乎哉？』（『行乎哉』譯成語體，是『行得來嗎？』）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

參，音餐。衡，音恆。夫，音扶。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者，孔子又接下去，告子張也。言一個人對於忠信篤敬，要時刻不忘，譬如立着在地上時，要這個忠信篤敬的態度，好像在眼前來參見一般。『輿』，車子也。『在輿』是坐在車子裏。『衡』，大小車輓輓間的橫木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者，言坐在車子裏頭，思念忠信篤敬，要像這忠信篤敬的態度，就見於靠住在橫木的地方一般。『夫然後行』者，言要這樣，然後行得通也。『子張書諸紳』者，『紳』是衣裳的大帶。子張聽了孔子的話，以為時刻不可忘記，故去寫在衣帶上面，俾隨時看到也。

（問）子張以何書諸紳，何以要書諸紳？

（自省）我言能忠信，行能篤敬嗎？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卷，今亦作捲。

『史魚』集解引孔曰：『衛大夫史鱮也。』朱註曰：『史官，名史魚。』『如矢』者，孔子形容史魚之直也，言其人始終皆直，如箭射出去，不會彎曲着進行一般。『蘧伯玉』已見前。蘧伯玉於國家有道的時候，則出來做官任事；無道的時候，就退隱不仕，好像一張紙，捲攏來，藏在懷裏，使人不看見一般。所以孔子稱他爲君子。

（問）何謂如矢？何謂可卷？

（自省）我對史魚、蘧伯玉二人的感想怎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今作智。

可以同他說話的人而不同他說話，是把這個人失掉了。故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也。不可同他說話的人，去同他說話，是自己把言語空說了。故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也。只有聰明的人，看好說話的人，同他說話；不好同他說話的人，便不同他說話。故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也。

（問）何謂失人，失言？

（自省）我能不失人，失言嗎？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的意義，綱領中已說明白。換一句話，就是『人道』。有志的人，懷抱人道的人，遇到與人道相背的事情，沒有因求自己生活，而把人道丟掉的；只有情願把自己的身子殺掉，來維持人道的。故孔子如上說。

（問）何謂求生害仁，何謂殺身成仁？

（自省）我看生命與仁那一項重？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聖門問『仁』的人很多，子貢獨問『爲仁』，所以孔子就仁之所以爲者告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者，言做工的人，必須器械銳利，然後所造的器物，易於精巧。此以比喻『爲仁』的人，必須所事與所友者，先賢而有仁德，才能行其仁也。『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即說在一個國內，要擇其大夫中之賢者而師事他；擇其士之中有仁德者而和他做朋友。孔子告子貢『爲仁』之道要這樣者，朱子以爲由於『子貢悅不若己者』也。

（問）何謂必先利其器？

（自省）我能事賢者，友仁者嗎？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聲。輅，音路，亦作路。樂，音樂之樂，遠，讀去

「顏淵問爲邦」者，顏淵問：「倘若要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應該採用怎樣的制度」也。（按其他所問，都是稱「爲政」，只有此章稱「爲邦」，竊以爲「問爲政」者，係治理一個舊有的國家，要怎樣施行政事也。「問爲邦」者，係建設一個新國家，應採用怎樣制度也。此義前人未嘗解過，特假設如此。）

「子曰：『行夏之時』」云云者，孔子告以建設新國，應採用的制度也。「夏」是夏禹王一代的國名。查三代歲首的正月，都各不同。周以陰曆十一月爲正月，殷以陰曆十二月爲正月，只有夏以陰曆一月爲正月，春季適在歲首。孔子的時候是周朝，是以十一月爲正月的，孔以爲不好，應該改用夏朝以一月爲正月的制度。故曰「行夏之時」也。此事在孔子時，無人過問。後來到了漢武帝，竟遵用孔子之說，以一月爲正月，一直行到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始改用世界通用的陽曆。

「乘殷之輅」者，天子所坐的車子叫輅。周朝天子所坐的輅，飾以金玉，太覺奢華，殷朝（即商朝）的輅，尙樸實堅固，故孔子取之。

「服周之冕」者，冕是祭祀時所戴的冠。此項冠冕，至周朝始華而不靡，文而得中，故孔子取之。

「樂則韶舞」者，韶是虞舜的樂名，韶樂兼舞，故曰「韶舞」。孔子曾稱舜的韶樂，盡善盡美，故採之。

「放鄭聲」者，孔子以爲鄭國的樂聲不好，「放」者，禁絕之也。

「遠佞人」者，佞人是當面奉承，背後不辦正經事務的人；這一種人，應該和他疎遠，不可和他親近也。

「鄭聲淫，佞人殆」者，是說明上面兩句也。「鄭國的樂聲，所以要放絕之者，因爲牠是一種淫亂的聲音，使人聽了這種淫亂的聲音，也去做淫亂的事，故須禁絕。」佞人」不可親近，應該疎遠者，因爲一與親近，必至聽他的話，如此，則國家必弄得危殆，故重爲諄說之也。

(問) 孔子指示顏淵為邦的事有那幾件？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說一個人於將來的事體，要有預備，所謂『遠慮』也。若毫無預備，忽然發生一事，便倉皇無措，所謂『近憂』也。

(問) 何謂遠慮？

(自省) 我有否遠慮？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讀去聲。

『德』是做人應有的條件。『色』是人的嗜慾。一個人應該具備做人的條件，而減少嗜慾，乃有益處。但一般人於德則不知好，於色則無不好，所以孔子歎之。按此章與子罕篇所記同，而多『已矣乎』三字。『已矣乎』者，意思是『罷了』也。朱註曰：『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論語稽曰：『此章……疑因季桓子受女樂，而郊不致膳，孔子時將去魯而發也。曰『已矣乎』，有惜功業不就，吾道不行之意。』

(問) 何謂好德，何謂好色？

(自省) 我還是好德呢？還是好色呢？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下與，今作歟。

臧文仲，是魯國的大夫，已見前公冶篇柳下惠，是魯國的賢人，曾為士師而三次被黜；（詳見後微子篇）

至其邑里字名，諸說各異，論語稽曰：『以居柳下，姓展，名獲，字禽，私諡惠爲近。』臧文仲知道柳下惠是個賢人，任他屈爲士師，不肯舉他出來做較大的官，並且有一次被黜，卽由臧文仲主動。故臧文仲有久竊國柄，唯恐賢人位高，己之祿位將不能保的心，此孔子所以有如本章的誅心之論也。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就是說：『臧文仲這個人，是偷取祿位的罷。』意思是只想久據祿位，而不爲國家用賢人，推行仁政，其祿位有似偷來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就是『明知柳下惠的賢，而不舉他出來，與自己並立於朝』的意思。

(問) 何謂竊位？

(自省) 我能舉賢而不竊位嗎？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讀去聲。

『躬』就是自己的身子。『躬自厚』者，責自己要厚也。『薄責於人』者，責他人要薄也。如此，則人家少有怨恨他的了。故曰：『則遠怨矣！』

(問) 躬自厚，薄責人，何以能遠怨？

(自省) 我能躬自厚，薄責人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在俗語就是『怎麼樣呢？』此章意思是教人遇事，要『這事怎麼樣呢？這事怎麼樣呢？』的多加思索也。『不曰……者』謂遇事不知思索的人也。這一種人，孔子以爲膽大妄爲，沒有甚麼法子使他改善了。故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問) 何謂如之何，如之何？

(自省) 我遇事怎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讀去聲。慧，音惠。

『羣居』許多人同住在一處也。『義』者，應該做的事也。『小慧』者，小聰明也。『子曰：……難矣哉』者，孔子說：『許多人同住在一處地方，自朝至夜，不談及應該做的事體，只弄些小聰明，自以為能，這一種人，難得好』也。

(問) 何謂言不及義，何謂小慧？

(自省) 我若和人同居，能言及義否？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
孫，今作遜。

『義』者，就是做人應該做的事。『質』即原質，猶本原也。『君子義以為質』者，言做君子者，要有義做骨幹也。『禮以行之』者，言做應該做的事，也要照禮而行也。『孫以出之』者，『孫』即謙遜之『遜』，言禮以讓為主，既然照禮而行，自當出以謙遜也。『信以成之』者，『信』即誠實，言謙遜又必須誠實，庶幾禮不至成爲虛文，義亦不至變爲假義也。一個人能够如此，就成爲一個君子。故曰：『君子哉！』

(問) 何謂義以為質？

(自省) 我能義以為質否？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

『病』就是『患』的意思。本章與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憲問篇『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意均相同。

（問）何謂病無能焉？

（自省）我有沒有一件才能？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朱註引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按到了死的日子（沒世）還沒有為善之實，君子故以為苦以為恨（疾）也。君子之所苦所恨，並不在有善之實，而無善之名。此層意思，學者不可不明辨之！

（問）何謂疾沒世而名不稱？

（自省）我有沒有善名可稱於人？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按本章與前兩章，義相連貫。『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即君子求諸己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雖似求名，實在也求自己有為善之實而已。故曰：『君子求諸己』。小人則反是：小人只是求人之知己，不問己之能不能也；小人只是求人之譽己，不問自己有沒有為善之實也。故曰：『小人求諸人』。推而至於求祿位，也是這樣。君子只是進德脩業，求之於己；小人則鑽謀運動，去求別人也。

(問) 何謂求己？何謂求人？

(自省) 我還是求己呢？還是求人呢？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音今。

『矜』者，自己守着威嚴的態度也。君子守着威嚴的態度，却不與人家去爭鬧，故曰：『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者，君子在社會裏做人，和一羣的人，都和和氣氣的要好，却不去結了黨，爭奪權利也。

(問) 何謂矜？何謂羣？

(自省) 我能不爭不黨嗎？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不以言舉人』者，是說君子不因聽了這個人話說得好，就舉他出來任職辦事也。『不以人廢言』者，是說這個人雖然不好，但他說的話有理，君子仍遵着他的話做事，不把他的話廢掉也。

(問) 何謂以言舉人？何謂以人廢言？

(自省) 我能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嗎？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問孔子：『有一句話，可以終身行得的嗎？』子曰：『其恕乎！』者，孔子告子貢『終身可行的，只

有一個「恕」字也。孔子又告子貢「恕」的意義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是：『我所不願忍受的事，則他人也必定不願忍受的，所以我不可以把這種事，加到他人的身上去。』

按『仁』是人之德，『恕』是行仁之方。恕的消極方面，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積極方面，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又子貢曾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他的話，正和這裏孔子所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義相同。

(問) 恕何以終身可行？

(自省) 我待人能實行恕道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者，說人的壞話。『譽』者，稱贊人的好處。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言『我對於人，有那個是我說他壞話的，有那個是我稱贊他好處的。』意思是我對人，沒有私意，或毀或譽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者，是說『我如有稱贊過的人，我是試驗過他，確實是個好人，所以我纔稱贊他』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三代』是夏商周，言『這樣對待人民，就是夏商周三代聖王，以直道行於天下』也。

(問) 何謂直道而行？

(自省) 我曾否毀人譽人？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亡，今作無。夫，音扶。

『史』者，管史書的官。『闕文』者，史書上有疑而不明白的文字，把牠闕着，不以自己的意思，硬去補上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者，孔子言：『管史書的官，肯把古史上疑而不明的文字闕着的，這種人，我還見過的』也。『有馬者借人乘之』者，孔子又言：『肯把自己的馬，借給人乘坐者，我也見過』也。『今亡矣夫』者，『亡』即無字。言『現在這兩種人沒有了罷』意思是人心不古也。

（問）何謂史闕文？

（自省）我若有馬，肯借人騎坐嗎？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就是花言巧語，話說得好聽。花言巧語，會使聽的人，失其操守，敗壞道德。故曰『巧言亂德』也。『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一個人在世界上做人，總有一個大計畫，然後照着這計畫去做，就是『大謀』。『小不忍』者，遇着一件小小事故，不能忍耐，例如和人家爭論一件小事，或為一些小利益，不肯忍耐，甚至兩人相打傷身，重者喪命；或爭着一些小利益，情願爭氣不爭財，弄到傾家破產；或因爭論無關緊要的事，而與人家感情破裂，以致人家不肯幫助自己成大事業，甚或百計破壞自己的事業。這些，都是『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問）何謂巧言亂德？何謂小不忍則亂大謀？

（自省）我能不聽巧言嗎？我能忍小事嗎？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惡，好，均讀去聲。

如一個人，衆人都惡他，說他是個壞人，這種話，不可輕信，須自己觀察他，究竟是不是壞人。此卽『衆惡之，必察焉』的意義也。『衆好之，必察焉』者，是衆人都愛這人，說他是好人，也不可輕信，須自己觀察他，然後定他，是否是個真正好人也。

按此章意義，與前子路篇『鄉人皆好』『鄉人皆惡』章大致相同。

(問) 何謂衆惡衆好？

(自省) 我能自己觀察人的善惡，不隨他人的好惡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大也。『道』卽是天下的道理。『人能弘道』者，言這種道理，要人的力量心思，去把牠講明，把牠宣傳，把牠實行，使這個道光起來。故曰：『人能弘道』也。這種道理，雖然不錯，但牠是不能強人去講明，去宣傳，去實行的。人行了這個道理，雖然人格高大了；但這是他行了道，才人格高大；他不行道，人格也就不會高大。這高大，是由於行，是由於自力。故曰：『非道弘人』也。

(問) 何謂人能弘道？

(自省) 我有弘道的心志沒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是錯誤。一個人做事對人，總不免有做錯的地方，這種做錯，就是『過』。人能夠知道自己這事做錯，卽去改過，就不算錯誤了！但有一種人，不肯自己認錯，既不肯認錯，那麼，他就不肯改過，這樣，真是過處了！

(問) 何謂過而不改？

(自省) 我有過，能即改否？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憑空想也。『學』，看人做，聽人講，自己拿書來看，自己用手去做也。現在西洋人，時時有新發明的學理，新發明的事物，都是從不絕的研究，纔有這樣的效果。所謂研究，有『學』有『思』。但這個『思』，是就所學而想，不是憑空想的。孔子說：『我嘗終日不吃，終夜不睡，只管想來想去的想，但結果毫無益處，還不如實實在在的學，倒有益處。』他所謂想，是指憑空想的。憑空想，所以沒有益處。前爲政篇，不是已有孔子『思而不學則殆』的話嗎？可知憑空想，不但沒有益處，而且還有使精神疲殆的害處也。至於就所學而想，那是必要的。爲政篇也有孔子的話——『學而不思則罔。』讀者想還記得罷？

(問) 空想何以無益？

(自省) 我有空想的習慣嗎？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君子謀道不謀食』者，言爲君子者，只想明白做人的道理，不想怎樣求飯吃也。『餒』者，餓也；是言耕田的人耕田，本爲謀飯吃，但有時遇到荒年，也要受餓，故曰：『耕也，餒在其中矣！』求學的人，只求學成，自然能得祿位，故曰：『學也，祿在其中矣！』因爲只要求學成，就可以得祿，故學道的君子，只怕道不明，不憂貧乏，故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此章的意思，不過勉人求學，說耕田的有時還要受餓，明道的君子是不會受餓的，但世界上儘有受餓的君子，這又是當別論的了！

（問）何謂憂道不憂貧？

（自省）我憂道呢？憂貧呢？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今作智。

『知』，有才智也。此章所言，是論得天下國家的君主。『知及之』者，言他的才智，能得了天下國家也。『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者，言得了天下國家，而不行仁政，則民心不歸，雖得了天下國家，一定仍舊要失掉也。此如秦始皇以才智併吞六國，不上十數年，即失了國位就是。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音利，或作莅。

既有才智，得了天下國家，又能施行仁政以收民心，然對待人民不能莊重，則人民一定不敬重他。故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也。『涖』，即對待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孔子是主張以禮教治國，化民成俗的，故說得了天下國家的君主，已能備具了智、仁、莊三項條件，然一切動作，不遵照禮儀，使人民受了感動，也遵照禮儀，這種政治，還不能算盡善也。故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問）怎樣是盡善的政治？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 知，今作智。

『小知』即小聰明。『大受』是擔當大事業。言做君子的，不必以小聰明為能，而大事業却能擔當的；小人則不能擔當大事業，只能弄些小聰明罷了。

(問) 何謂小知？何謂大受？

(自省) 我喜歡小知，還是喜歡大受？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蹈，音道。

『民』是說一般人民。『仁』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水火』是人生日用不可一日少的東西。孔子的意思，以為一般人民之對於仁的關係，比水火還要重要。何則？仁是人類互助的代名，人既生於社會，沒有互助——仁——的作用，社會立即解體，人即無從生活。譬如一個人在荒山大海中，沒有他人的互助，豈不立即要死。所以人民之於仁，比水火還要重要也。故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雖是於人生有益的兩件東西；但水會溺死人，火會燒死人，有時也有害於人生。故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蹈』就是脚踏在這東西的上面也。至於仁，則彼此互助，斷沒有我助你，你助我，會弄出害處來，會弄到死的地步的。故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仁』為孔子學說教化的中心，故此章在論語中，極為重要，與本書綱領中所述參看自知。

(問) 仁與水火，何者尤為重要？

(自省) 我對仁的感念怎樣？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言為弟子者，於各種事體，對師都須謙讓；只有當着仁的事體，要趕先去做，雖師還沒有去做，我也不妨先做也。故曰：『當仁，不讓於師。』

（問）何謂當仁？

（自省）我當仁將如何？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集解採孔曰：『真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按本章與前子路篇所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及憲問篇所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同一意義。孟子亦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意思就是：『君子只看正義之所在去做，不拘拘於小信。因從正義，而失小信，是常有的。』

（問）何謂貞而不諒？

（自省）我看貞與諒孰重？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章邢疏說得很明白，今採之。邢疏云：『此章言其為臣事君之法也。言當先盡力，敬其職事，必有勳績而後食祿也。』

（問）何謂敬其事，後其食？

（自省）我能敬事後食否？

子曰：『有教無類。』

此章所記，可見聖人的器量，與天一樣的大。封建時代，階級極嚴，在上一階級的人，不肯和下一階級的人，同行同食。就是現在，主人對於僕役，尚存這種觀念。且階級之不平，世界各國，都是一樣的。西洋各國的貴賤階級，直至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時，人民大倡『自由』『平等』『博愛』三種口號，始得把階級制度打破。中國在政治上之打破階級，是始於辛亥革命，民國成立以後的。階級以外，還有種族觀念，也是一般人所不能免的。如同種族的人，則親近；異種族的人，則疏遠，或至仇視。現在各國，尚是這樣。只有孔子，他雖生在二千年前，却早把階級觀念，種族觀念，已經打破。此所謂『有教無類』者，就是不分階級，不分種族，凡是一個人，無不教以做人的道理也。禮記禮運篇載孔子『天下為公』的『大同』主張，我們看他『有教無類』，可以知他能實行其主張了。

(問) 何謂無類？

(自省) 我有否階級觀念？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讀去聲。

『道』者，如孔子時，已有道家老子之道。稍後孔子，又有墨子、楊子等各家之道。大概東周的各種道術，成立盛行於戰國之世，而萌芽發生，皆在孔子時代也。孔子已見到此，所以說『不相為謀』者，明知各家倡道的人，總以自己所倡的道為是，以他人所倡的道為非，故只有各行其道，不相合而共謀，亦不謀你從我，我從你也。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載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引易經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本章孔子之意，亦以各行其道，不相為謀，結果則能相成也。後世學者，往往攻擊他家他人，而孔子則不然。

此孔子之所以爲大也。

(問) 何謂不相爲謀？

(自省) 我對於與我不同道的人，感想怎樣？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者，言辭、文辭也。在口裏的言語，稱爲『言辭』。在紙上用筆寫的，稱爲『文辭』。孔子以爲這兩種——言辭、文辭，以能達出意思，使聽的人（言辭）看的人（文辭）都能明白爲主，言辭求巧，文辭求工，都是可以不必要的。故曰：『辭達而已矣！』

(問) 辭有幾種？

(自省) 我於辭，能達否？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句末與，今作歟，相讀去聲。

瞎子雖不能看，但耳則能聽，所以自古以來，瞎子多以音樂等爲職業也。此章是記孔子對瞎子的態度。『師』者，樂師也。這樂師，名叫『冕』，故稱『師冕』。『見』者，來見也。『師冕見』是師冕來見孔子也。這師冕是瞎子，所以他走到階前，孔子告知他道：『階也。』他上了階，又走進來，走到坐席前，孔子又告知他道：『席也。』『皆坐』者，大家都坐下也。『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者，此時陪師冕者，不止孔子一

人，故孔子又告師冕道：『某人坐在這裏，某人坐在這裏，』使師冕知道同坐的有幾個人，並同坐者的姓名也。『師冕出，子張問曰：』云云者，師冕出去後，子張問孔子道：『剛纔招呼師冕的種種言語，也有道理嗎？』故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者，是孔子說：『是的！剛纔這樣的招呼，是扶助瞎子樂師應盡的道理。』『相。』即扶助的意思。

（問）何謂相師？

（自省）我遇瞎子，怎樣對待他？

季氏第十六 此篇『子曰』都稱『孔子曰』文體最異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顓，音專。臾，音余。

『顓臾』是魯國境內的一個小國。他的朝貢，不達於天子，而附於諸侯，所謂『附庸』也。冉有、季路，這時正做季氏的家臣，故將季氏的事來告孔子也。『有事』者，即有事體發生，伐顓臾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與，今作歟。夫，音扶。

孔子的意思，對於季氏之伐顓臾，是大不以為然的，故聽了冉有、季路的告訴後，便呼冉有之名而斥之曰：『求無乃爾是過與？』猶言『這事情無乃是你的過處嗎？』按冉有常為季氏聚斂，故孔子獨責之。孔子又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東蒙』是山名。古時對於山川之神，非常敬重，顓臾封在東蒙山的地方，是先王叫他主祭祀山川的事務的，故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也。又他的地方，是在魯國的境內，故曰：『且在邦域之中矣。』而且他對於魯國，是很忠心服從的，故曰：『是社稷之臣也。』有這種種原因，怎麼還要伐他呢？故曰：『何以伐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冉有聽了孔子的話，知孔子不以爲然，因說此事是季氏的意思，不是我們二人的意思。因爲在季氏手下做官，故稱季氏爲『夫子』。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任，讀平聲。焉，副詞。相，讀去聲。兕，音寺。柙，音狹。櫝，音讀。與，今作歟。

『周任』，商之太史。『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這兩句是周任的話，孔子引之，以答冉有，故呼『求』以告之。『陳力』，是度自己的力量；『就列』，是排列在官的位子中也是告以『你做季氏的官，季氏有做錯的事，你應該度着自己的力量，去諫止他。他若不能聽你的話，你就該辭了官不做。』故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者，是『他有危急，他要倒翻的時候，你不去扶持他，那末，要這種宰相，有甚麼用處呢？』

『虎』，是吃人的。『兕』，是野牛，也是要傷人的。『柙』，是關虎兕的木柵。虎與兕，應該關在柙裏的。『龜』，古人視爲寶貝。『玉』，石之美者，也是寶貝。『櫝』，是藏龜玉的匣子。如今季氏之伐顛與，有如把虎兕從柙中放出；又如匣中的寶貝毀壞。這是誰人的過處呢？故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意思是季氏之伐顛與，一動兵，必要殺人，好像柙中的虎兕，跑出來傷人也。顛與之在魯國境內，好像藏在匣子中的龜玉，季氏伐而滅之，又像把龜玉毀壞也。（從黃式三說）虎兕出柙，是管獸禁者之過；龜玉毀壞，是守龜掌玉者之過；則季氏之伐顛與，是爲家臣者不諫止之過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夫，音扶。費，此處音秘。

冉有的意思，實在以季氏之伐顓臾，是不錯的，所以又爲季氏辨白。『固』是城郭堅固，說顓臾國的城郭，很堅固，意思是很利害也。『費』是季氏的食邑，與顓臾相近，故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也。又言『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者，是說『現在不把他的地方取來，後來他反要來侵奪我們的地方』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夫，音扶。舍，今作捨。

孔子聽了冉有的話更動氣了，故又呼其名而斥之也。『舍曰欲之』者，心裏實在貪圖這個利益，而捨掉這句話，不肯說也。『而必爲之辭』者，另外想出一種話來掩飾也。這種事情，是君子所惡的，故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丘』是孔子稱自己的名。『丘也聞……不安』者，孔子又把聽來關於治國安家的道理，講出來給冉有聽也。『有國有家者』即有國的諸侯，有食邑的卿大夫也。『不患寡而患不均』者，一個諸侯的國，或一個卿大夫的食邑，土地，人民，不怕寡少，只怕財富的分配不能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一國或一食邑，不怕貧乏，只怕不能使人民安居也。孔子聽來的話如此，但是甚麼意思呢？孔子恐冉有不明，故又伸

明之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就是說：『財富的分配均平，大家一樣，自然沒有甚麼人是貧窮的了。大家一樣，自然彼此和協，不相爭奪；此時民不流亡，人民自然不會寡少了。人民大家都能安居，國或家（指卿大夫之家）自然也沒有傾覆的危險了。』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夫如是』是能够這個樣子也。『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者，能够這個樣子，而遠地方的人，還有不服者，我惟有把文化道德去感動人；人的良心是一樣的，我把文化道德去感人，人自然會到我這裏來，做我的百姓也。至於用兵去征服遠人，是不應該的。等到遠人既到我這裏來做百姓，則再用德澤安撫他們。故曰『既來之，則安之』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相，讀去聲。崩，入亨切。析，音吸。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是孔子對子路冉有二人說：『現在你們兩人做季氏之相』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者，言不能為魯國脩文德，使不服的遠人慕德化而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者，言國內原有的人，亦不能用德澤安撫他們，以致人民都有異心，而想離去分散，不能固守這個國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者，言到這個地步，還要在國內打起仗來也。此打仗，即指伐顓臾之事。『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者，言顓臾倒不會來侵犯季氏之食邑的；季氏的禍祟，恐怕將出在自己的家內也。按後來季氏家臣陽虎，果然囚季桓子，孔子的話驗了。

（問）孔子何以不贊成伐顓臾？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

樂，音樂之樂。

制禮作樂，征伐叛逆，種種事體，照道理，應該是天子做的。故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周初王室強盛的時候，禮樂征伐，就都出於王室。到春秋時，王室衰微，諸侯強大起來，所以成了無道的天下，故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希，少也。』『希不失』者，言少有不失他的位子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者，言諸侯有了禮樂征伐的權力，少有到十世不失位子的。至於諸侯的權力，又移在大夫身上，則大夫的位子，少有到五世而不失的。『陪，重也。』『陪臣』是臣之臣，即大夫的家臣也。陪臣執了國家的政令，則三世少有不失位子的。朱註曰：『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此說明孔子『十世』、『五世』、『三世』之意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孔子又言天下有道的時候，禮樂征伐，出自天子，其他政權亦操於諸侯，而不操於大夫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言有道的天下，人民安居樂業，自然沒有壞事可議論也。

(問) 天下有道，何以庶人不議？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

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言魯國自襄仲殺文公之子而立宣公，於是爵祿不從君主的公室而出；至此時已五世了。『五世』者，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言魯大夫季氏執國政，至此已四世了。四世者，文子、武子、平子、桓子也。（鄭玄註：無桓子，朱註：無文子，二者皆有悼子。此從論語稽以其較確也。）『三桓』者，其一即季氏，其二則孟氏（亦稱仲氏），叔氏也。三氏都出於桓公，故稱『三桓』。上章不是說『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嗎？今季氏執政已歷四世，所以到衰微不振的時候了。其曰：『三桓之子孫微』者，蓋當時季氏固有陽虎為亂，孟氏亦有公斂處父，叔氏亦有侯犯也。

(問) 何謂祿去公室，政逮大夫？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讀去聲。辟，今作僻。

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孔子說：『結交朋友，有三種是於自己有益處的；有三種是於自己有害處的。』他說明三種有益處的交友：一種是『友直』，就是結交正直的朋友；這種朋友能規勸我的過處，故有益。一種是『友諒』，就是結交誠實的朋友；這種朋友不會欺騙我，故有益。一種是『友多聞』，就是結交多見聞的朋友；這種朋友能指導我不明白的事理，故有益。

孔子又說明三種有損害的交友：一種是『友便辟』就是結交有威儀而不直的人；一種是『友善柔』就是結交態度柔媚，工於趨奉，而不誠實的人；一種是『友便佞』就是結交會說話而無聞見之實的人。這三種朋友，都和前三種相反，故有損。

（問） 交友有何三益三損？

（自省） 我的朋友，益的多呢？還是損的多呢？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禮樂之樂，音月。驕樂，宴樂之樂，音勒。其餘樂字，音耀。

上章言取諸人的損益，此章言在己的損益也。

『三樂』與『樂……』的『樂』，猶『仁者樂山，知者樂水』的『樂』，是愛好的意思。一個人不能無所愛好。孔子說：『愛好的事，也有三件是有益處的，三件是有損害的。』

『樂節禮樂』者，愛好行動都在禮樂的節度以內也。『樂道人之善』者，愛好說人的好話，不說人的壞話也。『樂多賢友』者，愛好朋友多是賢人也。這三種愛好，是於自己有益處的。

『樂驕樂』者，愛好驕傲放肆，看人不起也。『樂佚遊』者，愛好不做事而遊戲過日子也。『樂宴樂』者，愛好無限制的與人吃酒也。這三種愛好，於自己是都有損害的。

（問） 何謂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自省） 我所愛好，是有益的呢？有損的呢？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二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愆，音千。躁，音竈。瞽，音鼓。

『侍於君子，』是伺候在君子旁邊也。『愆，』過處也。言伺候君子，有三椿過處也。『躁』者，性急而不安靜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是不到說話的時候就說話，有急躁的過處也。魯論讀『躁』為『傲』，意思是言未及之而言，是以己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隱』者，有所隱匿，不肯老實說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者，是到了說話的時候不說話，有隱匿的過處也。『瞽』者，眼睛瞎也。『未見顏色而言』者，是不看見人的顏色，瞎說亂話，好像瞎了眼睛一樣，故曰『瞽』也。

（問）何謂三愆？

（自省）我能不躁、不隱、不瞽嗎？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鬪，音豆。

『少之時，』是年紀小的時候。『血氣未定』者，身體還不結實也。貪色則有傷身體，而這時又最易為色所惑，故宜戒色。『壯，』是三四十歲，最強壯的時候也。『血氣方剛』者，血氣充足也。這時候的人，最好爭勝，往往至於鬪鬪，故宜戒鬪。年紀老則血氣衰，往往遇事退縮，只想自己得些好處，故這時『戒之在得』也。

(問) 何謂三戒？

(自省) 我能戒除上說三項毛病否？

孔子曰：『君子有二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狎，音狹。

『畏』者，心裏常有戒懼也。『君子』常常戒懼三件事體。『天命』者，就是人應該照着做的事體。『畏天命』者，常戒懼應該做的事體不做也。『大人』者，在上位的人，在上位的人，也要常常戒懼，戒懼其所發布的政令，沒有遵行也。『聖人之言』都是教人的道理，要時時戒懼，不可違反他，做人纔無過處。小人則與君子，恰是相反。他不知甚麼事是應該做的，對於做事，也是隨便亂做，並不知怎樣的戒懼，故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者，『狎』，慢而不敬也。小人往往犯上，所以對於在上位的人，不能尊敬而慢。『侮聖人之言』者，小人必自以為是，雖聖人所說的話，也要尋他的漏洞，說他許多不是，故曰：『侮聖人之言』也。

(問) 何謂三畏？

(自省) 我有三畏否？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凡一事一物，都有一種道理。『生而知之者』，對於種種事物，一看見，就明白牠的道理也。這是最聰明的

上等人，好像他生出來就知道的。故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一個人對於種種事物，未能一見就知牠的道理，但能自己用學問的工夫去求知，結果對於道理也明白了。這雖然不及生而知之者，但也可算是次一等的。故曰：『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者，對事物的道理，一見固然不能就知，不遇到困難，也還不肯去學，一定要到因不明白道理，而發生困難，才肯用學問的工夫去求知。例如感到不識字的痛苦，才去識字是也。這種人，又次一等。故曰：『困而學之，又其次也。』一個人遇到困難，還是不肯去學，例如感到不識字的痛苦，還不肯去識字，這種人將終身做一愚蠢的人，是最下一等的。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問） 學而知之，與困而學之，有何分別？

（自省） 我可以居在那一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忿，音份。難，讀去聲。

孔子說君子遇到九件事體，是心裏常常有所想的，故曰：『君子有九思』也。『視思明』者，言看一種事物，要想看得煞煞亮，把細微曲折都看出來也。『聽思聰』者，聽一種聲音，要想聽得仔仔細細，沒有錯誤也。對着別人時，臉上的顏色，常常要想溫和，不要凶巴巴的，故曰：『色思溫』。遇到行禮時，容貌常常要想恭恭敬敬，故曰：『貌思恭』。對人說話，常常要想忠實誠懇，故曰：『言思忠』。做事常常想到慎重，不肯輕忽，故曰：『事思敬』。有疑惑的時候，常常想問個明白，故曰：『疑思問』。當氣忿的時候，常常想到患難，不肯忘其身以及其親，故曰：『忿思難』。遇見可得的利益，常常想一想，這利益是應該得的，還是不應該得的，故曰：『見得思義』。

(問) 何謂九思?

(自省) 我能有九思嗎?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見善如不及』者，見了善人，常常像自己不及他一般，因而努力爲善，想及他也。『見不善如探湯』者，湯是沸水，手探下去，是要燙壞的。所以湯，是探牠不得，要避牠纔好。見了不善的人，也如不敢探湯一樣，總是避開他，唯恐自己染到他的惡習，故曰：『見不善如探湯』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就是孔子說：『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的人，我親眼看見過有這種人了，我也聽見人說過，古時有這種人了。』

『隱居以求其志』者，避居於山野地方，以求達其志願也。如恥與貪官污吏爲伍，則隱居即求達其廉潔的志願也。又如伯夷叔齊互讓君位，(參看下節)則隱居即求達其讓國的志願也。『義』是人所應做的事。『道』是人所當行的路。『行義以達其道』者，即做人所應做的事，以行人所當行的路也。孔子曾聽見人說，古時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的人，而他自己沒有看見過，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駟，音四。與，今作歟。

四匹馬叫「駟」，「千駟」即四千匹馬也。齊景公雖然有四千匹馬，但平生沒有好的德行，所以到他死了，百姓沒有一個稱齊景公這個人的。伯夷、叔齊是商朝時候孤竹國君的兩個兒子，他們兄弟倆互相推讓，不肯做君主，後來就隱居於首陽山下。武王伐紂時，他們倆叩着武王的馬，諫止伐紂。等到武王滅了商朝，他們倆就不吃飯，只吃些草木；後來連草木也不吃，就餓死了。這二人活的時候，不及齊景公有財有勢，但從死之後，直到孔子時，百姓都還稱贊他。孔子說了人民稱夷齊而不稱齊景公後，又說「其斯之謂與」者，「斯」即指上節所說「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謂夷齊就是這種人也。夷齊隱居首陽山下，就是求達其讓國之志，夷齊叩馬而諫，就是行義以達其道也。

按本節與上節，向都分爲二章。但蘇子由柳下惠論引上節已合此節爲一義了。皇疏解上節第二「吾聞其語」曰：「唯聞昔有夷齊能然。」此二節可併爲一章之證也。本節頭上無「孔子曰」三字，又二節本爲一章之證也。程子以爲顏淵篇「子張問崇德辨惑」章的「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當在此節之首。朱子以爲當在「其斯之謂與」之上。但顏淵篇有此二句，照前所解，並非不可通；又本節與上節合爲一章，無此二句，亦非不可通，則似不必一定說書有錯簡，二句當移也。

（問） 何謂聞其語，未見其人。

（自省） 我比孔子所說的兩種人怎樣？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抗。

「陳亢」皇疏曰：「卽子禽也。」「伯魚」名鯉，是孔子的兒子。陳亢的意思，以爲孔子教兒子，當與學生不同，必有學生所不得聞的學說，孔子暗地教他，故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對曰』者，伯魚對陳亢也。『未也』猶言未有異聞也。『嘗獨立』者，是孔子有一日，一個人立着也。『鯉趨而過庭』者，伯魚自言走過家中的庭前也。『曰：『學詩乎？』』曰，是孔子問伯魚也。問伯魚學不學詩也。『對曰：『未也。』』是伯魚對孔子說，未曾學詩也。『不學詩，無以言』者，孔子對伯魚說也。詩的裏面，知識豐富，於說話時候，極有用處。不學詩，就少說話材料，故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者，伯魚聽了孔子的話，退下去，就去學詩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他日』者，又一日也。孔子又獨立，伯魚又走過，孔子問他：『學不學禮？』伯魚對道：『未曾學禮。』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者，學禮，就是學做人，不學禮，就無以立於人類社會也。『鯉退而學禮』者，伯魚自言聽了父親的話，退下去，即去學禮也。『聞斯二者』，是伯魚對陳亢說，只聽了這二事也。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二，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讀去聲。

陳亢退下去，很歡喜的說道：『我去問伯魚一件事，現在却得了三種知識：一種是學詩，則可以言。一種是

學禮，則可以立。又一種是君子之對兒子，是不十分接近的。『原文』遠其子者，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云：『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褻狎也。』

(問) 何謂君子遠其子？

(自省) 我曾學詩，學禮否？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邦君』就是一國的君主。集解引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諱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按照孔說，本章既為孔子之言，則上闕『子曰』二字，或『孔子曰』三字。又曲禮：『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此誤也。胡培翬研六室雜著云：『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劉氏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為小也……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又『夫人自稱』謂夫人自稱於其君。曲禮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

(問) 自稱小童，是夫人對何人的自稱？稱諸異邦，是夫人對異邦之自稱，還是邦人對異邦之稱其君夫人？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豚，音屯。

『陽貨』名虎，大家都稱他爲『陽貨』，故本書記者，也照稱之。此時魯國的政權，全在季氏手裏，陽貨是季氏最信用的人，因爲他人品極壞，所以要來見孔子，孔子不肯見他。『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者，『歸』，古論作『饋』。言陽貨派人把一隻猪（豚）來送孔子，孔子因他有禮送來，不得不去拜謝；而心中又不願和陽貨見面，所以打聽陽貨不在家中的時候去拜謝他。按孔子本來可以就向使者拜謝，因陽貨也是打聽他不在家中時送來，所以孔子不得不到陽貨家拜謝也。此可參看孟子。

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塗，同途。

孔子打聽得陽貨不在家裏，去拜謝他，本來是不願意和陽貨見面的；不料偏在街路上遇着，故曰『遇諸塗』也。陽貨既在路上遇見孔子，便對孔子道：『來！予與爾言。』就是說：『來！我和你說話。』曰：『懷其寶者，是說『你既然有道德，應該出來做官，治好這個國家。現在你有道德，而不肯做官，有類於懷了寶而迷惑國人』也。』可謂仁乎者，是說『你用道德，治好國家，才可算仁；現在有道德而不肯治理國家，好像懷寶

而迷惑國人，可算仁嗎？」曰：「不可。」者，孔子答陽貨說不可算仁也。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

好，讀去聲。亟，此處音器。知，今作智。

此又陽貨與孔子相問答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陽貨問孔子道：『你是喜歡做事的，但有好多次，都失了可做事的時機。這樣，可算得是個智者嗎？』『亟』數也，就是好多次的意思。孔子又對他道：『不可。』意思是不可算是智者也。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又對孔子說：『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這是說：『日子是一日一日的過去，月份也是一月一月的過去；這種日月，都像水的流去，不會再回轉來的。人的年紀，也一年一年的老去，歲數是不會給我增添的。』意思是孔子不肯出來做官，年紀愈老，愈沒有做官的時候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者，是孔子以爲陽貨這種小人，不能和他說真話，他既在面子上說得如此懇切，不好反對，只得對他說道：『是的！我將要做官了。』也。

季氏是魯國執政的壞人，陽貨更是個壞人，他們知道自己名望不好，人心不服，所以想把孔子拉出來，收服人心。孔子知這種人，是不可與之共同做事的，所以不肯出來做官。此時說『吾將仕矣』，既是敷衍陽貨，故後來終究沒有出來做官。

（問）孔子何以不願見陽貨？

（自省）陽貨是個有勢力的人。我若遇着這種人，將怎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性』就是一個人的性質。『子曰：「性相近也。」』者，就是孔子說：『一個人的性質，都是相近似的；沒有甚麼善惡可分別的。』『習，相遠也。』者，孔子又說：『一個人處在某個環境裏，到後來就有某種習慣。如在善良的環境裏長大，就有善的習慣；在惡濁的環境裏長大，就有惡的習慣。因為各人的環境不同，所以各人的習慣也就差得很遠，而不能一樣。』

孔子說性，只說相近，不言善惡，自是聖人唯一的識見，不能移易的。後來孟子硬說人性是善的；荀子又硬說人性是惡的；揚雄、王充、韓愈等，也紛紛說性；至宋儒，則以言性為專家學問。其實都不如孔子只輕輕八個字，說得包括無遺；此孔子之所以非他人所能及也。

（問）何謂性相近，習相遠？

（自省）我所處的環境怎樣？我的習慣怎樣？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今作智。

『知』即智慧的智。一個人的性，是相近的，差不多的。至一個人的天資則各有不同：有極頂聰明的人，有極頂呆笨的人，也有不聰明不呆笨的中等人材。極頂聰明的人，與極頂呆笨的人，從小到老，總不會變易的。但此等人，不過千萬人中的一二個。其餘的，都是中等人材，就不免隨着環境而改變，即習於惡則惡，習於善則善也。

（問）何謂不移？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莞音碗，焉副詞，易讀去聲。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者，這時子游做魯國武城縣的縣官，孔子到武城地方，聽得有弦歌的聲音也。上一『之』字，是到的意思。『弦』是樂器，如琴瑟之類。『歌』是歌詩。是子游教武城的百姓，都學禮樂也。『莞爾』者，微微一笑。『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者，是孔子聽了弦歌的聲音，微微一笑道：『殺一隻雞，何必用殺牛的大刀呢？』意思猶言治天下移風易俗，要用禮樂；如今治一個小小的縣城，何必用這樣的大氣力呢？』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云云者，『偃』是子游的名。他對答孔子道：『從前我言偃曾經聽得夫子說過：「在上位的君子，能够學禮樂等等事體，則能愛護人民；在下面的人民，能够學禮樂等等事體，則容易使他們做事」也。孔子聽了子游的話，又對一同到武城的幾個學生說：「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猶言「你們幾個人啊！言偃所說的話是不錯的。我起先不過是說着玩玩罷了。」意思是治一個縣城，也當用禮樂也。但牛刀割雞之喻，孔子雖自言戲之，其實既不是治縣城無須用禮樂之意，也並不是說着玩，而是可惜子游不得行其化於天下國家，只能小試於縣城也。』

（問）何謂割雞焉用牛刀？

（自省）我若做了縣官將怎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擾，讀如繞上聲。費，音秘。畔，音叛。

『公山』是姓；『弗擾』是名，春秋傳作『不狃』，字子洩。『費』是季氏的食邑，公山弗擾本是季桓子手下的官，但此時他反叛（畔，通叛）。季氏佔據費的地方，又捉住季桓子。『以費畔』者，即據了費的地方對季桓子反叛也。『召，子欲往』者，公山弗擾來叫孔子，孔子要到公山氏去也。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今作悅。

子路見孔子要去投公山氏，不以為然，故不喜歡起來，說道：『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意思是：『沒有地方可去行道，就不要去好了！何必到公山氏這種畔亂的地方去呢？』『未』無也。『未之』的『之』字和『之之』的下一『之』字，都是去的意思。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夫，音扶。

原來孔子的意思，並不是要幫公山氏造反，也不是貪些利祿，實在是相趁此機會，把周公之道，重興於東方的。（費在周都的東面）『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就是說：『他既來叫我，難道會叫我空走一回嗎？（意思是必用我也）他如果用了我，我想重興周道於東方罷！』

（問）何謂爲東周？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

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章門人之問，亦稱『問於孔子』。在本書文體上，是很不合的。子張問仁，孔子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子張才高意廣，如問遠，問行，都是意在務外，故現在問仁，孔子這樣告他，以迎其機而啓其問也。意思就是『能够實行五種德行於天下，就可稱仁了。』『請問之』者，子張又問那五種德行也。『曰：「恭、寬、信、敏、惠」』者，孔子告以『是恭、寬、信、敏、惠五種德行』也。孔子又繼續解釋五種德行道：『恭則不侮，』就是在上者能够恭恭敬敬，則人民不會侮慢他。『寬則得衆，』就是能够寬弘大量待人，則衆人的心，必歸服他。『信則人任焉，』就是自己能够不失信於人民，則人民都倚仗他。『敏則有功，』就是爲政能够敏捷而不遲鈍，自然會有功績。『惠則足以使人，』就是有恩惠及於人民，則使人民服役時，人民都願盡力。

（問） 爲政而能恭、寬、信、敏、惠，有何效果。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佛，音弼。肸，音夕。牟，音謀。

佛肸，人民，是晉國大夫趙簡子手下的官。『中牟』是地名，卽趙簡子的食邑。此時佛肸做中牟縣官，據了中牟地方，反叛趙氏，此與魯國的公山弗擾據了費縣，反叛季氏，情形相同也。佛肸既對趙氏反叛，特來叫孔子，孔子也要去，故曰：『佛肸召，子欲往』也。子路的意思，以爲公山弗擾叫夫子去，夫子要去，現在佛肸叫夫子去，夫子又要去。夫子是向來惡不守臣節的人的，所以如魯之季氏，晉之趙氏，都以爲不是好人，如今這種

人的手下人造反，自然也不是好人，夫子何以要去呢？故對孔子說道：「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意思是：「從前，我仲由聽得夫子說過：『本身自己做不善的，君子不到他那裏去。』現在佛肸據了中牟的地方，造起反來，你夫子又要到那裏去，是怎樣的意見呢？」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磷，音吝。涅，音孽。匏，音袍。焉，副詞。

「子曰：『然，有是言也。』」者，是孔子答子路說道：『是的！我從前曾經有過這句話的。』『不曰堅乎，磨而不磷』者，『堅』是指天下最堅硬的東西，『磷』薄也。是說：『我從前不也會說過，天下最堅硬的東西，你去磨牠，也磨不薄嗎？』『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白』是指天下最白的東西，『涅』是一種黑土，猶如現在人用的藕泥，『緇』是黑色。是說：『我從前不也會說過，天下最白的東西，你去用黑土染牠，也染不黑嗎？』這兩句就是上知不移的意思。言我雖往佛肸輩不善的人那裏，也不會被染累也。孔子前言不往不善之人那裏者，是就賢人說，聖人則不能以此拘之也。孔子又言：『吾豈爲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匏瓜』是一種吃不來的瓜，如現在的葫蘆，只能掛在壁上看看。意思是：『我這個人，豈和匏瓜一樣，只能掛在壁上，可看而不可吃的。』

或者說，公山弗擾，佛肸輩的地方可以去，那麼季氏，趙氏輩的地方，也可以去了。孔子何以不願去呢？不知這是有意思的。季氏，趙氏輩是已得了權勢，祿位的，要他做好人，做正經的事體，必須先把他們的權勢，祿位去掉，然後可辦種種。但這是和與虎謀皮一樣，萬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孔子對於這班人，以爲是沒有希望

的。至若公山弗擾，佛肸一種人，是叛了上官，正在慄慄危懼的時候，所以都想請個有名望有才能的人來幫助。這種人，若用手段和工夫，和他們去籠絡，倒是有希望的。所以孔子對公山弗擾的畔季氏，佛肸的畔趙氏，他們來招，都欣然願往。然這兩件事體，孔子初時，都願前去相助，後來也終於不往。或者再仔細一想，知這種人，未必有誠心用他，所以終竟不往也。

(問) 何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自省) 我是否和匏瓜一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女，今作汝。語，好，均讀去聲。知，今作智。

孔子對子路說：『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由，是子路的名。『蔽』是被一件東西遮蔽，反使這件東西的好處看不見也，所以意思和毛病相同。孔子的話，就是『由啊！你聽見過六句話裏面，有六種毛病嗎？』對曰：『未也。』者，是子路對道：『沒有聽見過』也。『居，吾語女』者，是子路對答時站起來，對答畢，孔子叫他坐下去，又說『我來把話講給你聽』也。所謂六言六蔽者，一個人好仁，是最好的道德，但不加以學問，一味以仁愛對待他人，則所施或不當，類於愚人。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一個人好做有才智的人，而不好切切實實的學，勢必東拉西扯，一無所成，好像水的蕩來蕩去，沒有安穩的地方。故曰：『好知不好學，』

其蔽也蕩。』一個人好信而不加以學問，必至違義而守小信，如父子不相隱等。違義即害義也。故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賊即害的意思）一個人好直而不加以學問，必定譏刺他人過於急切。故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絞即急切的意思）一個人只好勇力，而不好學問，必至和人亂打亂爭。故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一個人好剛而不好學問，雖然能夠無欲，不至曲求，但必妄抵觸人。故曰：『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狂即妄的意思）孔子對子路說此六項，因為子路有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的六項美德，但都有過頭的地方，所以告他加以學問，使六項美德，成爲真的美德，而不至有缺憾的地方也。

（問）因不好學，何以生出六項毛病？

（自省）我好學否？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夫音扶。

『小子』是年紀小的人，此孔子對門人說也。『何莫學夫詩』者，就是說：『何不去學學詩』也。詩謂三百篇的詩經學，即讀而兼研究也。『詩可以興』者，言讀了詩，能夠興動人的志趣也。『可以觀』者，可以觀察詩人時代的風俗盛衰也。『可以羣』者，能够大家情感相通，合在一處，得切磋之益也。『可以怨』者，『怨』集解探孔曰：『怨刺上政』，謂在上者的政治不好，可以做了詩去諷刺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詩經裏的詩，多有勸人要做孝子忠臣的，讀了這種詩，近則知道在家裏事父的道理，遠則知道在國裏事君的道理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詩經裏的詩，多以鳥獸草木爲喻，讀過了詩經，這種鳥獸草木的名稱，都識得也。孔子最喜歡教人學詩，就因爲學了詩，有上述種種好處。

(問) 學詩有那幾種好處？

(自省) 我喜歡學詩否？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今作汝。與，今作歟。

前章及此章，都是孔子教人學詩的話。前章是教弟子們學詩，此章是教自己兒子伯魚須學詩也。注疏本與前章合爲一章，今依皇本及集註本分之。周南召南，是詩經裏最前、最要緊幾首詩的總名。『正牆面而立』，是一個人筆正對着牆壁立着，意思是不能同人家說話，只能對牆壁去呆立也。『子謂伯魚曰』者，孔子對兒子伯魚說也。『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意思是說：『你學詩經裏的周南召南兩種詩了嗎？一個人若不去學詩經裏的周南召南兩種詩，我看好像是對着牆壁立着，不能說話的呆子罷。』

(問) 何謂正牆面而立？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樂，音樂之樂。

禮、樂二事，爲王化之本，孔子及以後儒家，最重視這二事。不過平常一般人，不明白禮、樂的精意大義，只曉得表面上的事情。如送禮，大家都知用金玉或綢緞，以爲這就是行禮。不知禮的本意，是要大家崇讓，大家和親。倘若不知崇讓，不知和親，只以金玉綢緞送人，以爲我已經知禮行禮了，這就是把禮的本意弄錯了。『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孔子歎世俗一般人，不知禮的本意，只知以玉帛送人，口中却說：『這是禮！』『這是禮！』（禮云禮云）其實都是不知禮意，所以孔子批評一般人說：『難道只送送玉帛，就算禮嗎？』（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樂是涵養性情，移風易俗的。世俗不知此義，只撞撞鐘，播播鼓，就以爲『這是樂』，『這是樂』（樂云樂云）其實都是不知樂的本意，所以孔子也批評道：『難道只把鐘撞撞，鼓播播，就算樂嗎？』（鐘鼓云乎哉）

（問）何謂玉帛云乎哉？鐘鼓云乎哉？

（自省）我對於禮樂的感想怎樣？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音忍。窬，音俞。

『色厲』者，言人的面色，嚴厲而莊重也。『內荏』者，『荏』是柔而不剛；言人的心裏，其實是沒有氣節，只知趨炎附勢也。『穿窬』者，『穿』是挖壁洞。『窬』是扒牆頭。挖壁扒牆，是偷東西的竊賊，故曰『穿窬之盜』。孔子說：『面色裝得很嚴厲莊重，心裏是趨炎附勢，奉承人家。這種人，譬如在一班下流人中的竊賊罷。』此處所說的『小人』，是指一班下流人。

（問）何謂穿窬？

（自省）我能不色厲內荏嗎？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即鄉村。『原』同『愿』，是善的意思。『鄉原』就是一鄉的人都以爲是好人，其實是個同流合

污，以媚於世的壞人，所以爲『德之賊也。』『德之賊』者，猶言道德被他搶了去，冒充有道德的人。孔子說這話，是深惡痛恨於這種人也。

一說：『鄉原』是猜測（原）人家的趨向，（鄉）去奉承人家。故『鄉』同『向』。又一說：『鄉』不作『向』字用，是到一個鄉村，總是猜測人家的心思，去奉承人家。此二說，均與上面『原』訓善不同。

（問）何謂鄉原？

（自省）我能不爲鄉原嗎？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塗，同途。

『道聽』者，在街道上聽來的胡言亂語也。『塗說』者，聽了這種胡言亂語，不問真假，不管是非，自以爲有趣，也到路塗上去說給人聽也。但『道聽塗說』也不是一定要照字面，這樣去解釋的，總之『人云亦云』而已。人云亦云的人，是有德者所棄，亦是自棄其德，故曰：『德之棄也。』

（問）何謂道聽塗說？

（自省）我能不道聽塗說嗎？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與，今作歟。

『鄙夫』者，沒有學問的人。這種人，鄙陋不堪，故曰『鄙夫』。有學問的人，去做官事君，看君主能行我的道術的，我幫他做事。君主不聽我的話，我就棄了官不做。鄙夫則不然，他的心思，無非是謀富貴祿位。他未得祿位的時候，只恨不能得手，既得到祿位了，又恐怕失去。這種人，是專顧自己的祿位，不顧君主、國家的好歹。

的，故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猶言『鄙陋的人，可使他事君辦事的嗎？』他於未得祿位之時，只患不能到手。既得了祿位，又只恐祿位失去，於國家是一些沒有好處。故曰：『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患得之』者，猶言患不得也。說患不得爲患得，何晏以爲是楚之俗言也。這一種人做官，他恐怕祿位失去，於是卑鄙下作的事，無有不做。故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問）何謂鄙夫？

（自省）我對於祿位觀念，是怎樣的？

子曰：『古者民有二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亡，今作無戾，音利。

『古之民有三疾』者，孔子言古時候的人民，有三種毛病。『今也或是之亡也』者，言現在的人，這三種毛病或者沒有了，但另有三種毛病也。孔子繼續說明古今人第一種不同的毛病道：『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狂』者，心志太高大也。『肆』者，不拘小節也。『蕩』者，無所持守也。言古時候狂的人，有不拘小節的毛病；現在的狂人，連大節都不管了，好像大水的蕩來蕩去。是今人沒有了古人的小毛病，却成了一種大毛病也。又說第二種不同的毛病道：『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矜』者，持守太嚴也。『廉』者，頭角太露也。『忿戾』者，一些事不對，一句話不合，就惡狠狠的與人相爭也。古時候持守嚴的人，不過頭角太露；現在持守嚴的人，則常常與人相爭。是古之矜者，毛病還小；今之矜者，毛病更大也。又說第三種不同的毛病道：『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就是說：『古時候呆的人，是直直爽爽，做的呆事，說的呆話；現在

的呆者，都是裝出來的假呆罷了！『假呆的毛病，已不是呆而是假；假的毛病，又比呆為甚也。』

（問）孔子說古今人的毛病有何不同？

（自省）我有沒有孔子所說今人的三種毛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

邦家者。』
惡，好惡之惡，去聲。

此章是說兩種事物，一眼看來，是相同的。若不加辨別，往往把壞的當作好的；這是最大的禍害。譬如染色，紫色與紅色相近。你若去染紅的，別人把紫的染了。你若不知顏色，是紅色被紫色奪去，這是可惡的事情。故曰：『惡紫之奪朱也。』『鄭聲』是鄭國的樂歌，這種聲音，是非常怪亂而下作的。（猶今人所唱鸚哥戲等類。）『雅樂』是正正經經的樂歌。不知者聽了，下作的聲音，誤認為雅樂，是正正經經的樂歌，被下作聲音亂掉了。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利口』者，口才伶俐，說出來的話，非常動聽，其實聽了他的話行起來，連國家都會覆滅的。故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問）何謂紫奪朱，鄭亂雅，利口覆邦？

（自省）我遇着相類的事物，能辨別牠的好歹嗎？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子曰：「予欲無言。」』者，孔子說：『我想不說話』也。子貢聽了孔子這話，對孔子道：『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即夫子。『小子』是學生自稱。意思是：『夫子若不說話，叫我們這班學生，怎麼照行呢？』
『子曰：「天何言哉！」』云云者，就是孔子對子貢道：『天何嘗說話呢？四時順着次序行過去，百物隨着時序生出來。我們看四時運行，百物生長，就明白天理。天何嘗用言語把天理告訴我們呢？』孔子的意思是：『我不說話，你們只要看我怎樣做人，也照樣做人好了！何必要我天天說，「你們要怎樣做，你們要怎樣做」呢？』孔子的意思，又以爲：『只聽我說「要怎樣做，要怎樣做」，而不去切實的做，實在無益』也。

（問）孔子說予欲無言，是何意思？

（自省）我喜歡不喜歡多說話？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音如。

孺悲，是魯人，曾學士喪禮於孔子，所以亦孔子的弟子也。一日，他來見孔子，孔子推有病不見他。『將命者』，傳達言語的人也。這傳達言語的人，走出戶外，把孔子有病不見的話，去對孺悲說時，孔子故意取了瑟，一面鼓瑟，一面唱起歌來，使孺悲聽見，知道夫子並不生病，不過是不要見他這種人，因而可以想想自己有何不好的地方，努力去改過也。

（問）取瑟而歌，有何用意？

（自省）我有何過處，使師長等不要見我嗎？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期，音基。樂，音樂之樂。燧，音遂。

『三年之喪，』是父母死後，哭泣三年，種種事體，都不過問，所以稱『喪。』不是如後世穿素，就算居喪也。『期』者，一年也。宰我的意思，以為父母死後，居喪三年，時候太長久。其曰：『期已久矣。』者是說『一年已經可算長久了。』也。古人居喪，種種事體都不管，所以宰我又說：『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他不明白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三年之喪，不為禮，樂而禮，樂的真意仍存，故以為這三年裏頭，禮，樂都不行，時候太久，勢必把禮，樂荒廢了，故曰『壞。』曰『崩。』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者是到了一年，舊穀吃完，新穀又種成好吃。『沒，』沒有也。『升，』登場發賣也。『鑽燧改火。』者，古時候取火，是鑽木頭，取出火來。這種木頭，四時不同，春天用榆柳，夏天用棗杏，季夏用桑柘，秋天用柞楡，冬天用槐檀，過了一年，四時取火的木頭，改鑽已遍了。宰我說穀與取火，意思是人情本依天道，天道一年則週而復始，人情亦宜法此，故曰：『期可已矣。』就是說『居喪滿一年，可以止了。』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衣，讀去聲。女，今作汝。

孔子對宰我說：『父母死後，未滿三年，你吃稻煮的飯，穿絲織的錦，於你的心裏安嗎？』宰我答道：『安的。』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女，同汝。夫，音扶。上樂字，是音樂之樂。下樂字，是

此又孔子告宰我的話也。宰我說吃稻飯，穿錦衣，心裏安的。故孔子又說道：『你既然心裏安的，你就自己去行罷！至於君子的居喪，是不像你這樣的。他因爲過於悲苦，所以即使吃好的東西，也不覺得甘美，即使聽音樂，也不歡樂，即使住在華美的地方，也不安適。因此好的東西，也就不吃，如稻煮的飯，即其一也。』此時只吃黍稷。音樂也就不聽。華美的地方，也就不住，連華美的錦衣，也不穿了。現在你既然食稻衣錦，是心裏安的，那麼你就去食稻衣錦罷！』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夫，音扶。

孔子等宰我走出去後，對別個弟子說：『予之不仁也！』『予』是宰我的名。一個人行仁，必從切近的地方行起，故對於父母的孝心，就是行仁的第一步工夫。居喪，是不忘記父母，所以要三年之久。現在宰我以父母死後，居喪只要一年，就是不孝。不孝，就是不仁也。『子生三年』云云者，是說：『一個孩子生出來以後，三年裏頭，總免不了父母的懷抱，三歲以後，才可以不必抱了。所以等到父母死後，居喪，也要三年，這是天下通常的喪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都是這樣的。』『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者，是說：『宰我這個人，不肯居三年之喪，他幼時，他的父母一定也懷抱他三年之久，但他對於父母有三年的恩愛嗎？』

（問）何謂三年之喪？

(自省)我曾居過喪沒有我居喪時心裏怎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奕，音亦。

『飽食終日』者，一天到晚，吃飽了飯也。『無所用心』者，一些不用心思也。『難』者，難以成德也。『博』者，即現在的戲賭。『奕』者，即現在的着棋。『已』者，止也。孔子說：『一天到晚，吃飽了飯，一些不用心思的人，要想成德，是難得很了！社會上不是有常常戲賭着棋的人嗎？戲賭着棋，雖然不是好事情，但總還用些心思；做這二件事，比到只吃飯，把心思停止着不用的人，還要好些。』朱註引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問) 何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自省) 我有否終日不用心的時候？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尙』者，崇尚也。有尊重而又喜歡的意思。子路是愛『勇』的人，故問：『君子是崇尚勇力的嗎？』孔子答以『君子義以爲上』者，『義』是事之宜。言有德的君子，以義爲尙，而不尙勇也。『上』與『尙』義同。君子爲甚麼尙義呢？孔子又說明道：『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這君子、小人，是指在上位的官，和在下位的平民。意思是：『做官的，一味憑着勇力去做，不顧事的是非，就要作亂了。平民只憑着』

勇力去做，而不顧是非，就要做盜賊了。」

按此章有人疑爲子路初見孔子時的問答。（見集註）

（問）何謂義以爲上？

（自省）我有沒有憑勇而不顧義的行動？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稱人之惡的惡，爲害

惡之惡，餘爲好惡之惡。訕，讀如山去聲。窒，音炙。

子貢說：『君子也有憎惡人家的心思嗎？』孔子答道：『有惡的。專說人家壞話的人，是君子所憎惡的。在下位的人謗毀（訕）在上者，是君子所憎惡的。一個人徒憑勇力而不講禮，勢必至於爲亂爲盜，是君子所憎惡的。一個人果敢而窒塞於事，不通恕道，（依戴望註）必多妄爲，也是君子所憎惡的。』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惡，好惡之惡。微，音交。知，今作智。孫，今作遜。訐，音結。

此節皇疏、邢疏都以爲是子貢所說。朱註則以『賜也亦有惡乎』一句，是孔子問子貢的話；『惡微以爲知者』以下，是子貢對孔子說的話。今按句末用『乎』字，是問辭，應以朱子之說爲是。意思是：孔子說了君子所惡的以後，接着問子貢道：『賜啊！你也有所憎惡的嗎？』子貢答道：『把人家的話抄來，（微）當作自己的聰明，（知）這種人是賜所惡的。自己不知謙遜，（孫）還自己以爲勇，這種人是賜所惡的。專揭別人

暗底的私事，（訐）自己以為直言，這種人也是賜所惡的。」

（問）何謂君子亦有惡乎？

（自省）我也有厭惡的人嗎？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遠，均讀去聲。孫，今作遜。

『小人，』僕役也。『養，』猶待也，見劉氏正義。孔子說：『對待別人，不難，只有對待女人和僕役，是很難的。你和他們接近些罷，結果必至不謙遜而弄出非禮的事情來。你和他們離得遠些罷，他們必至怨恨男人或主人。』邢疏曰：『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按女子小人，或是專指宮闈的奄宦、嬪妾，和士大夫的婢僕而言。

（問）何謂難養？

（自省）我對於此章所說的女子小人，感想若何？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好惡之惡，去聲。

孔子說：『一個人到了四十歲，還做惡事，而見惡於他人，這個人，是終身完了！』意思是終無善行也。

（問）何謂見惡？

（自省）我有無見惡於人？

微子第十八

本篇雜載柳下惠、周公的言語，師、鮑諸人及八士的事，和以前各篇專記孔子及其門弟子的言行者，體例不同。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箕子，比干，都是殷朝紂王的親屬。微子是紂王的庶兄，箕子，比干是紂王的叔父。集解引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但論語稽則曰：『微，箕非國，皆殷圻內之地……蓋以其食邑之地稱之者也。子，非爵，乃男子之美稱。』微子因爲紂王無道，屢諫不聽，所以跑到別處去了。故曰：『去之。』箕子諫了不聽，不忍跑去，就被髮佯狂，而做奴隸。故曰：『爲之奴。』比干諫之不已，紂問：『何以自持？』比干說：『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道：『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就剖視他的心。故曰：『諫而死。』孔子以爲三人的行徑雖不同，而其不忍國家陷於危亡，人民困於水火，則一。故皆稱爲仁人，而說『殷有三仁焉。』

（問） 三人何以皆爲仁人？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此處讀

去聲。黜，音觸。焉，此處用爲副詞。

『柳下惠』已見前衛靈公篇。『士師』者，管獄員也。『三黜』者，革職過三次也。一次是爲岑鼎之事，而

爲魯君所黜。一次是爲與臧文仲意見不合，而爲臧所黜。又一次是爲與夏父弗忌意見不合，而爲弗忌所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者，是人對柳下惠說也。這人的意思，以爲好好的做管獄員，一些沒有錯處，被人革職至三次之多，這個國家，是黑暗極了！不如去了的好，故問柳下惠：『你還不可去嗎？』柳下惠答以『直道』云云者，意思是說：『政治黑暗，到處一樣。若是直直落落做官，不能奉承上司，到那裏去，（焉往）能不被三次革黜呢？若是隨着人做事，不問責任職務，不怕理曲，（枉道）只是奉承上司，這樣做官，自然不會被黜的。我何必離去生長的國家呢？』按柳下惠三黜不去，降志辱身，而辭氣猶雍容若此，所以後來孟子稱爲『聖之和』者也。唯能和乃能介，所以他又不能不爲枉道，孟子稱他『不以三公易其介』也。

（問）柳下惠人格如何？

（自省）我若做官，遇了革黜，如何感想？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齊景公待孔子曰』者，齊景公對他人說，自己將如何待孔子也。『如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季氏』，魯國之上卿，掌全國政權者。孟氏，魯國之下卿，此時不掌政權。齊景公說：『要我像魯國待季氏的待孔子，付以全權，我不能够。像魯國待孟氏，一些無權，我也不以爲然。所以我想以魯國待季孟之間的一種職位待他。』『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亦齊景公說也。劉氏正義曰：『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此時齊景公年將六十，所以說：『我老了！不能用孔子了。』他說老，固是實情，但其不能用，實並非由於老，特託於老以反悔前言而已。孔子得知景公有此言語，便不再在齊國，故曰『孔子行』也。

(問) 何謂以季孟之間待之？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樂，音樂之樂。朝，音潮。

上章是記孔子去齊，此章是記孔子去魯，以見孔子之去留，都有原因。「齊人歸女樂」者，時孔子在魯國做司寇的官，參與政權，齊國恐魯用孔子，國強起來，於齊國有害，所以選了許多會歌舞的美女，來送給魯國。「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者，季桓子是魯國最有權力的人，這時受了女樂，人昏迷了，接連三日不上朝也。孔子見了這種情形，知道政事辦不成，所以離去魯國，故曰「孔子行」。

(問) 齊人歸女樂，是何用意？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楚狂接輿」者，楚國的狂人，姓接，名輿也。皇邢疏均據高士傳，以為姓陸，名通，字接輿，後人又有謂「接輿」非姓名，亦非字，而為與孔子之輿相接者，劉氏正義已引莊子秦策、楚辭、史記等書，證明其非是矣。「歌而過孔子」者，唱着歌而走過孔子的門前也。舊解有謂過孔子的車前者，以莊子「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證之，亦非是。「鳳兮」云云，就是狂人所唱的歌，意思是比孔子為鳳凰，鳳凰是禽類中的聖鳥，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孔子栖栖皇皇，無道不隱，故謂其「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者，言過去栖栖皇皇，不必說了；今後隱居，還來得及也。「已而已而」者，猶言「可以息了！可以息了！」「今之從政者殆而」，是說現在從事於政治，是危險的。戴望註據莊子解此文，與上不同。戴註曰：「往，往世。諫，正也。言

禍亂相尋，已往不可以禮義正之。來，來世也。言待來世之治，猶可追耶？（按照此解，追旁符號當為「？」）明不可追，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今作避。

孔子聽了接輿的歌，當即下堂出門，（依鄭玄注，集解引包曰：「下，下車。」與莊子「游其門」之說不合。）要同他說話。「趨」者，走得快也。「辟」即今避字。接輿見孔子走出門，就很快快的走着避開了。孔子想和他說話，而說不着，故曰：「不得與之言」也。

（問）楚狂之歌，有何用意？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音居。桀，音傑。溺，音匿。耦，音偶。

「長沮桀溺」是兩個人名。「耦」者，兩人拿著耜，同在一地方也。「耕」即耕田。「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就是孔子經過這地方，使子路去問渡河之路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今作歟。

子路去問路，長沮先問子路：「夫執輿者為誰？」就是說：「在車上執轡的是誰？」此時子路前去問路，孔子自己執轡，故子路說：「為孔丘。」說是說：「執轡的是孔丘。」長沮又問：「是魯孔丘與？」就是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答道：「是也。」就是說：「是的。」長沮又說：「是知津矣！」意思是：「他自己曉得道，何必還要問人呢？」蓋孔子欲行者是道，道即道路之道，長沮已知是孔子，故特借道路之道，當孔子欲行之道，

暗譏孔子不識時務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
與同歟。

長沮既不肯說，反譏笑孔子，故子路又去問於桀溺。桀溺還問子路：『子爲誰？』就是說：『你是誰？』子路答道：『爲仲由。』就是說：『我是仲由。』桀溺又問：『是魯孔丘之徒與？』就是說：『是魯國孔丘的門人嗎？』子路答道：『然。』就是說：『是的。』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
滔，讀如討平聲。易，音亦。辟，今作避。耒，音憂。輟，音齧。

此又桀溺說也。『滔滔』者，大水橫流之貌。意思是說，現在時局的不好，好像大水之橫流。『天下皆是』者，猶言到處一樣也。『而誰以易之』者，言這個天下，有誰人能够把他改變一個樣子也。『辟』即今避字。『辟人之士』是指孔子，即知這一國的人不好，而避了開去的。『辟世之士』是指自己，即只管種田，不聞見世界上的事體的。桀溺對子路又說：『且而（你也）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意思是：且你跟從避人的人，不如跟從避世的人也。『耒而不輟』者，仍舊只願自己種田，不把器具放下，來引子路的路徑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憊，音武。易，音亦。

『子路行以告』者，是子路回到孔子面前，把長沮桀溺二人的話，告訴孔子也。『夫子憊然曰』者，孔子聽了話，寂然不動，如有所失，過了好久，才有所說也。劉氏正義曰：『沮溺不達己意，而妄非己，故夫子有此容。』『鳥獸不可與同羣』云云者，即孔子所說的話。意思是：『現在天下的人，都和鳥獸一樣，這種人，不可和他同夥做事，我何嘗不曉得呢？長沮桀溺，是兩個有道德的隱士，我不是這種人的隊夥，是誰人的隊夥呢？然而我不肯隱居種田者，正因為天下無道，所以奔波勞碌，辛辛苦苦的做去，想把我的道，去改易天下的無道也。若是天下有道，我孔丘也不去改易他了。』按集解引孔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又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此與上說不同。皇疏邢疏及朱註解：『鳥獸不可與同羣』二句，亦均依孔說，與上不同。

（問）長沮桀溺對子路的話，是何意義？孔子的話，又是何意義？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蓀，音掉。芸，音云。

這是又一日，孔子已經過去，子路從在後面，相離遠，而不見孔子也。『丈人』，老人也。『蓀』，集解引包曰：『竹器。』說文作『菝』。段氏註：『子路見丈人，用手用杖，菝加於肩，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菝芸田。』是蓀當是芸草器也。『荷』，背也。這日子路遇見一個用拐杖背着芸草器的老人，子路問他：『你看見我的夫子嗎？』『丈人曰』云云者，意思是譏諷子路也。『四體』，即兩手兩腳的四肢。『五穀』，稻、粱、麥、黍、稷五種穀。

類也。言「像你這種人手腳不動五穀，尙不能分辨那個人認得你的夫子呢。」說完了話，把拐杖插在田邊，拿着蓀，去芸他的田。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拱，讀如貢上聲。食，音俟。

子路知道丈人，也是個有道德的隱士，所以恭恭敬敬立着，看他芸田。「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者，過了一會，天色已晚，丈人留子路到他家裏去宿夜，又殺雞煮飯（爲黍）請子路吃也。吃飯時，丈人又令他兩個兒子來見子路，故曰：「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反，同返。

「明日」第二日也。第二日子路趕着孔子，把遇見丈人及宿夜的事體，告知孔子。孔子說：「隱者也。」就是說：「這是隱士。」又使子路回到原處，去見丈人，和丈人說話。子路回到原處，那丈人已出去不在家，故曰：「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因丈人不在家，就把話和丈人的兩個兒子說，使他們轉達丈人。『不仕無義』者，言『不做官，則廢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者，言『你昨晚令兩個兒子見我，是知道長輩和幼輩的儀節，不可廢棄也。但君臣、長幼同屬五倫之一，既知長幼之節不可廢，那麼君臣之義怎麼可以廢掉』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言你隱居不仕，不過看得官場惡濁，要自己身子清潔些，不知因此把君臣一項的大倫亂掉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者，言君子的出仕做官，並不是爲得爵祿起見，是爲着要行己之道，盡君臣之義，而做官的。現在的時局，不能行道，是早已知道了！不過不肯放棄君臣之義，所以明知不能行道，而還是栖栖皇皇，要想行道』也。

（問）何謂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自省）我不是只求潔身自好，而不以國家爲念？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少中，均讀去聲。與，今作歟。

『逸民』是胸懷曠達，不拘常途的一流人。伯夷、叔齊、柳下惠，均已見前。虞仲，朱註以爲卽仲雍，但六人皆周時人，於商獨舉一仲雍，似乎不類。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而列於夷齊下，亦不合。夷齊並稱，而泰伯不與仲雍並稱，又可疑。且仲雍終爲吳君，非民也。故周國僉以爲是仲雍的曾孫周章之弟，見論語稽夷逸是夷詭諸

之齋見尸子及說苑朱張王弼以爲卽荀子所謂子弓者但不知何所據少連是東夷人見禮記及家語孔子批評這幾個逸民道：『不肯把自己的志向屈服於人，不肯使自己的身子受辱，這就是伯夷、叔齊兩個人罷。』又說：『柳下惠和少連兩個人，志向是屈服了，身子也受辱了，不過他們所說的話，都於人倫不錯；（言中倫）他們行出來的事，都經過思慮。（行中慮）他們的賢，就是這樣罷了！』又說：『虞仲和夷逸兩個人，隱居而不仕於亂朝，放置世事而不談。（一說，『放言』是放肆其言，以論世事。）他們的身子是清潔的，自廢棄以免禍患，又是合於權智的。』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是孔子說自己也。像上面所舉的人，都有可有不可，有的以進爲可，以退爲不可；有的以退爲可，以進爲不可。至於聖人，不一定主張進，亦不一定主張退；可進則進，可退則退，義苟可進，雖亂亦進，義苟宜退，雖治亦退。所以說：『我和這些人不同，我是沒有甚麼可以，沒有甚麼不可以的。』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亦卽說他『無可無不可』也。又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亦卽因其『無可無不可』也。

此章上面所舉共有七人，而孔子所評只有六人，少一個朱張，沒有說及，這是記者的疏失。或朱張行事，當孔子時已失傳，故孔子論列諸賢，不及其人也。

（問）何謂無可無不可？

（自省）上述各種人，我與那一種人相近？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僚。鼗，音桃。少，讀去聲。

大，今作太。繚，音。

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所有樂師，多離開魯國，到別處去也。『大』，今作太。『大師摯適齊』者，『大師』，樂官之長也。『摯』，大師之名也。『適齊』者，去魯往齊也。『亞飯』、『三飯』、『四飯』者，『亞飯』，即『次飯』，皆古時吃飯時奏的樂章也。（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大夫十一，士九。）分管這些樂章的樂官，亦叫亞飯、三飯、四飯等。『亞飯干適楚』者，任亞飯的樂官名叫干者，去魯往楚國也。『三飯繚適蔡』者，任三飯的樂官名叫繚者，往蔡國去也。『四飯缺適秦』者，任四飯的樂官名叫缺者，往秦國去也。『鼓方叔入於河』者，敲鼓的人，名方叔，往河內地方去也。『播』者，搖也。『鼗』，小鼓也，有兩耳，搖之則響，故曰『播鼗』。『播鼗武入於漢』者，播鼗的人名叫武者，往漢中去也。『少師』，亦樂官，其人名『陽』，故曰『少師陽』。『擊磬』，為專司擊磬的樂官，其人名『襄』，故曰『擊磬襄』。這二人都往海中的島上去了，故曰『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也。一說：『河漢，海當以水濱言之，不必河內，漢中之地與海之島也。』（見論語稽）

（問）樂師何為紛紛去魯？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公封於魯，自己留相成王，故使兒子伯禽到魯國去做君主，稱為魯公。此周公訓魯公之言語也。『君子不施其親』者，『施』，用也。言君子為國君，不專用自己親戚也。（舊解，謂不遺棄其親，或謂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即前者以施為弛的假借，後者以施為易之義。）『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言使用大臣，當專心委以政事，不要使大臣心裏懷怨；又不要因為大臣有怨，而不用他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者，『故舊』者，所有以前的舊臣也。『無大故則不棄』者，沒有做錯大事體，不棄掉他也。『無求備於一人』者，一個人，

只要有一技之長，就委以一技之職，則事無不舉，不必求一個人，件件都能，而後用之也。

（問）何謂無求備於一人？

（自省）我用人，是不是照周公所說？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适，音括。駟，音瓜。

此章記周初的異事，亦記那時人才之盛也。一婦人生了四胎，每胎都是雙生，所以所取的名，伯、仲、叔、季都有兩個。那時一門之中，一母所生，即有俊傑八人，則人才之盛可知了。

又按八士所生的時代，鄭玄以為在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為在宣王時，但據清儒考證，則謂以在文王、武王時為可信。

（問）人才之盛，於周之得天下，有何關係？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孔子門弟子的話。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士』即子張篇子貢子路所問的士也。『見危致命』者，遇着應該做的事情，雖有危險，不顧性命去做，把性命放在這事上面，即孔子所說的『殺身成仁』。『孟子』所說的『舍生取義』是也。『見得思義』者，見有利益可得的地方，要想一想這個利益，應該不應該得的，應該得的，則受；不應該得的，則不受也。『祭思敬，喪思哀』者，逢着祭祀，要有恭恭敬敬的態度，想着祖先如生的一般；有了喪事，則只想着哀戚，沒有別的想法頭也。子張以為如此做士，也算好了！故曰：『其可已矣！』

（問） 何謂其可已矣？

（自省） 我能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否？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焉，副詞。亡，今作無。

『弘』者，大也。『執德』者，執着道德也。『篤』者，厚也，切實也。『信道』者，相信道義也。『亡』即無字。言一個人執德在身，而苟且小就，不能光大；雖信道義，而游移不定，不能切實；這種人，雖存在世間，何足重？雖沒有了，何足輕？故曰：『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猶言有無都無關係於世也。

按『執德不弘』如知無諂無驕，而不進求樂與好禮是也。『信道不篤』如再有『非不說子之道』云云是也。

(問) 如何叫執德?

(自省) 我對於德,對於道怎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者,子夏的學生去問子張交結朋友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者,是子夏問子夏的學生道:『子夏如何說?』也。『對曰』者,子夏的學生對答子張也。『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者,即其對答的話,意思是子夏說:『可與他結交的人,與他結交;不可與他結交的人,拒絕他,不與往來』也。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與,今作歟。

此節,是子張聽了子夏門人述子夏的話,大以爲不然也。『異乎吾所聞』者,是子張說:『我所聽見結交的道理,與這話是不同的。』『君子尊賢而容衆』者,言『做君子的,遇着賢人,則尊敬他;對於一般人,也容納他,與他結交也。』『嘉善而矜不能』者,言遇有善良的人,則嘉獎他;遇着無才能的人,則矜憐他。『我之大賢與』云云者,言『我若是器量闊大的賢人,隨便怎樣的人,我都能容納他。』『我之不賢與』云云者,

言「我自己若是不賢，人家將拒絕我，不和我結交；我怎麼還要拒絕人家呢？」

按集解引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此言是也。孔子所謂「汎愛衆，而親仁。」汎愛衆，即汎交；親仁，即友交也。

（問）何謂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自省）我結交朋友，是怎樣的？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泥，讀去聲。

『小道』者，意思是指農圃醫卜等。農圃醫卜等，不過是一技一藝之長，故曰『小道』。『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者，是說雖然是農圃醫卜等小道，也必有可取可看的地方也。『致遠恐泥』者，言『這種小道，想久遠行去，恐怕要行不通，像泥土的裹着腳，不能走路也。爲了這個，所以君子不去學這種小道。故曰：『是以君子不爲也。』

按樊遲請學稼學圃，孔子不許，亦有此意。小道之對爲大道，大道即做人之道，無人不當學，無時不可行者也。

（問）何謂小道？

（自省）我有注意小道，而忽於大道的毛病嗎？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今作無。好，讀去聲。

『日知其所亡』者，言『我所不曉得的道理，要日日求曉得牠』也。『月無忘其所能』者，言『我所已經曉得的道理，不要過了個把月，把牠忘記了』也。『可謂好學也已矣』就是說：『能够這樣，可算是好學的人了！』

按此章子夏的話，即孔子溫故知新之意。

（問）何謂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

（自省）我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嗎？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是對於各種學問，都要去學牠。『篤志』集解及皇邢疏皆訓『志』爲『識』，即牢牢的記起來也。『切問』皇疏謂『切，猶急也』。所學有不明白的，應急去問人也。『近思』者，問明白以後，再實心體認一番之意。一個人博學而又能篤志，切問而又能近思，雖不能說就是仁；但必如此，方能行仁，故曰：『仁在其中矣！』

（問）何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自省）我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嗎？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者，即工場。做百項工作的人，必須日日在工場裏，然後纔能够成就各種器物。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者，言百工之目的，在造成器物，然必在工場裏，然後器物方能造成；君子雖心在乎道，然亦必須力學，乃能成就一種道術也。或曰：『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

居」字。」（見趙佑溫故錄）

（問）何謂百工居肆？

（自省）我能學致乎道嗎？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讀去聲。

『過』是做錯了一樁事體。『文』是想出種種說話，掩飾過處。小人做錯了事，一定自己要掩飾，不肯認錯，故曰『必文』。若是君子，則做錯了事情，就老老实實認錯，只不過下回小心，不再做錯罷了。這是君子與小人心性不同的地方。

（問）何謂必文？

（自省）我有過，能不文嗎？

子夏曰：『君子有二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音演。

『三變』者，在一個時間內有三種態度，不是說他忽然變了前面的言語行爲也。『望之儼然』者，你一時望見他，覺得他的容貌，十分莊重，是儼然的道貌也。『即之也溫』者，你去和他說話，或和他交際，他是溫柔和氣，並沒有凶巴巴的神情也。『聽其言也厲』者，他雖然待人和氣，但說出來的話，倒是很嚴正的也。

（問）何謂三變？

（自省）我對人，能儼然而又溫又厲否？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

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此章前兩句，是說爲君之道；後兩句，是說爲臣之道也。「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者，言在上位的人君，必須自己先有信用於人民，然後再使人民做勞苦的工役也。若沒有信用於人民，就使人民做勞苦的工役，則人民必以爲是虐政。「厲」者，猶厲鬼祟人。故曰：「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此二句，是人君使民之道。至爲人臣的對於君主，必使君主信用自己，然後始可去諫。故曰：「信而後諫」也。若君主不相信我，而去諫，則君主必定以我爲謗毀他，於事無濟，而我反受其禍，是不必諫，不可諫也。故曰：「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此「己」字，是指君主自己。

（問）何謂信而後勞其民？

（自省）人不信我，我去強諫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音賢。

「閑」者，猶現在一般人說的範圍也。子夏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意思是：「做人，只要大綱大道理，不踰越範圍；至於小事體，日常的瑣碎言動，就是在範圍內外，偶然出入些，也可以的。」按此爲拘小節而壞大防者發也。又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出入二字，只是出入於範圍的內外，不能大遠於範圍。

（問）何謂大德不踰閑？

（自省）我對於大德、小德的觀念怎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同灑。埽，同掃。

此節是子游批評子夏之教學生也。『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者，言『子夏的學生，對於洒水埽地，對付人家說話，以及關於進退等種種儀節，是都學得不錯了』也。『抑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者，言『這些都是微末的好處；至於做人的本原大道理，他的學生是沒有學到的。只學會了這些小事體，將來怎麼做人』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區別之別。焉，可誣的焉，用作副詞。

此節子夏駁子游的批評也。子夏聽得子游說他教學生教得不好，便『噫』的歎了一聲，說道：『言游過矣！』就是說：『子游說錯了！』又道：『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就是說：『君子的道理，那個是以微末的小道為先，而亟亟傳授呢？那個是以本原大道理為後，而倦教呢？』意思是我不是以末為重，而以本為輕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者，就是說：『譬如草木，初萌芽和已長成時，培植灌溉的方法是有區別的；教人之道也是這樣。』意思是學養淺的門人，不得不先以洒埽應對進退等教之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就是說：『君子的道理，那裏可以妄說的呢？』意思是關於君子高遠的大道理，你說可概以傳之門人，是把君子之道看得太容易，亦即近於妄說君子之道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始卒，即本末也。言『本末之道，具於一身，是只有聖人能够罷。』意思是本末兼賅，非門人小子所能也。

(問) 何謂有始有卒？

(自省) 我自己所學怎樣？我教人怎樣？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者，即優閑之優，言有閑暇時候也。『仕而優則學』者，言『做官的人，有閑暇的時候，仍舊須求學』也。『學而優則仕』者，言『一個人學業已經成就，於是有閑暇時候，始可以做官』也。

(問) 何謂仕優則學，學優則仕？

(自省) 我對於仕與學的觀念怎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者，謂居父母之喪。『致』者，至也。『喪致乎哀而止』向來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說居喪至能盡哀而止，哀不足，固不可，哀有餘，而至滅性，(傷生)亦不可也。(見集解引孔註)一種是說居喪至能盡哀而止，不尚文飾也。(見朱註)

(問) 何謂喪致乎哀而止？

(自省) 我若遇喪事，是不是致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張』者，謂子張也。『吾友張也，為難能也』者，是子游說：『我的朋友子張，做到像他的人，已經是不容易了！』『然而未仁』者，又說：『子張這樣的人，雖然難得，但是還沒有做到仁人的地位』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問) 何謂難能？

此曾子說子張也。『堂堂乎張也』者，是曾子說：『子張這個人，容儀真是堂堂皇皇的！』子張儀容堂堂，過於務外自高，故人不能輔他爲仁，他亦不能輔人爲仁。曾子稱他容儀之盛，隨即說他『難與並爲仁』，就是這個意思。

(問) 何謂難與並爲仁？

(自省) 我有過於務外自高的毛病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一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吾聞諸夫子』者，是曾子說：『我從夫子處聽來一句話』也。『一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者，言『一個人於他事，有不能夠自己盡心的，一定能夠盡心的，只有對於父母的喪事罷。』論語稽曰：『自』之云者，出於性情之真摯，不待勉強，自然而然也。

(問) 何謂自致？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又是曾子說從夫子處聽來的話也。『孟莊子』是魯國的大夫，姓仲孫，名速。夫子說他的孝行，別的事，是人人做得到的；只有他在父親死後，於父親所用的人，及父親所行的各種政事，他都一些不改換，這是

別人家難以做到的。按孔子此言，與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的話，同一意思。但亦因莊子的父親獻子，是有賢德的，所以才這樣說。否則正當幹父之蠱，孔子不會稱其不改的。

(問) 何謂其他可能？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是曾子的弟子。『士師』猶現在的管獄員。『問於曾子』者，是陽膚要去做法官，來問曾子如何做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曾子告陽膚道：『在上位的人，久已失了教養人民之道，因之人民分散，而爲種種犯法的事體』也。按當時世卿如季氏等，類皆剝民以肥私，民之陷於罪，其情確有不可言，不忍言者也。『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你做士師，固然爲力甚微，無能挽回；但對於人民，如果查得其犯罪的行爲，要哀憐他，不要以爲他作了惡，犯了罪，被我查出，我自以爲能而歡喜』也。按上得其道，民陷於罪，尙無可喜之理；上失其道，民陷於罪，自更無可喜之理也。但哀矜以心術言，非謂於法可以出入。

(問) 何謂哀矜而勿喜？

(自省) 我對犯人，感想怎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紂，音宙。兩惡字，上爲好惡之惡，下爲善惡之惡。

『紂』即殷朝亡國的君主，他做人的不好，實在沒有如一般人所傳說的那樣利害，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下流』謂江河將入海之處。上流的水，都流到這裏入海，故所有的濁水，下流裏都有一個。人做了惡事，後人把種種罪惡，都歸在他身上，如紂一般，這好像江河居在下流，濁水都流到這裏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者，就是說：『所以君子不肯做一些惡事，如江河的居在下流，以致天下的罪惡，都歸在他身上，如濁水都流到下流』也。

按此章之意，是警告人不可爲惡，不是爲紂雪冤也。但一般人喜歡『加餞頭』，一個人有些好，必定說得他格外好，一個人有些不好，必定說得他格外不好，這確實也不是一件應該的行爲。現今西洋有學識的人，都重『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態度，是我對於一個人，一件事，我好像是旁邊的看客，是好是壞，我只是照實在情形說他，沒有一毫私意，或過分的話，評論他們也。

近人顧頡剛，曾作紂七十罪惡一篇，他從各種古書上，搜集說紂王罪惡的言語，共有七十件大罪。但 he 所述最古的書，說紂王的，不過幾句平常罪惡的事體。這很可爲本章『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及『天下之惡皆歸焉』諸語的實證。

(問) 怎樣知道紂之惡不如是之甚？

(自省) 我常常以做惡事爲戒否？我說話，喜歡加餞頭否？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讀平聲。

前面子夏說『小人之過也必文』，此章子貢說君子之過不文，而且能改過也。『食』即蝕字。『子貢曰』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者，就是子貢說：「君子做錯了事，好像日蝕月蝕也。」過也，人皆見之。者，就是君子對於錯處，並不遮瞞，所以大家都看見他，好像日蝕月蝕時，大家都看見日月的失明也。「更也，人皆仰之」者，「更」就是改。君子做錯了事，一定能够改；等到改了以後，人家仍舊信仰他是個君子，這又好像日蝕月蝕之後，人們仰望日月，見其朗然如故也。

（問）君子之過是怎樣？

（自省）我若做錯事，說錯話，將怎樣？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朝音潮。焉學，焉不學的焉，均爲

副詞。識，今作誌。

公孫朝，是衛國的大夫。當時魯有公孫朝，楚有公孫朝，子產弟亦叫公孫朝，故此標「衛」以別之。公孫朝向子貢問道：「仲尼焉學？」猶言「孔子是學於甚麼人」也。「文武」是周文王周武王周朝的一切禮樂文章，都是文王武王的遺傳物，也就是「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者，言「文武之道，能不衰落失去，因有人保守着」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者，「大者」指禮的意義等；「小者」指禮的儀節條文等。言賢智的人記得文武之道之重大的，不賢智的人記得文武之道之細小的。總之，賢者不賢者，都有文武之道保守着也。「夫子焉不學」者，言「夫子有那一項不學呢？」意思是無所

不學也。『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夫子也那裏有一定的師呢？』意思是夫子所學既廣，所以無一定的師也。按孔子學琴於師襄，問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弘，問官於鄉子，此即其無常師之證。

（問）何謂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語，讀去聲。朝，音潮。

『叔孫武叔』是魯國的大夫叔孫州仇，『武』是他的諡。叔孫武叔在上朝的時候，對別個大夫說：『子貢的賢智，勝於孔子。』『子服景伯』也是魯國的大夫。（已見前）他聽了叔孫武叔的話，去告訴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云云者，是子貢對子服景伯說也。『宮牆』是宮室的圍牆，古時候自天子以至士，所居都可稱『宮』。『仞』是長度的名稱，或言七尺，或言八尺，論語稽謂以周禮溝洫，滄深廣之文考之，當以八尺為斷。兩『夫子』，前指孔子，後指叔孫武叔。現在把子貢的話，譯成語體如左：

『我和夫子的賢智，可以比於房屋的圍牆。我的賢智，譬如一堵牆，高不過和人的肩部相齊罷了，所以在牆外，可以看見房屋裏人家夫婦要好的情形。（室家之好）至於夫子的賢智，譬如一堵牆，高到幾仞了。如果你找不到牠的門，不能走進這所房屋裏去，那裏面或者是宗廟的華美，或者是朝堂，有許多（富）大大小小的官吏（百官），你是在牆外看不見的。夫子高深的道，一般人是不會明白的。這好

像這所房屋的門，能够找到的少，裏面情形能够看見的也少了。叔孫武叔自然也不是能够明白夫子之道的人，他說我賢於夫子，這不是應該的嗎？（按換句話說，就是『叔孫武叔學識淺，宜其說這種話』也。）

（問）何謂得其門？這是比喻甚麼？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讀去聲。

『毀』者，講人家的壞話。叔孫武叔講孔子的壞話，子貢道：『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就是說：『用不着講這種壞話！孔子這個人，大家都知道他好；你說他壞話，是不能把他名譽毀壞的。』他人之賢，云云者，是說『一個人的道德才智，在別個人雖高，不過如一堆泥土的丘，或如山陵那樣；至於孔子的高，猶如日月。丘陵雖高，人還能够扒得上去；至於日月的髙處，人是扒不上去的。』『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者，言『一個人專講別人的壞話，在他的意思，不過以爲我就和他惡絕了，不和他來往就罷了！但你雖然要和他惡絕，可是日月，仍舊是個日月，於牠有何傷損？你雖日日講日月的壞話，日月是無傷損的，結果反使人家多能够看見你講壞話的人，不知自己的度量罷了。』（按皇疏解『量』爲聖人之度量，言『多見汝愚闇，不知聖人之度量。』）

（問）何謂不知量？

（自省）我會毀人嗎？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陳子禽』，皇疏說不是孔子的弟子陳亢（即原亢）當是同姓名的人。他見子貢時時稱贊孔子，所以對子貢說：『你對先生是這樣恭敬，孔子豈有比你好的地方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今作智。

此子貢答陳子禽，是說『君子說出一句話，說得不錯，則人家以為這說話的，是個有才智的人。說出一句話，說錯了，則人家以為這說話的，是個沒有才智的人。所以說話，是不可不謹慎的。』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同導。綏，音雖。

此又子貢接下去說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言『別個人的高處，可從階沿，或用扶梯，一步步走上去，看得他見的。至於孔子的高處，好像是天一般，是沒有階梯，可以升上去，看見他的。』
『邦』者，是得一國，做諸侯。『家』者，是得一家，做大夫。『夫子之得邦家者』，是說孔子如果得為諸侯，或得為大夫也。『立』者，立出一件政事。『道』者，以教化引導人民。『綏』者，安也。『來』者，歸附也；此地方安樂，遠地方的人，都來做百姓也。『動』者，皇疏以為為役使之。『和』者，和穆也；服勞役而心願意服也。『夫

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言「夫子如果得爲諸侯，或爲大夫，立一件政事，自然就會成立；以教化引導人民，人民自然就會興行；他修文德以安撫人民，遠方的人民，自然就會來歸附；他役使人民，人民自然就會心願意服，和衷共濟的去做」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者，就是說：「他活的時候，人家對他，個個敬愛他，是非常榮顯的；等他死了，人家對他，是無不悲哀的。像夫子這樣的人，怎麼能够及得上呢？」

（問） 孔子如何不可及？

堯曰第二十

此篇除記孔子的言語外，又載二帝三王的事，體例也雜。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咨，音資。厯，音立。

堯為古代聖人而作天子者，因自己的兒子丹朱不肖，乃把天子之位，傳於舜。此節係堯對舜所說的話也。『咨』者，嗟歎聲也。『爾』者，你也。『厯』即今年曆的曆。『厯數』者，猶排下去的次數也。『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者是堯先歎一聲，接着說：『你這個舜，現在天命的次數，排在你的身上』也。『允』者，信也。『困』者，極也。『永』者，長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言『為政之道，果真能够執其中而不偏，則你的政教，自然行得很遠，甚至窮極四海；天命的祿位，也自然永久歸你，使你得保有終身』也。按『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亦有解為『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者。依此解，則為告誡之辭，且上句『中』應斷句。

舜亦以命禹

『舜』的兒子商均亦不肖，舜把天子位，傳授於夏禹王；也把堯的話，告知禹，故曰：『舜亦以命禹』也。按尚書大禹謨，即有『允執厥中』及『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等句。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履音呂。朕音陣。

『曰：「予小子履。」』云云者，商朝湯王之說也。禹受了天子之位，傳到桀爲天子，暴虐無道，被商王的湯趕出帝位，使桀住在南巢的地方，湯遂自己做了天子，因把言語告於天也。『履』者，湯的名。『小子』謙詞也。『玄牡』者，黑的犧牲也。『昭』者，明也。『皇』大也。『后』君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言『我這個小子履，敢用黑牲祭天，敢明明白白告天上的上帝』也。按夏尙黑，商尙白，此時商初克夏，尙未改所尙，故仍用玄牡。『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者，桀爲天子，亦爲上帝的臣，故『帝臣』者，指桀也。言『我對於有罪的人，不敢違天赦他。像桀的罪過，已經不能給他隱蔽了，他的罪過，已經很簡單明白，在上帝的心裏』也。以下四句言『朕』者，是天子的自稱，此時湯已接天子位也。他說：『我身若有罪過，與萬方的人民，是無與的；至若萬方人民有罪，那是我天子做得不好，應該將這個罪，責在我身上。』按本節湯之辭，引尙書湯誥，但辭句稍異。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賚音來去聲。

湯做天子以後，傳到紂王，也是個無道之君，被周武王帶兵攻進去，紂兵敗，舉火自己燒死，故商朝又換了周朝也。『賚』者，賜也。『富』者，多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言天賜周朝許多善人也。一說，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善人因是富也。『雖有周親』四句，引尙書泰誓篇。『周親』者，至親也。紂王的至親，有

箕子微子比干等，雖然很多，但不能用；不如周家有許多仁人，而都能用。故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也。（按此本孔穎達詩疏之語，朱註亦探之。集解引孔註謂『周親』是指管叔蔡叔，仁人是指箕子微子，並以誅管蔡封箕微爲『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以後來的事情，解伐紂時的誓辭，是錯誤的。）『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言『百姓若有罪過，都是我一人不好的緣故』。此與商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話，同一意義也。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此以下，皆周得天下以後之作爲也。『權』稱重輕的秤也。『量』量多少的斗斛也。『謹』者，整頓也。整頓秤與斗斛等用器，使之一律，以便百姓，故曰『謹權量』。『審』者，察也。『法度』卽『律度』。『律』謂十二律，樂聲也。『度』謂尺，量長短者也。關於法者，審察之，使歸於善；關於度者，審察之，亦使歸於一。故曰『審法度』。官有被紂王所廢而實不可少者，仍舊設置起來，官有雖設置而不舉其職者，更換其人，使能盡職。故曰『脩廢官』。周自做了這三件事體——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的政事，都很順遂的施行了。故曰『四方之政行焉』。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以前的國家，無故被鄰國所滅者，此時重新把這所滅的國興起來。以前賢人的祭祀，因世系斷絕而廢者，此時擇旁支以爲之後，使其祭祀可以繼續下去。節行超逸，不拘於世的逸民，此時把他們舉出來，使他們做官。周朝自做了這三件事體——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的人民，都歸心於周朝。故曰『天下之民歸心焉』。

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

說。說，今作悅。

『所重民食喪祭』者，卽尙書武成篇所謂『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也。食爲民命所關，故重之；民有生必有死，故重喪；有死不能無祭，故又重祭。』孔註以『所重』冒起，民食喪祭四項並列，亦通。『寬則得衆』者，言周以寬厚待人，故衆心歸之。『信則民任焉』者，言周的政令，不肯失信於民，故人民都信任周朝也。『敏則有功』者，言爲政能敏捷，故都有功績也。『公則說』者，言周朝爲政，事事公平，故人民都歡悅也。

以上五節：一記堯禪讓，二記舜禪讓，三記湯征伐，四記周征伐，五記周初的政治。但皇疏以五爲明二帝三王所修相同之政。依漢書律歷志，則『謹權量』云云，又爲孔子之語。

（問）堯舜禪讓的話相同，湯武告天誓師的話，亦有相同的嗎？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屏，音丙。

此章門人之問，亦稱問於孔子，文體與陽貨篇子張問仁，同一不合。

子張問孔子：『怎樣纔可以去從事於政治呢？』孔子告以：『能尊五美，除四惡，就可以從政了。』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不懂甚麼叫五美，就又問孔子。孔子告以：『五美就是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子張又問：『甚麼叫惠而不費呢？』孔子告他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這不是也就惠而不費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邢疏言：『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按邢說是不錯的。為政者，只要聽民營取自然之利，就惠愛及民，而不必耗費財用了。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此以下四節，孔子因子張既不懂『惠而不費』的意思，所以又把其他四美，都一直解釋下去也。『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者，解釋『勞而不怨』也。意思是揀擇可以使人民勞作，而又為人民所能够勞作的事，去叫人民勞作，人民自然不生怨恨之心也。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焉，副詞。

此解釋『欲而不貪』也。言一般的欲，總是貪財貨；但能以仁愛待民，為己之欲，則只要以仁愛待民，即得到欲，此欲又那裏會有貪財貨的毛病也。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此解釋『泰而不驕』也。『君子』指爲政者。常人之情，見人衆則怕，遇位高的大人則敬。君子則不然，對於衆寡小大都不怠慢他。如此，則自然能體體泰泰，而又並不驕傲也。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此解釋『威而不猛』也。『君子』仍是指在上位之爲政者。言在上位的人，把衣冠穿戴得端端正正，又以規規矩矩的相貌對人，人見了他的威儀儼然，自然會畏敬他，但人又並不會以他爲凶猛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子張明白了五美，又問：『甚麼叫四惡呢？』孔子告以：『虐是四惡之一；怎樣叫虐呢？就是不以禮義教導百姓，見百姓犯了罪，便把他殺了也。』

『不戒視成謂之暴。』

此孔子繼續言暴是四惡之二也。『不戒視成謂之暴』者，就是說：『叫百姓做事，不預先告戒百姓，此事是要怎樣的，不可怎樣的，等到事體做成以後，却開着眼睛，批評事體做得怎樣不好，怎樣不好，這就是暴也。』

『慢令致期謂之賊。』

此孔子接上去說賊是四惡之三也。『慢令致期謂之賊』者，就是說：『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等到百姓不能照着期限做成，就加以刑罰，這是害民』也。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猶之與人也』者，言這筆財用，總是要給人的，何必吝惜呢？『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者，言『出於我而納於人，總是舍不得拿出去，這可說像有司』也。『有司』，皇疏謂庫吏之屬。蓋庫吏於支付財物，總是吝惜的。爲政者像庫吏的吝於出納，結果仍是給人，本來只是無意識罷了。但如軍旅之費，遲之五日則敗，徵見災賑之需，延之十日則餓莩衆。故孔子說此也是惡之一種也。

（問）何謂五美？何謂四惡？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這章所指的君子，是指有道德知識的人。『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言不知有命而信之，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不能成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者，『禮』爲人倫日用間所不能無，故不知禮的人，不能立於社會也。『不知言無以知人』者，聽人言語的得失，可以知人的邪正，所以不知言，就不能知人也。

（問）不知命，何以不能爲君子？不知禮，何以不能立於社會？不知言，何以不能知人？

（自省）我能知命知禮知言否？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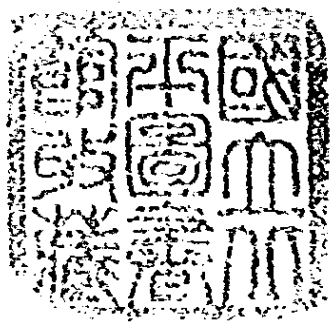
廣解論語讀本後序

論語一書，尼山精讀所在。治孔學者，固當研讀；凡爲義農苗裔，孰不當讀耶！

粹芬閣主人沈先生，印行此廣解論語讀本，解釋詳而通俗，意至善也。但初版出書，猶多訛誤，因囑文校勘之。文朝夕讀此者，凡一月餘。其文字誤，標點誤，章節誤，注音誤者，一一皆爲校正；義之未安者，更易之；舊解勝義，未能割愛者，補入之。因此，內容視初版不同，分量亦視初版增多焉。

主人以初版問世，繼續購求者衆，再版亟待付印，故隨校隨卽改排。文謙陋，重以時間匆促，疏虞恐仍未能免也。惟讀者教正之，幸甚！

民國二十五年兒童節，董文於上海。



710
441000

